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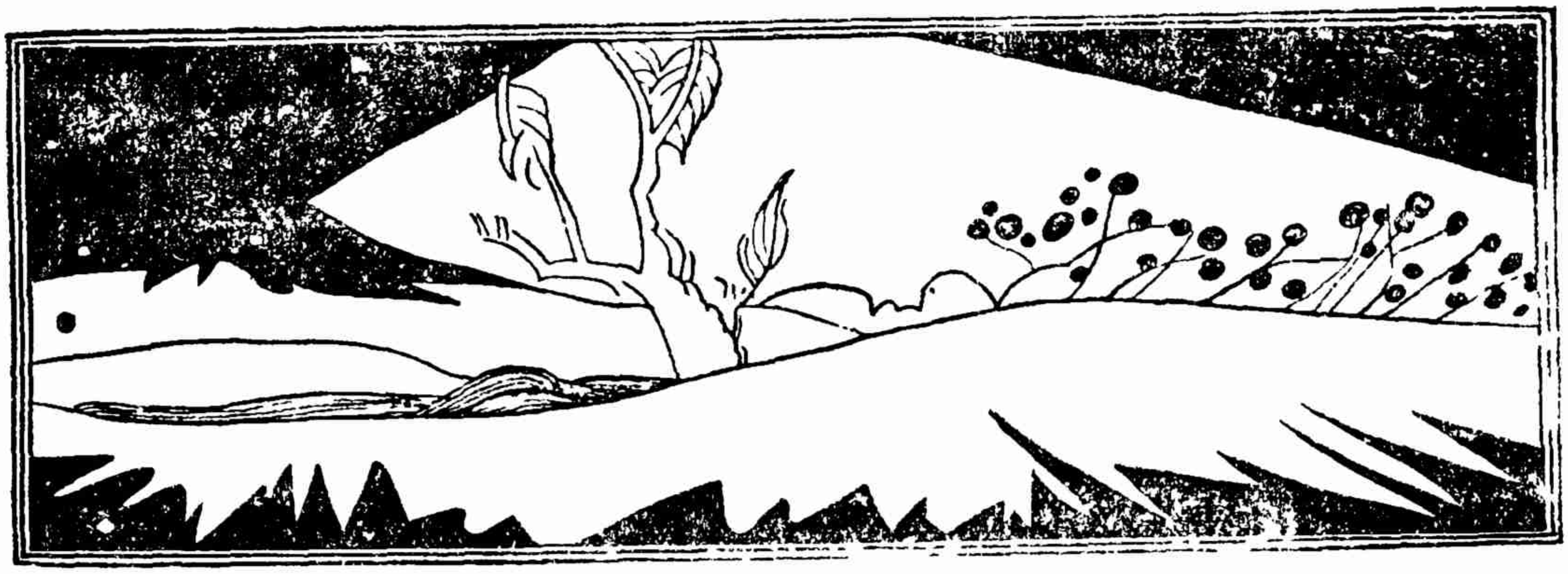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四號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Vol. XXIV, No. 24, December 25, 1927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四號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Buttermere 的道上（三色版）……一幅
吳昌碩先生……一幅
吳昌碩先生手蹟……二幅

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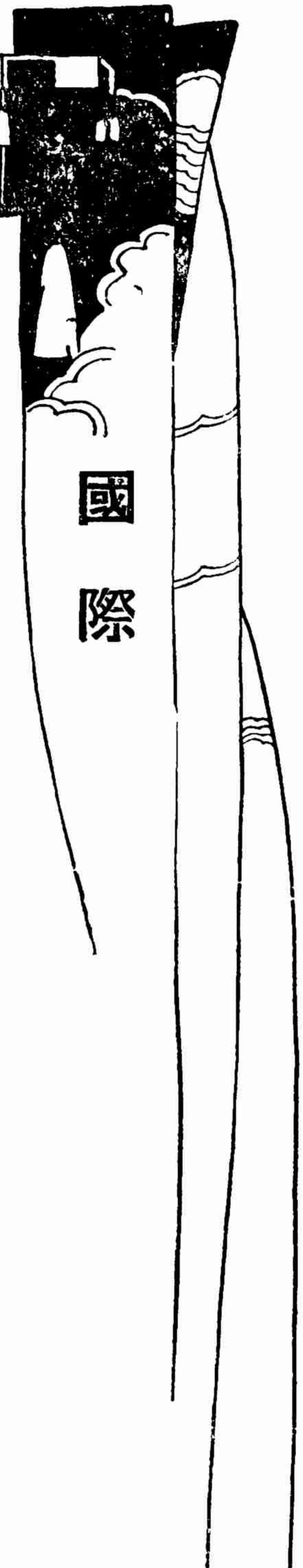
▼第四次裁軍籌備會議……幼雄（一）
▼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化魯（四）
▼英國總選舉前各黨競爭的形勢……育幹（五）
▼日本政府的軍備擴張熱……洪康（七）
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常乃悳（一）
威爾斯之不列顛政治現勢觀……樓桐孫（七）
德國新憲法之一考察……趙韻逸（五）
由經濟上觀測遺產稅的效果……沈星若（五）



新語林

「死之船」良榮丸的慘史……洪 深（四一）
伊薩陀拉登肯之死……哲 生（四九）
日本富豪的所得調查……洪 深（五五）
笑的分析……逯 川（五七）
談談擴大了宇宙和人生的兩科學……畏 由（六〇）

二十五年來之早期基督教研究……江紹原譯（六二）
中國新建築應如何組織……劉既漂（八一）
漢代婦人詩辨僞……陳延傑（八五）
祭夜的意外（小說）（日本加藤武雄著）……黎烈文譯（九一）
■潔淨空氣機之新發明……辛（一〇二）
煙（小說）（俄國都介涅甫著）（完）……仲雲譯（一〇三）
■回教人也吃豬肉了……宙（一一七）
時事日誌……（一一九）
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總目錄……（八頁）



第四次裁軍籌備會議

國際聯盟所召集的裁軍籌備委員會於最近十一月三十日開第四次會議於日內瓦。這委員會以討論關於裁軍的一切問題爲目的，藉作一九二八年國際裁軍大會的準備。第一次會議開幕於去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閉幕，議決了若干問題；（參看去年十七號裁軍會議的序幕）第二次會議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之間，僅開會二日；第三次會議則自本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四月二十六日爲止。議決關於陸，海，空三種軍備的問題。當初與會各國對於這三種軍備，可分不可分，爭論頗劇：法國主張三者互有關係，必須概括討論，美國則欲把海軍分別討論；法國又主張就全部海軍比較其總噸數，以定制限，美國卻主張分別艦類，各各計算其噸數，以相比較。但結果均以法國的主張占得勝利。蓋默察裁軍委員會前幾次的會議，似有一種顯明的形勢，就是陸軍國與海軍弱小國對海軍國的對抗。而前幾次與會的國家，以陸軍國及海軍弱小國爲多，所以形勢大體有利於以法國爲中心的各國，美國主張的不能通過，也是爲此。其後美國突然提議召集海軍會議於日內瓦，她想自行解決這個海軍問題，但不幸法意二國不肯參加，由五強會議改爲英，美，日三國會議。而英，日提案與美國提案又相差過遠，以致會議卒歸失敗。當時世人對於裁軍會議的成就頗抱悲觀；故九月間國際聯盟大會開會，裁軍籌備委員會的議長鑑於外界形勢，以爲裁軍問題，各國政府既未妥協，輿論又不反省，也主張將裁軍會議延期召集。惟因德國等熱心提倡，有促進裁軍會議的提案，得大會通過；大會又決定把從來由籌備委員會一併討論的關於安全保障之政治上，法律上問題另設一安全保障委員會分別討論，於是第四次裁軍籌備會議，乃得在最近開會了。

這一次裁軍籌備委員會，參加者達二十六國，爲前此所未有。尤可注意的，爲勞農俄國也派代表參加，且提出很有興味的重大提案。俄國前因洛桑會議俄代表被刺事件，凡一切在瑞士開會的國際會議均不願

參加，今該事件已由瑞士政府道歉認賠，完全解決，故俄政府自國際經濟會議爲始，即亦派代表加入各種國際會議。這次加入裁軍籌備委員會議的首席代表爲俄國外交委員次長李德維諾夫。我們知道俄國與美國爲世界上兩個大國，各種國際會議，尤其是關於裁軍的重大會議，假使沒有俄美二國參加，雖然成功，也是畸形的，不完全的。現在的裁軍籌備會議，美國是早經加入，剩下一個大國俄國，也居然加入，這就會議本身說，及就召集會議的國際聯盟說，實在是很可喜的現象。雖然也有人說，俄國的加入會議，將使裁軍事業更加困難（如法國就說俄國的參加，於法國不利，因爲她必與德國提攜而對抗法國。）這也許是實情。不過爲謀事業討論的便利，而硬把重要國家除外，究竟不是正當的辦法啊。

這次會議所可特別注意的，只有兩件事情，一是俄國代表的裁軍提案，一是安全保障委員會的設置。俄國代表李德維諾夫於開會劈頭，便提出一個議案，主張把各國軍備一齊全行廢除。即

（一）海，陸，空三軍一概解散，不許以任何形式爲之隱匿；

（二）一切武器，軍需品，及可供科學的戰爭之物全部破壞；

（三）一切軍艦及軍用艦船全部廢棄；

（四）一切軍事訓練及徵兵全部廢除；

（五）凡軍事勤務，不問其義勇應募，或強制徵兵須制定律法，全部撤廢；

（六）凡既受軍事訓練的豫備兵員，須立法禁止召集；

（七）破壞海軍及空軍用之根據地；

（八）凡軍用工場，如軍用機械工場，機器製作場均行廢棄；

（九）國家及公共團體的豫算中，凡屬軍事目的的費用不得列入。

（十）陸軍部海軍部參謀部，及其他凡關於軍政的官廳，一概廢置；

（十一）立法禁止軍事宣傳及軍事教育；

（十二）凡關於軍備的特許，或任何發明以刺戟好戰心理爲目的者一概禁止；

（十三）須制定法律，對於違犯上列各項者，視爲對於國交的重罪犯。

當俄代表提議時，陳述俄國政府的意見，說資本主義國缺乏裁軍的誠意，如言『裁軍與安全保障有關，及各國的戰時能力云云：』等，即爲缺乏誠意的明證。故俄國提議調印國在今後四年間，漸次實行完全的裁軍，趕速作成完全的一般裁軍條約的草案，並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以前，召集裁軍大會，討議草約中的提案而確認之，存後由參加籌備委員會的各國代表，設置保障委員會。這委員會命討議關於裁軍的政治問題，而籌備委員會則僅討議關於技術方面的問題。

俄國這個提案，要把各國所有軍備全部撤廢，在我們看來，到也覺得直捷痛快，如果能够呢，那也未必不是一個良好提案。怎奈現在各國互相猜忌，都以爲自己現勢，極不安全，她們以爲必須先有保障安全的方

法，在後可以在可能範圍之下酌減軍備。自然對於俄國提議，認爲空口說白話。因此俄國提案一發表，各國輿論，不特沒有同意的，反而譏刺笑罵，無所不至，如法國各新聞，說俄國提案實屬空談，不値一笑；美國紐約時報說俄國提出這樣不能實行的提案，可說他是沒有參加會議的誠意。更如英國政府方面，且疑這是俄國政府對俄國國民的示威運動。換句話說，俄國提案並不是以眞正的平和爲目的，而是一種的對內政策。日本官場的見解亦然，以爲俄國提案，若不是過意說着以圖一時的快意，定然含有對內的意味。總之，各國意見，都以俄國的提案爲一種烏托邦的，難成事實的，且認爲故意說笑的兒戲的舉動罷了。

俄國提案提出以後，各國的態度如此，會議中的代表當然也不願意討論，只說研究需時，請把俄國提案延至第二大討論，而先議安全保障委員的設置，但是俄國代表極力主張把俄國案先議。碰着會議中的議長，倒是個好人，頗有允許俄代表之意，那時法國代表見不是事，即起立要求議長照最初議定的日程進行，接着俾尼斯，波里的斯等人也起而抗爭，一邊是俄國，一邊是羅加拿聯盟國，兩下裏正在爭論，不得開交，於是在中立地位的德國代表倍倫斯篤夫出來排解，提議將俄國案移到下次籌備委員會中再議，日代表附議，得兩方面許諾，於是轟動一時的俄國裁軍提案，此會中暫不討議，要待下次會議再議了。

次爲安全保障委員會的設置。安全保障委員會的設置，係德代表在九月間的聯盟大會中所提出，得大會通過者。凡出席裁軍籌備會的聯盟各國，當然出席於安全委員會。惟美國俄國未加入聯盟，故議長向二國徵求意見，可否加入；美國代表拒絕參加，俄代表李德維諾夫則說「安全委員會爲列強想延緩裁軍問題的一種策略，勞農俄國不願參加，但可派代表傍聽。」於是由十二月一日起，裁軍籌備委員會即召集安全委員會，除美俄代表外，各國代表均出席，當日舉定捷克代表俾尼斯爲議長，開始議事。

新設的安全委員會，其任務即照第八屆國際聯盟第五號所決議討論四個項目，即（一）仲裁問題，（二）既已締結的地方的安全保障問題，(三)國際聯盟會章諸條項，尤其是十一條與十六條的研究，(四)一般的及特殊的仲裁安全保障條約的誘發，將此諸問題，詳細討議，作成具體案而提出於裁軍籌備委員會。在後籌備委員會將裁軍本問題與安全保障問題連合一起，提出於將來的裁軍大會。

保安委員會設置以後，除各國代表的演說以外，無可記錄，所演說的，也無非是保安問題與裁軍問題如何有關，仲裁問題又與保安問題不可分離等等。不必細講。至二日保安委員會議定工作程序，議定明年二月二十日再行召集會議，裁軍籌備會則定於三月十五日開會。至此本屆裁軍籌備會議已告結束，三日遂開末次會議而宣告閉幕了。

二日的保安委員會議中，有一件事可以注意，就是德國已正式提出要求，改訂凡爾賽和約。德國代表這樣說：「德國對於安全保障的確立，認定聯盟會章第十九條有重大的意義。」聯盟會章第十九條係「聯

盟大會得隨時勸告聯盟國，對於不能適用的條約，再加審議，并審議因此種條約繼續的結果，而世界平和發生危險的國際狀態。』德國特別提出這一條，則其言下有欲改變凡爾賽條約之意，顯而易見了。

現在保安委員會已休會了，保安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請在這裏順便評述幾句。英美的論評者有說安全保障爲複雜困難的問題，要等這問題解決，在後再談裁軍，無異俟河之清，太覺緩慢。不過我們須知歐洲大陸與英美二國形勢不同，英美二國，四面環水，安全問題不甚重要，而歐洲則於很狹小的地面之中，有許多利害相反的國家，雜然並存，則欲離去保安問題而談裁軍，自然不行。現在保安委員會，俄美二國未曾加入，且不必說，英國雖然加入，可是因爲形勢不同之故，委員會的保安提案，英國所能贊成的，範圍必甚有限。換句話說，爲實行裁軍起見，所必要的廣範圍的安全保障，英國未必贊成；英國所能贊成的，只爲如羅加拿協定的一種地方的局部的保障。且此亦必限於與英國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部分。至於法國卻希望有一個廣範圍的安全保障，如國際聯盟從前所討議的平和協定一般。然則保安委員會中究竟採用英國的地方保障案呢？或採用歐洲大陸的保障案？實爲一有興味的問題，而須看明年二月二十日的會議而決定呢！（幼維）

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

一九二七年爲蘇聯革命的第十週年。就其國內經濟改造而論，這一年可以說是革命建設事業成功的開端。十年以後俄國的經濟改造着着成功，已逐漸恢復戰前的狀況。雖有黨內分派的糾紛，但現政府的地位，卻非常穩固，無動搖的危險。可是就對外政事而論，一九二七年這一年，又可以說是蘇聯對外屈辱之年。在本年的春間，英俄關係惡化，以至斷絕邦交。張伯倫在歐洲大陸建築對俄的萬里長城，使俄國斷絕西方之路。至在東方呢，中國國民黨又毅然決然地採取反共政策，更使蘇聯失去了在東方活動的根據地，因東西兩方的同時受阻，遂使蘇聯外交無往而不遭失敗。同時反俄反共的空氣，卻瀰漫於全世界各國的反赤運動，卻沒有比現在更熱狂的了。

因爲如此，所以蘇聯政府在革命十年以後，對外關係已陷於完全孤立的地位。無論在東方西方，到處都已碰壁，因之全部的外交政策，自然有改絃更張的必要。本來斯太林的外交策，很受黨內反對派的非難。如反對派領袖脫洛斯基就始終主張蘇聯目的應竭力和資本主義國維持友好關係，利用資本主義國的財源，開發俄國，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計畫得以早日實現。現政府爲維持黨的獨裁制起見，雖然現在已把反對派領袖開除黨籍，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反對黨的政策，至少不能不採用其一部分。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斯太林更不得不屈從脫洛斯基派的主張，對於向來的政策，當有多少的變更。

今後蘇聯的外交將有怎樣的轉變，雖然我們還無從窺測，但是至少有幾種的行動，可以證明克林姆宮的政府已經在準備着轉換舵向，以

求渡過這國際政治的狂風大浪了。就最近的事實來說，第一是日內瓦會議中俄代表的活動。這次日內瓦的裁軍會議，俄國明知是不會有什麼良好結果的，但卻派了「外交次長」李德維諾夫去出席。其中主要的目的，乃是想乘此機會和西歐各國的外交當局週旋一下，找一條俄國歐陸外交的新路。據十二月初的路透電傳聞，李德維諾夫曾在日內瓦與張伯倫會商至一小時，雙方交換關於恢復英俄關係之意見。又據倫敦消息則說，因張伯倫與李德維諾夫的會晤，英俄已有恢復國交的可能。又據日報所載電通社消息，法外長白里安也曾一度與李德維諾夫會見，所商量的是關於法俄間非侵略條約的締結問題，俄國對法債務問題，及宣傳終止問題。聽說在談話中白里安還自己承認願意擔任調解，使英俄兩國重歸於好。這些消息，雖然無法證明其眞實與否，但李德維諾夫到日內瓦去，實負着重大的使命，其參加裁軍會議，還不過是表面的不重要的事，背後卻正在從事於別方面的活動。此種活動的結果也許成爲俄國西方外交改變的張本。那已經是很顯明的事實了。

其次可以注目的就是日俄兩國間的關係。當月前俄國駐日大使道夫哥列夫斯基轉任法國大使時，曾向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頻送其臨去秋波，日皇於俄國大使臨行時，曾在御前設筵祖餞，且與內閣大員，有數小時的接談。同時日政府發表派後藤新平子爵與著名的企業家久原房之助赴俄德。據日本外務省發表，其目的乃在調查俄國的經濟狀況，促成漁業條約的簽字，並爲日俄商約談判的預備。但日本國民新聞則謂此舉在幕後必有動作，蓋係圖謀聯好俄德，以挽救日本因英日同盟取銷後，所處的不利地位。又當十二月一日，後藤於臨行時，發表的宣言，說『余平素主張鑑於地理的經濟的關係維持遠東的平和，則俄日誠意的協力，中日的親善與四國協定，皆爲絕對必要之事，余深努力於此等事業爲日俄兩國對於世界的重大使命之一。兩國間如此的地理的經濟的必然關係，無論俄國在帝制時代或勞農時代皆毫無改變，且在今日愈覺其緊要……此行苟有適當的機會，足促進日俄兩國的諒解，有裨益於兩國的親多者，余將不辭任何的勞瘁而有所努力。』這一些話是很可注目的。最近在東三省方面屢次傳出消息，說俄國有將中東路利權移讓日本的計畫。此種消息雖經蘇俄當局否認，但當後藤出發赴俄，日俄經濟合作的聲浪甚高，田中首相又在努力發展滿蒙政策的時候，突然有此種消息的傳出，大概是不爲無因的了。

總之，俄國政府現在似爲國際的環境所迫，不得不暫時改變對外政策，對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的妥協，俾利用國外投資，以開發本國工業及農業。在此時期內暫時停止對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而靜謀本國實力準備的充足。俟其本國已有相當實力時，再進行其世界革命的計劃。所以就現在的情形，歐洲國際形勢已不像從前的緊張，而二次大戰或者不至在短期內爆發了。（化魯）

英國總選舉前各黨競爭的形勢

英國的總選舉照法律規定，還有一年多期間；但是按照向例，英國議會，於屆滿之先，必藉故解散以縮短此法定壽命；故屆本議會恐亦不免要適用這不成文法。我們只看本年春間以來，英國政界便盛傳快要舉行總選舉，可知總選舉之期日，總是不久的了。英國各政黨於總選舉之先，常常競爭得很激烈。就上月（十一月）間的全英地方選舉各黨競爭的形勢，便可見其一斑。上月十二日爲止的全英市議會選舉的結果，以工黨最得勝利。工黨的當選人爲一百一十一人，落選者十五人；自由黨當選者爲十三人，落選者達三十五人；保守黨當選者僅只十人，落選者卻達七十八人，超然派當選者十七人，落選者爲二十六人。就這種情形看來，工黨勢力的復興，保守黨勢力的凋落，卻是目前極可注意的一種現象。將來全般的趨勢如何，那當然更可注意了。

保守黨爲應付將來的總選舉，牠也有種種的利用工具，常常藉此發揮，便可以博最後的勝利。例如上屆（一九二四年）選舉時，適遇着徐諾維夫事件的意外好材料，牠便用爲攻擊工黨政府的工具，而終於大得勝利。這次大選將屆，牠又怕要抄老調了。本來在本年五月間，英政府爲着搜查阿柯斯房屋事件而對俄絕交，已經是有一點取瑟而歌的意思，後來毅然通過「工團法案」，更顯然與工黨以過不去；不過此等舉動，在明眼人都曉得是現政府的一種手段，想把「工團」—「工黨」—「赤化」—造成一種關聯的印象，以映入國民腦中，這是歷來保守黨一派所用的一種巧妙的陰險手段。現在牠又想拿這種手段爲政爭的工具了。

據大阪朝日新聞本月三日的倫敦特電，稱英倫又發現一樁俄國軍事密探事件，便是海軍中將也與這事頗有關係。一般人至稱此爲第二徐諾維夫事件。這事件不先不後，恰恰發生在這時候，恐怕與保守黨的政治妙用，也不無關係吧！

保守黨在十月間曾在某地開大會，全場一致的可決關於改革貴族院問題的決議案。這事也可視爲保守黨維持勢力的一種政策。元來保守黨在貴族院佔最大的勢力；貴族院的七百二十名議員中，除自由黨佔百名內外，工黨佔十人外，其餘差不多盡屬於保守黨（或準保守黨）。但議員的名數雖有這許多，而權限卻不甚大。此乃完全由於一九一一年的議會法把貴族院的權限剝奪所致。蓋依該法，貴族院對於金錢案無拒否權；一切議案統由衆議院院長裁處。是以英國的議會自該年始不啻成爲事實上的一院制，貴族院徒然成爲歷史上的一種裝飾品能了。保守黨處於這種情勢之下，要想維持絕大勢力，自非恢復貴族院的權限不可；所以近年以來，保守黨每次大會總要提出此案，便爲着含有這樣重大的意義。不過改革貴族院事，尚不只恢復權限一項，便是貴族特權的廢除——如廢除世襲制，也在保守黨的改革案中的。這種改革案究於何日提出，刻下尚不明瞭；惟於保守黨存衆議院佔絕對多數之期間，總是最適當提出的時期，否則下屆議會他黨勝利，則縱使提出也就沒有什麼用了。工黨和自由黨刻下窺破此種情形，故對於保守黨不約而同的反對牠提出此案。就這種情勢看來，保守黨將來勢力之推移

倒難說了。

至於自由黨呢，在英國政界中，要算立於最困難的地位。近年以來，該黨因內有領袖的軋轢，外有保守黨和工黨之兩面挾攻，故自一九一四年以後，有名之士相繼脫黨，該黨遂致萎頓不堪。現在黨中份子右傾者常為保守黨所吸收，左傾者常為工黨所吸收，這要算是很危險的時期了。若是下屆選舉自由黨的領袖不急設法維持，將來就會更要不堪。近來聽說自由黨很有與工黨聯合的行動，這和日本今年憲政，政本兩黨聯合對付政友會的情形相似，只是結果如何可不能料逆了。

工黨的地位，在表面上似可代表左傾的政黨的，但實際上，英國的工黨還不足以言此。這只要就英國共產黨發表的新政見，一再申明要攻擊保守黨及工黨的欺騙勞工政策，並與工黨斷絕關係，便可窺見一斑。工黨於十月初間在 Blackpool 開大會討論一種積極的政策，僅只主張漸進的社會主義，但於「社會主義」的字樣全未提及；而於攻擊保守黨的呼聲中，對於自由黨好壞亦不置一詞，這都可以看得工黨的灰色態度出來。在保守的英國國民性中，也就只有這種灰色的工黨才能夠博得多數的同情，纔能奪取政權。現在他們正極力宣傳他們的政綱以求博取國民的好感，將來在大選舉中牠也許竟能奪取保守自由兩黨的席次，也是意料中的事咧！（育幹）

日本政府的軍備擴張熱

日本昭和三年度（即一九二八年）的預算，自十一月四日內閣開會以來，因農地法案與地租移讓案的爭議，直至十二日才告解決。預算總額為十七億六千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圓；比本年度的預算總額增多二千四百四十四萬圓。在這預算總額中，陸軍部費為二億二千四百十五萬四千圓，海軍部費為二億六千四百八十三萬八千圓；陸海軍部合計為四億八千八百九十九萬二千圓，即差不多已到了四億九千萬圓，約占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弱。但軍事費決不限於陸海軍部，尙已在大藏省（財政部）預算四億一千五百八十五萬八千圓中，約有三千三百萬圓的國債費；而國債費的大半實為軍事公債。在遞信省（交通部）預算三億五千二百五十八萬四千圓中，約有一億四千萬圓的恩給年金（養老金）費；而領受恩給年金者的大半數實為現役及預備後備的軍人。再在內務省，有什麼廢兵院費，徵兵費，軍事救護費；在文部省（教育部）有青年訓練所費；而農林省，商工省，遞信省等云所謂產業費，也差不多全部是國家總動員計畫中的軍事工業補助獎勵費，戰時食料品自給計畫中的農業獎勵費。故日本今日的預算，可說一切是為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而構成的。

以上是就一般會計預算來看軍事費的比例；現在若再就新計畫事業預算來看，則軍事費所占比例，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按新計畫事業要求額共為三億九千萬圓；其中軍事費為一億另二百九十萬八千圓，即占總額四分之一強。把這筆軍事費分別觀之：

（一）陸軍省爲三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圓，用爲重要都市防空設施費毒瓦斯防禦費無線電信電話的兵器操縱費，青年訓練不合格者的在營年限延長費兵卒給與改善費等等。

（二）海軍省爲六千五百三十一萬三千圓，用爲新艦船維持費航空母艦費，新規航空隊維持費，重油漕增設費，新式兵器更新費，艦船特定修理費，關於短期現役兵經費陸上無線電信所改裝擴張費，台灣油田調査費等等。

（三）文部省爲一百萬圓，用爲青年訓練所增加費。

除陸海軍費以外，尙有一筆龐大的警察增額費也不是可以忽視的。

按警察增額費共爲九百六十七萬圓，其中：

（一）內務省占八百五十八萬圓，用爲警察費連帶支給增加費（按日本的警察費由道府縣支出內務省則連帶支出其一部分，）警察官優遇費，神戶福岡間警察電話架設費，出版物檢閱費，臨時警察費，衆議院議員選舉取締費。

（二）司法省占六十九萬圓，用爲司法警察費。

（三）外務省占四十萬圓用爲在中國警察官增員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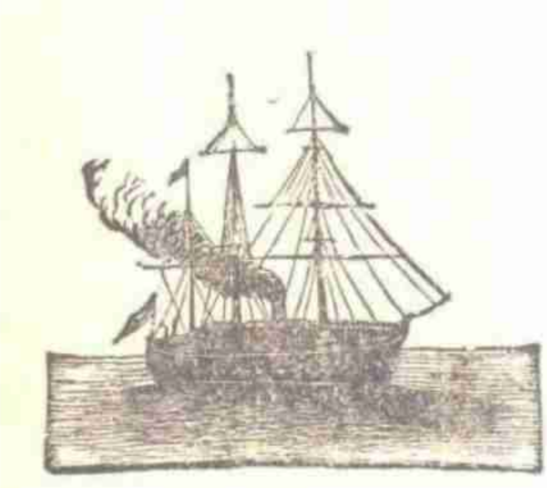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軍事費總計占新事業要求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以大藏省新計畫要求之五千萬圓，便成爲新事業費總額百分之三十了（按大藏省之五千萬圓新規要求差不多全部是國債的本利償還費；爲日本國債的大部分實爲軍事公債費。）這樣龐大的一筆經費，使用爲飛行機，毒瓦斯，無線電，新兵器，新艦船，油田，青年訓練等一切軍事機關的擴張；我以倘就我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與金融恐慌後日本各層大衆運動的展開，以及日本政府「對支出兵」等情節而考察的時候，便可充分的理解日本明年度預算中軍事費的大擴張，實對於日本國內被壓迫階級與我們中國以及朝鮮台灣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上，表示狂暴的進攻形勢將愈趨酷烈。再就警察費的擴張上觀之，也有同樣的意味。明年度警察費增額約一千萬圓，以之與本年度日本道府縣警察費總額約八千萬圓比較起來，正增加了百分之十二。而明年度昭和天皇即位大禮預算一千八百萬圓中大半是警備費，也即是警察費。外務省的在中國警察官員增加費，更顯然是認龐大的駐華軍隊還嫌力量不充分，所以務必再要利用警察力以便對付我中國的革命運動。原來在形成帝國主義國家機關的本質上，自以設置龐大的警察，軍隊以及法庭監獄等等爲必要；故爲日本帝國主義設想無忌憚地擴張軍備增加警察，當然是不足驚怪的！

另有一種現象可以注意的就是在預算閣議的舞臺上，出頭露面的脚色多爲大藏省農林省內務省等；至如陸海軍省，彷彿有若無的；這是什麼意義呢？這不是爲了今日的陸海軍費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卻正相反，是爲了認軍備擴張費的要求爲無待爭論，應當承認，所以差不多無用審議，就通過閣議了。

軍事費在閣議上不經審議卽照樣通過的事實，也便是在預定於十

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的最後一次制限議會（第五十四回帝國議會）上可以同樣不經審查討論事即照樣通過的前提。政府黨的政友會不必講，即在爲政府反對黨的民政黨（是金融資本黨）當看見政府的擴大預算案時，也深恐政友會的道路，港灣，河川，鐵道等產業立國政策之經費用得過多而最重要的國防費或竟陷於危殆。且舉一例，民政黨顧問前任首相若槻氏說：『以政府今日之財政計畫所最不堪其憂慮者，實在昭和六年度（一九三一年）以後主力艦建造計畫恐有妨害的一點。』這所謂昭和六年度，就是華盛頓裁軍會議所議決的限期終了，各帝國主義國家又要競爭建造四萬噸五萬噸大軍艦的時代。自本年夏季英美日日內瓦裁軍會議決裂，最近又因美國有大造艦的計畫（按美國海軍的新艦建造案內容雖未見發表，但據海軍部可靠消息，是建造新式巡洋艦，每年最大限度六隻，最小限度三隻，連續至五年的計畫，）遂益使大資本政黨——民政政友——有用全力注重國防計畫的要求。故第五十四議會對於以軍事費爲中心的預算案，無審議，無討論，而照樣通過，當是意料中的事。

民衆團體方面對於這種以擴張軍備，增加警察爲中心的預算案當然是絕端反對。不僅如此，他似還要求廢止一切租稅外的租稅（如陸軍大演習時的軍隊強制住宿，農地損害及地方民的無代價勞動等，）廢止官立青年團，青年訓練所，軍事教育等一切軍國主義宣傳的計畫，廢止小農地租等等，以與政府的國家總動員計畫向窮乏民衆徵收龐大的暴壓費相抗。但是這個時候，認軍備全廢爲不可能爲Utopian的時候，日本政府的理由怕一定是要比日本民衆的爲強大吧。（洪康）



菓油之皂

棕欖香皂中不雜獸脂純為此三樹之菓油煉製而成所以皂色青黃出於天然而此三種菓油乃養膚增美之妙品用之舒適無比皮膚格外艷麗

購時認明棕欖香皂包紙上之黑帶以防假冒為幸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

常乃悳

從民國八年五四以來，一般號稱爲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到了最近兩三年似乎已走到絕地中國青年的精神才力似乎大家已變了方向，已再從文化的轉入到政治的了。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轉變的一個人，我贊成中國青年在此時期大家應當多努力於政治方面；在胡適之先生初辦努力週報的時候，正是這個從文化轉到政治的機運初開始的時候，我當時與胡適之先生寫信便勸他首先迎合這個趨勢把努力週報變爲純粹鼓吹政治改革的刊物，努力週報因爲不能貫澈這個主張，適之先生又因爲根本相信了實驗主義的態度，『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致努力無一貫鮮明的主張以號召動人，結果不得不於曹政府賄選時期，正是政治上應當極端發揮言論的時代，而奄然化去。努力雖然失敗，但迎合此潮流而成功的也未嘗無有，如近日政治上流行的幾派都是在那個時候產生或者改組的。這種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趨勢究竟是中國前途的一種好現象，我們值得贊同。

但政治運動究竟不過是民族各種活動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時的，而且是被動的。政治運動常是由文化運動產出來的果，先有思想上的改革作基礎，才能引起實際上的改革。這是一般共知的事實。另一方面看，政治上的改革及一切設施雖間接地也能促進或妨害及文化的發展，但其效果僅止於間接地供給某種環境於文化發展而已，倘若沒有思想界自身的勢力，文化終不會因政治的改革而自然發展。而一種民族未來的命運是生存繁榮或是死亡衰滅，繫於精神的環境者比繫於實際環境者大。世界的國家沒有政治的地位是不怕的，只要民族精神不死，政治上的權利終可徐徐獲得，倘若精神上沒有重大的潛力，則政治無論當前怎樣繁榮終必破滅銷沈，這是我們從歷史上所得到的一般的公例。

因爲這個，所以我們雖對於中國青年現今在政治上的努力並不悲觀，但終覺得文化問題也是要談的，思想上的工作也是要做的，因爲自

身從事實際活動便鄙薄談思想者爲玄虛，在我們看來正如談思想者之鄙薄實際運動爲淺薄一樣，同是不淸晰的見解。

然而談到文化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便牽涉得大了，不是輕易能設斷得定的。近年以來，關於思想文化的主張恐怕比關於政治社會問題的主張還來得多；他的派別，恐怕比政治上，社會上的派別還來得多。要想綜合各派的理論，給他一個適當的判斷，是很困難的，尤其不是這篇短文中所能包括。現在我們省略了列舉各派主張的一步程序，單單就我們自己提出的主張，依自己的系統敍述下去，對於他種主張有關的地方，自然可以連帶說及，就不必另自將各種舊主張從新敍述一番，反致淆亂人的耳目了。

我提出這個題目的意思是這樣的，我們相信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當爲中國民族前途的生命去奮鬥，中國民族若終於劣敗滅亡，自然我個人決無獨自生存光大的道理，中國民族若是發揚光大，則我個人自亦可隨之而發揚光大。我們欲求中國民族的發揚光大，自然第一步工作是要做政治的工作，對內求統一，對外求獨立。然而僅僅是政治的工作是決不彀的，這就是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第一層，沒有文化運動則政治運動無從發起，例如德國的統一由於十八世紀初年民族主義思想的澎勃，非希提，歌德，席勒，李士諸賢哲之努力；意大利的建國由於馬志尼的鼓吹少年意大利精神；倘若沒有這些鼓吹準備，則政治運動能否發動，能否使國民一致覺悟，還是問題。第二層，縱使政治運動表面上業已成功，假使無文化運動爲之後勁，則其政治之成功仍爲表面的，對於民族之發揚光大仍無切實的幫助。蓋政治的改革所作到的不過掃淸各種妨礙民族發展的障礙，消極的使民族不至因壓迫而萎縮，積極的也不過盡政府的能力，對於民族各種發展給以物質上的助力而已。假使這民族的精神本來充足，文化本來高超，則僅止政治上的改良，也可使國民能力自然發展，但如在文化並沒有準備充足的國家，則政治運動成功之後，倘不繼之以文化運動，結果仍不能使民族能力十分發揮。如同初獨立以後的美利堅合衆國，政治上的改革不可謂不成功，然而對於世界上一點沒有發揮其國民之天才，一點沒有在世界上民族競爭域中佔了重要的位置，較之現代的美國，其地位相差甚遠，這就是由於沒有文化運動繼政治運動之後的緣故。文化運動之效力，即在供給國民以豐富的能力之源泉，國家沒有文化的源泉，如同無源之水一樣，不久就會枯竭的。因着以上的兩種理由，所以我們感覺到在中國現時，政治運動固然必要，文化運動尤其必要。就目前說，似乎談玄論道，未免不甚切於實際，然而假使我們稍稍留目於較遠的將來，把中國獨立統一運動成功以後的情形想一想，我們是不是需要本國的文化要在國際文化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我們是不是需要根據本國的天賦資能，爲世界人類做一番極大的功業，則退一步說，我們的希望沒有那麼大，則極少我們也必需要一種文化，這文化可以維持保障了本國政治改革後的現在地位，使他不致反動；而同時我們又需要這種文化能

夠時時刻刻催動國民的一切現存組織，使他向日日前進的方向走。倘若這個希望是必要的，則這個文化上的運動，我們在現在就應當着手準備了。

但現在橫在中國文化運動當前的問題，不是我們應不應該準備文化運動的問題，乃是我們應當向什麼方向，或者怎麼去做文化運動的問題。我們先已經明白，我們的民族所以能彀持續到四千年以上的緣故，全賴有一種固有舊文化作基礎，假使這種舊文化不發生裂綻，不有改革的必要，則我們當前的文化運動祇是保存維持舊文化的運動，便不必澈底去從新創造。他的工作沒有現在這樣難，他的問題也沒有現在這樣複雜。但舊文化的不能完全持續於今日，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大約沒有不承認這個事實的，我們須知這已是事實，事實不是能以口舌爭的。我們現在所可以口舌爭的，是在這個舊文化業已破裂以後，我們對於未來的新中國的新文化，應當採取何種的態度？我們還是用全力來恢復中國的固有舊文化呢？我們還是以舊文化爲主，部分的吸收西洋新文化呢？我們還是分中西文化，擇善而取之呢？我們還是澈底拋棄中國舊文化，去迎受西洋的新文化呢？我們迎受西洋文化是迎受希臘羅馬的文化呢？還是迎受基督教的文化呢？還是迎受文藝復興以後的新文化呢？還是迎受歐戰以後的世界最新文化呢？還是迎受向在虛無縹渺之際的未來派文化呢？倘若我們也不要全盤承受西洋文化，則我們是不是要想拋棄了本國和西洋兩層文化的固有形式而澈底去自由創造新文化呢？除了這些方式以外，我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了嗎？這些都是研究中國新文化問題的當前必須先解決的問題。

假如有人主張現在應當用全力來恢復中國的固有舊文化，我們的判案是：舊文化尙不能完全恢復了。自來文化就是民族或社會的活動之表現，民族和社會是時時刻刻向前活動的，他所表現的文化是時時刻刻向前活動的已過之事如已逝之水，想完全永久保持固有的狀態，則這固有的狀態究竟如何？先就不可索得。所以我們祇能大體上把文化的進展劃一個粗粗的界線，在這界線之前，我們名之曰舊時代的文化，在這界線之後，則我們以新文化名之；嚴格的索求固定的舊文化，畢竟無得。中國的三皇五帝之舊文化，到三國六朝已破壞將盡了，現在的所謂固有的舊文化，其實就是一千五百年前從印度輸入的新文化，不過多少夾雜一些舊分子罷了。我們現在若是主張恢復三皇五帝之舊文化，則三皇五帝之道久已亡了，欲求恢復其道無從。欲恢復自印度文化輸入以後所發生的中印混合的文化，則須知此種文化在事實上也已澌亡殆半了。自鴉片戰爭以後，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就是這種舊文化逐漸澌滅的歷史。到現在雖僅止八十年，然而中國人的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其變化之程度已超越數世紀有餘。物質方面我們的衣食住行，精神方面我們的思想方式，我們的生活態度，極少說已有多少的變化。這不是理論，乃是事實，事實證明了文化的固有方式已經感到了變化的需要，和已竟實際從事變化了。單是理論不能彀挽回事實的要求，中

國的固有文化是萬不能完全保持或者恢復，大約除了極少數的舊思家以外，沒有不明白或默默承認這個事實的正確的，因此種主張，我們也就不必多加以理會。

所謂以舊文化爲主而部分的吸收西洋新文化之說，與前說不過階級的差別，大體上精神仍是一致。大約在現在保守的思想家多主張此說的。我們欲判斷此說之正確否，先須判斷我們所欲留爲主體的中國舊文化究竟是什麼？在這裏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中庸調和是中國的舊文化，有人主張禮教道德是中國的舊文化，又有人主張制度各物是中國的舊文化。這根原就在對於文化內涵的界說未曾弄得一致。有以極端抽象的概念作爲文化的內容的，又有以極端具體的實物作爲文化的內容的，單就中國文化的界說而論，一般人的見解從極端抽象到極端具體，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如下：

一、極端抽象的解釋　如以中庸調和爲中國文化的特質之類。

二、比較抽象的解釋　如以忠孝節義爲中國文化的特質之類。

三、半抽象半具體的解釋　如以大同和平爲中國文化的特質之類。

四、比較具體的解釋　如以家族制度君主制度爲中國文化的特質之類。

五、極端具體的解釋　如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中國文化的特質之類。

無論這種解釋之爲好意或惡意，總之按各人對於文化解釋之不同，極少也可以分出如上的五種階級來。依我們的意思，凡是極端具體的東西，多是缺少空間上的普通性的，如同中國式的房屋建築，中國式的飯食烹調，中國式的纏足，中國式的八股文章，自然是全世界所沒有的，拿來做中國文化的特質自然容易認識。但這種東西又常是缺少時間上的持續性的，同一裝束，時新的花樣日出而不窮，纏足與八股幾十年前可以當作中國文化的表徵，但以前和以後便就不然。從這樣看來，極端具體的東西拿來作文化的表徵，實在不甚可靠。況且文化的意義，多少總含有一些精神態度在裏面，除去了精神，單求諸形式，則中國今日已大行火車輪船，難道就可以說吸收西洋文化已經到家了嗎？所以這個解釋，就不甚可靠。但如專取極端抽象的解釋，則其不可靠的程度亦同。極端抽象的概念，時間上固然可以持續較久，容易使人把捉，但空間上普通性也是很重的。譬如說中國民族性是持中是調和，但持中調和其實是世界人類的普遍性，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何嘗不講持中？德國的海格爾何嘗不講調和？反之，如不持中，不調和的性也是世界人類共同的，中國人也並非無此性格。況文化如果不拿來與文明作對立講的話，則其中自亦決不能不含有物質的解釋在內，拋去了物質的材料，單拿抽象的概念來包涵文化的全部，也是終久講不通的。然則一國的特有文化這個名詞畢竟講不週的嗎？在我個人的意思，對於一般拿東方西方來分判文化的界線是不贊同的，但如謂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一國一

民族有他特殊的文化，則相當的——非絕對的——可以贊同。因此說中國自有中國所特具的文化——無論這文化是好是壞——可以與他國文化分判出來，則我們也可相當承認。既然如此，則中國文化依然是有他的相當的定義。依我們的意見，替他下個解釋，則我們所認爲中國文化之特質者——倘若依張崧年先生的意見將文化與文明當作一個意義的名詞講——應當是包含抽象的概念和具體的實質所混合組成的複雜體。中國文化的特質應當是依中國的地域，中國的物質環境，中國的民族血統，中國的民族大多數的普有的氣質，中國的歷史演化的事實，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歷史上少數天才努力的方向，以及四圍環境所給與中國人的刺激等，合併起來而產生的複雜現象。從這種複雜的來源之下，我們看到在抽象方面中國人是比較和平的，畏縮的，中庸的，保守的，凝固的；在實質方面則看見來表現這種精神最顯著的例子，如家族制度，小手工業制度之類。但同時我們倘若覺悟了所謂中國文化的特質僅止是由以上的所述各種原因合併而造成的果，此外并沒有什麼先天的特殊之點在內——只有人種的血統氣質是比較先天的，但血統因種族之混合而容易變化，氣質受環境的限制也容易搖動——則可知倘若因生產和交通的技術之改良而物質環境起了變化，社會組織搖動——歷史演進不同，天才努力變了方向，環境所給與的刺激也大大不同，則這個由上諸種舊原因產生出來的舊文化將因之大變其固有之色，事實上將無所謂特殊的中國舊有文化存在於二十世紀，倘若中國舊文化是指人生的態度，則中庸調和的人生態度不過是環境凝滯中所養成的，環境既急轉直下，人生態度自不能不變而奮勇直前，這其間萬沒有哲學家以個人意旨更轉移的餘地。倘若禮義廉恥等道德是中國的舊文化，則道德觀念一部分因時變遷者既已因時而不能不變，一部分可以不因時變化的，則又屬之普遍的道德概念，非中國民族所特有。此外如同物質的境地其容易隨時局而變化，更易了解。由此觀之，中學爲主，西學爲用之說，無論其理由充足與否，此命題根本就不能成立。蓋一種文化其本身即爲一複雜之混一體，吾人不能於其中分出那一部是中國的，那一部分是西洋的。蓋中西之分係以地而分，非以時而分。既以地而分，則根本上中國地方即決不能有西洋文化發生。譬如今日中國所有種種精神物質之現象，一般人所目爲西洋文化者，其實只可說是中國受西洋環境的刺激而產生之新中國文化，不能謂即係西洋人在西洋地方所享受之西洋文化也。明白此點，則可知中國今日之新文化，與中國昔日之舊文化亦不能互相比較選擇。蓋文化既因時代而不同，舊文化之過去已成事實，今日之新文化縱使其中含有多少舊文化之特質，然根本已決非舊文化，猶如子雖似父，決非即父。倘明白此理，則種種中西文化之爭執和擬議都可消滅。我們生於現代之中國，所討論者決非怎樣保存中國舊文化或反對中國舊文化之問題，何以故？中國舊文化已隨時代而消滅故。縱使中國今日女子猶纏足，然已爲今日之纏足，已爲今日之女子風氣，決非即昔日之

纔足也。同樣吾人對於西洋文化亦無所用其取擇,蓋中國自有中國之情形,在西洋無論古代中古代,近代以及未來代,其種種文化僅足供我們中國人的參考,決不能談到移殖過來與否之問題,猶之乎中國舊時代的文化無論如何,僅足供我們今日新中國民族之參考,決不能談到移殖過來的問題也。

為求明白起見,這個意見再述如下: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今日中國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國」,在時間上是「今日」,因為是在中國,所以決非西洋,決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為是在今日,所以決非舊時代,決不能完全承受舊中國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採取,而是怎樣創造,我們依據時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創造中國的新文化,這是我們今日中國民族唯一的責任。什麼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之爭,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

在上面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依許多條件而決定的,我們在上文所舉的條件雖多,但歸納起來,可以分作三項:

第一項,是地域背景的條件,這裏邊包含中國的地質,中國的物質環境,中國的民族血統和氣質,中國的歷史,中國的社會組織等。

第二項,是時代背景的條件,這裏邊包含有世界的環境潮流所給與中國的刺激等。

第三項,是個人或民族理想的背景,歷史上天才的努力影響及於文化便全是這一項的例。依唯物史觀派的人講起來,只有物質背景——包含地域和時代兩項——才可以完全決定文化的內容,那麼我們對於文化問題便只有聽其自然演化,可以不必討論,因為討論也是無用的。但依我們看來,物質環境之外,個人或一部分人的理想鼓吹,也未嘗不可影響於文化的演進。譬如中國自秦以後的大一統生活,固與物質環境之變化有關,但先秦諸子孔老墨各家之極力鼓吹大同思想亦未始沒有幫助。我們固然承認天才的思想是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的,但天才的理想也可影響及於環境,也是相當的真理。我們今日之所以要討論文化問題,便是承認個人的理想尚足以對於文化內容發生一部分影響,我們今日所要討論的,便在討論怎樣使我們大家對於文化的理想能彀與環境背景相合,而產生出有力的真正新文化來。

在中國今日而欲談文化問題,便只有談這個問題,我們不必保守或攻擊舊文化,我們不必介紹或反對西洋文化,我們只要創造新文化。我們所要創造的新文化自然也脫不了「國粹」和「歐化」兩層的影響,但決非僅限於這兩層已有的死規模,我們還有個人理想加入的餘地。中國未來的天才們啊,未來中國之未來文化的創造,就在你們的身上了。

本篇祇討論新文化應當從創造入手的問題,至於怎樣才是我個人所理想的新文化,等以後另講。



威爾斯之不列顛政治現勢觀

樓桐孫

（原文見法國民進週刊第四二一號。）

一　威爾斯小傳

在未述威爾斯對於不列顛帝國政治之觀察以前，爲求閱者之便利起見，先將威氏事略作一極簡單之介紹。

威爾斯 (H. G. Wells)，英國現代一大社會學家而社會主義之急先鋒也。威生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現年六十有一)。幼爲呢商學徒，旋習科學，聲譽鵲起，嘗充各校科學教員，隸工黨 (Labour Party) 籍。其初次著作，係一生物學書。自一八九五年後，著述甚富，不下十餘種，其最新而最偉大之名著，厥爲一九二〇年出版之世界史綱，意在研究數千年來全人類向上之活動而改變近代以狹義的國家主義爲旨歸之歷史教授法。本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已有漢文譯本。

茲再就威氏最近對於不列顛帝國政治趨勢之觀察，分節論述於後。

二　威爾斯畢竟爲不列顛產乎

威爾斯，英人也，此盡人之所共知，而余何以謂彼畢竟爲不列顛產，似對於威氏之國籍有疑問然者？曰：此非余之疑問也，此威氏自設之疑問也。以堂堂大英國之一大學者，而心坎中竟存有是否——毋寧曰：願否爲英國人之疑問，此其所以爲奇特之士而異於一般之所謂英國人也。

威爾斯之言曰：

『國家主義余之所深惡也。當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間，余亦曾有余之帝國主義，迨年事日長，閱歷日深，昔時帝國主義之心，殆已全歸於消蝕，且余思必無死灰復燃之理。此非謂余已不復爲英人也，余自心臟以至脈絡，實無一而非爲強烈之不列顛產。

『然而，以余思之，英人者，非一聞國歌嘈嗷之音，或一覩柴克繽紛之色，則魂馳魄立，似有一神秘而不可抗拒之情感貫於吾心之謂也。（按柴克 Jack 或 Union-Jack 即英國旗。）柴克乎！此上世紀之奇異的政治組合，既取英國眞正國旗——聖喬治之軍旗——之地位而代之，而尙於彼複雜之線畫中，保持聖巴脫里司之十字架，實亦無意義之甚者矣。（按聖喬治 Saint George 為英 Hanovre 朝之正統；而聖巴脫里司 Saint Patrice 則為愛爾蘭之教宗。）

『且以余思之，英人者，亦非如今之髦士，以棄絕吾英人米爾頓(Milton)，吾之克林威爾 (Cromwell)，英人，另一英人喬治華盛頓 (Georges Washington) 之民主主義為高之謂也。

『見外貨則先存厭惡之心，或鈎心鬭角，慘淡經營以扼制他國之商業，而便利本國產品之暢銷，此亦非余之所謂英人之思想也。

『每從郵局接到函件，見封面上印有此顯而易見之印章：「請購不列顛產品，」余實覺稍有羞恥之念，此又余之所宜直認也。

『然而人卽或以不肖視余，余終謂余乃一大種之新技，而一言必信，行必仁之美俗之承繼人也。

『吾之民族，吾英之民族，曾創建若干強大之國家，百折不撓，冒死奮鬭以爭自由與「公理」(fair play)，而為全世界贊化育之功。

『吾並敢毅然直言，吾儕英人，佔北美合衆國人口約三之一，佔不列顛帝國人口八之一，實為人類一必要之民族，且每當危急之時，「上帝之英人」——如米爾頓所言——應負重大之使命，否則必難免於災患。

『吾人猶有足以自豪者，凡吾人之所思，必發諸言，不忌，不諂，吾人旣不願伈伈俔俔，任人魚肉，亦不畏難而止，或遇強而服——雖失敗所不辭也。

『余重思之，實係如是，是以凡吾英人所至之處，在大不列顛或在亞美利加，在愛爾蘭，在亞非利加或在澳大利亞，余皆認為有以中等英人之資格監視之之權利及義務——其有不顧吾人在歷史上之地位及人類對於吾人之尊敬而違棄前述之美德者，余亦將竭誠盡性以與之言。

『人生所能享樂之物質的成功，盡棄余而不我顧，可也，但若安里薩(Amritzar) 之殘殺，（按安里薩在英屬印度，）馬薩邱塞州之法庭——對於毫無自衛之人如薩苛及范士底者，而竟顯此暴厲及不公之面目——欲余不加以恥辱，雖拔吾舌，可也。

『因必如是庶可無負於吾英人之資格而少盡我應有之任務也。』

此為威爾斯心目中眞正英人之人格，其然其否，吾人姑置不論，因威氏且將續論之也。

三　英人乃一自由主義之民族

『吾人絕非一好為矯揉造作之民族。在吾人歷史中，英雄之行，辭章

之學，蓋甚鮮也吾人從未妄作超人之想且在吾人之戲曲小說及日常之演說中吾人每每陷於可笑之境而不自覺。凡爾史達勿 (Falstaff) 也巴爾道勿 (Bardolph) 也拔默 (Pym) 也皆以一小兵而盛爲文學界所稱引。外人之僑居吾英者——至少至一九一七年止——感覺受公平及友好之待遇。「一英人之言」之爲世所信重，尤素爲吾人所躊躇而滿意者；且吾人有可爲天下告者吾人寧取信於世界之民族而不願受各民族之頌揚也。

『外交之形勢姑置不論此次之所以毅然加入大戰者，英國民衆，無論新舊實皆思打倒各老君主國專主侵略之軍國主義 (militarisme agressif) 而爲世界闢一無武裝之和平之路也。

『英人之所憎惡於德國者，實因德國飲酖如飴，走入絕境之故者大，而因其擴張海軍，凌駕英國之故者小也。

『在此耗瘠之行星上而有此尚含生機之種子曰國際聯盟者，實亦大西洋兩岸英國思想之實行的自由主義所散播也；各民族間之紛爭，有以合理的和平解決之之可能，脫使英人而不作如是想則永遠無國際聯盟之誕世可也。

『是矣，此非吾人自誇之言，苟吾人之民族而無信望國際聯盟之心，則近年之經驗必末由而開始。且當此災燹餘生，萬念俱幻之際，亦惟有求諸國際聯盟而後可復得振奮之精神，亦惟有求諸國際聯盟而後可復；生今是昨非，從須再做之必要的意志與信仰。

『思想以自由主義爲基實行以合理之意志爲輔，近兩世紀來英人與各民族間之關係，殆可以此兩語盡之矣。

『舉頭天外，鄙夷他邦，英人中決無一若是可笑之人也；在若干方面，吾人皆不及其他民族，此自知之明，又爲一般英人所共有也。例如法人決不如吾人之游移，而思想之明敏則又過之。德人較吾人爲精細而誠實。東方人 (Des Levantins) 之活潑，既爲吾人所無，斯拉夫人思想之豐富，又爲吾人所不及。吾人之思想，實爲吾國氣候奇異之反映。凡遇問題，解決甚緩，若當情節盤錯之時，尤如徒步於泥濘之中，其遲滯迂拙之狀，常令人見而生怒。

『方今之時，——實則自一九一七年後即已如此——吾人實無往而不露其醜態。擺脫麻痺而明辨一切吾人之所應爲與吾人之所不應爲，此其時矣。否則，行見天下之人不復期待於英人之後，爲日必不遠矣。』

四　英國自由主義之缺損

嘗聞印哲太戈爾有言：『至論英國人種之品格，余實深愛而篤敬之。夫英人擅長文學，崇正義，尚自由而好直言。神志清明，舉止端重。篤交誼而重信實。余生平頗獲與彼邦人士交遊，嘗私竊贊歎而致欽仰。蓋英人不獨思想之發達或詞說之博辨已也，而仗義好仁之心，亦實有大過人焉。故英人之高尚，誠如皓日當空，光芒普射；然以國論之，則吾人又祇見

勢窮沉慘，陰煞逼人，而皓日本身之光芒，亦即爲之窒蔽而失色。」（見拙譯國家主義第十三頁，商務印書館出版。）可知上節所述，實非威爾斯一人之私言，而太戈爾所深惡痛絕之「國」，亦即威氏所謂「狹義之國家主義」也。奈英國竟亦步德意志之後塵，飲酖如飴，而終將自陷於絕境何。仍請節譯威爾斯之論，其言蓋有可信也。

「英人——且余所謂英人者，係包括凡用英文構思及表意之民族而言，如北美合衆國及不列顛帝國，皆是，因在此種論域中，實覺無分別之可能——英人自十年以來，就其總體觀之，誠未嘗不欲求一處理世界問題之方法，以謀永久之和平。無大西洋兩岸英人之創意，而謂必有國際聯盟，余不信也；余思國際聯盟之建議之所以受世人歡迎，而全球各國之所以一致參加者，實由於世人信重「英人之言」而來。天下之士，蓋思世界人類之由英人構成及受英人監察者爲數實巨，將必有以實現威爾遜總統寬仁博大之期望也；蓋思通用英文之人之大集團，必能代表及凝集全世界之道德的大力量也。

「余思吾之種族中，不乏高尚仁厚之士，足以使余深加信任而不疑也。余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之日，世界政務必可得一寬大公允之處理，而永垂爲戰爭之末日也。以戰止戰之戰爭，既已大戰而獲勝矣；與戰神永訣而圖一妥善解決之意志，亦既普及於多數人之間矣；而事之所以終成泡影者，何歟？此意志之雜亂而無組織故也。而外交之惡習，遂復乘機操縱於其間焉。

「英美之人，皆已不願再有戰爭；此意志，實世界和平之關鍵也，其如終因紛歧猜忌而消泯於無有何。

「亞美利加提倡和平之意志之所以無成之理由，曰威爾遜總統欲以世界和平之企圖爲民主黨之專利品也；曰多數共和黨因而從中爭攘也；曰尚未能確立其所謂「民族」(Nationalité) 之定義，而嘖嘖於民族最高權之概念也；曰外交手腕之不靈敏也；曰智慧上及精神上之遇難而退縮也；——凡此者，皆經天下談士，徹底探究，其大焉者，且將屬於世界史之材料也。一見和平意旨之不獲見諒於人，遂因而發生憎惡怨恨之心，以力圖擺脫政治上設計之責任，此又美國民族之氣質不純有以使之然也。此一頁史實之複雜有如此者，余亦不願贅述，但不列顛組織和平之意志之歸於失敗，其理由蓋未經若斯之說明也。此則實有詳細研討之價值何也？詳細研討之結果，將足以證明各民族之意願，究如何而爲政客所欺罔，以視威爾遜總統失敗之情勢，尤爲顯明而易見也。

「環視大不列顛領域中，對於公共事務之意見，顯然左傾之選民實居多數，今無以異於昔也。

「關於此點，自一世紀來，不列顛民族之心理，初無何種之變易。就一般言，不列顛人尚自由，守秩序，馴善而寬容；民族與民族間及階級與階級間一切之衝突，皆思得一公平之基礎以處理之，此不列顛人之所馨香而默禱也。

「然則，目下吾人之所見者果何如耶？不獨不列顛政府步美政府之後塵，兢兢自持於世界問題之仲裁室以外，吾人且於大地之上含氣之間，無往而不見其跳跟踴躍而自立於社會反動國家主義擴充軍備及播種戰禍之戰線之前焉。

『謂余不信，請畢其詞：

『日內瓦萬國勞工法案之未能實現，不列顛政府有以爲之梗也；——狹義之關稅政策，不列顛政府之所採用而堅持也；——國際經濟會議，不列顛政府之所圍困也；——在裁減軍備之滑稽劇中，起逆行之角者，不列顛政府也；——創設工業軍而輔以最新美之戰機者，不列顛政府也；——前政府所欲苦心孤詣與俄羅斯建立友好之關係者，彼則一舉而毀壞之；——中國方將於一強果政府之外，別圖較好之建設，彼則盡力以阻礙之；——棒喝團之專暴於意大利，並暗助法蘭西，德意志，西班牙，波蘭及匈牙利諸國之最軍國，最侵略之份子以張其勢，此乃一激烈的國家主義之短暫功效也，不列顛政府則竟與親密以聲援之；——不列顛工會之政治代表，彼則亟謀有以廢除之；——凡教育上一切之進步彼則嫉忌而擱置之，且當凱佛 (Lord Cave) 改組貴族院之建議提出時，彼竟直言將設法修改憲法，必使帝國受監察於祥克 (Junkers) 之下而賦與身着大禮服及心存固守之想者以優越之權也。

「種種設施之事，雖政府本黨之人亦覺其太甚，是亦所謂倒行逆施之類耳。近來政府提案，雖或者已撤回，或者已讓步，但就其提案之根源觀之，則今日不列顛政府之居心，蓋已顯然可知矣。

「要之，大不列顛現有之政府，殆無一事不欲竭力模倣已失敗之德意志帝國主義；長此以往，則不列顛人民必將陷於四面楚歌之勢而重蹈德意志之覆轍也。

「然而此固與英國民族性及歷來高尚之遺風相反者也，其所以演此表裏不符之現象者，實三數短視政客之惡才有以知斯罔自由思想之民衆而挾之以趨也。

「是故當此之時，此實爲世界問題安危之關鍵。英國自由主義之浸損浸減，將必陷世界於混亂之局而阻害人類進步之途也。」

五　進步之絕境

不列顛政治之或左或右，與世界問題有重大之關係，此吾人之所不否認也。但近來不列顛政權何以長操於反動政府之手而爲人類進步之一大危機耶？是蓋左派勢力之分散，亦即威氏所謂「和平意志之雜亂而無組織」有以使之然也。故英人當務之急莫如左派政黨之大結合以推倒鮑爾特溫政府。

「英國民族爲不列顛帝國之中心，前既言之矣。彼若不顧歷史之光榮與夫對於人類命運所應負之任命，則亦已耳，否則有一急切之基礎要務明言之，即推翻鮑爾特溫政府及其一切之誇誕設施是也。時機急

迫，愈速愈佳。不列顛帝國之幸，亦世界前途之福也。

『英國民性絕無帝國主義之軍國思想，而鮑爾特溫政府則強汚之。苟不及早擺脫，是吾英國民族之羞也。

『惟當英國民欲掃除反動而傾向於自由黨與工黨之政客時，——所謂自由黨與工黨之政客者，蓋認為應了解人民之意志而使其實現者也，——則憧憧所往返於其前者，又皆不過為第二流與第三流之人才，固亦勤敏有智巧，但復類分兩橛，互相傾軋，而齟齬於無足重輕之爭。若就原則言之，余直不能辨其某也為自由黨而某也為工黨，有足為辨別之標識者，無非雙方之不睦而已；此外無所聞也。天下奇異之事，寧更有甚於此哉？

『余生平與兩黨人士，往還頗密，但多數份子，自昨晚以迄明晨，究各屬於何一黨，則余實瞠目莫知所答也。

『間嘗談論兩黨中之此人或彼人，余每詢於友曰：「某也已從那邊來乎？」或「某也已往那邊去乎？」此果意見之問題乎？否，是不過通訊地址之變易而已。人謂自由黨似多精通法律之士，而工黨則多工會之巨子，事或有之；但如康福爾的司令 Commandant Kenworthy) 者，由此往彼，由彼來此，殆如家畜海獅之跳木圈，余未見其於性質上有如何之變更也。

『當工黨議員之既握政權也，凡所作為一尙外觀而頗遲軟；對於社會情事，與其謂為雍雍有度，毋寧謂為愚笨無知；且當彼等間有一二感人之熱舉，亦適足昭告天下，以終吾人之身，必無任何社會主義之危險而已。

『再就自由黨方面觀之，其份子大都機警而圓活，如約翰西崇(John Simon) 愛爾培沙繆(Herbert Samuel)其人者，凡遇公共集合之場所，必峨冠盛服，肅然惠臨，態度端重，言動如儀，儼若自居於中心人物之地位，而吾英民眾亦被認定為加以信仰及愛敬也。然此兩氏者，實尙為一般營私倖進之流之最佼佼者也。當此之時，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又復自樹一幟，變化無常，以求了解其所謂統一之精神，而統一之精神因亦飄颻不定，飛翔於天空之間。且路易喬治誠或極能了解統一之精神，但統一之精神是否果能保存路易喬治，則殊未可知也。

『由此以觀，實無一特出之人足以融合兩橛於一爐而永保其不復分裂。——斐列伯史諾丹 (Philippe Snowden) 或庶幾焉；但其體力又不足以勝之。

『此其大要之情形也。故部分改選雖已舉行多次，而政府黨之票數絕未減少。當保守黨身居政府之時，選民之反對政府者不下三之二；但假使一旦總選，則自由黨與工黨之積不相能者可一變而為互相仇恨，寧見政府黨之大奏凱旋而不願素所嫉視之競爭者之或能當選也。

『是以下次之總選舉，或竟聽任現政府繼握政權而貽全世界以莫大之害，亦未可知。或反對黨中之此黨或彼黨獲得比保守黨較多之議席，亦屬可能之事。

「然以英國多數人民觀之，此種自由黨與工黨之互相傾軋及仇恨，實毫無意義之可言。

「必曰工黨有完成大規模的社會改革之勇氣及能力，其誰信之？必曰自由黨政府必將採行一與工黨絕異之政策，又其誰信之？

「所望者，一自由黨或工黨之政府，或將能注意於教育之改進也；或將能限制軍備也；對於蘇俄及中國或將不復妄加干涉以少減世界之恐怖也；對於與慕沙里尼之野合或將斷絕也；對於言論及個人之自由，或將較爲尊重也；對於法蘭西，德意志，波蘭，匈牙利諸國之爲和平及文化奮鬭者，或將使能卒得少許之安息也。若是者，此黨與彼黨所同能爲役者也。無如當國家舉行大選，徵求民意之時，雖本無自由黨工黨之分，而政客必橫梗其間以質於民衆曰：何黨？是眞可爲痛心而疾首者也。

「自由黨與工黨一般沿門兜攬之徒，曾各以比例代議 (presentation proportionelle) 哄誘全國，假使比例代議而誠能實行者，或未始不足助吾人以避免目前之困難，但已晚矣，夫復何言。今凡覺悟之英人所急宜一致奮起者厥在擺脫鮑爾特温之祥克內閣，誠以此內閣實於工商業家及明瞭近代世界經濟生活之要件之財政界皆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勞工民衆之受其箝制，更無論矣。

「然則將如之何而後可？」

六　一可能之解決

威氏於此有一具體之簡明主張。其言曰：

「以余觀之，解決此問題之最好方法，莫如於各區自由黨及工黨之正式黨團外，從事於各地方之獨立的政治組織。

「蓋今之要着，在於選民之大結合，無論如何，皆與政府立於反對之地位。凡反政府者概加擁護，其爲自由黨或工黨，所不暇計也。在每一選舉區中，當上次選舉時，因反對保守黨而獲票最多者，則不問其屬於自由黨抑工黨與夫平日一切無謂之互謗，吾人應一律推戴，俾得當選，此實合理之舉也。

「甲區選自由黨，乙區選工黨，務使無一選票落於無用。如是則政府在下院必將退處於少數黨之地位，殆無疑義；而不列顛政治與不列顛帝國所孜孜經營之帝國主義的軍國，必將受一極大之打擊矣。」

七　英國之輿論

「除政黨外，余實不知何者爲大不列顛現有之政治勢力也。新聞事業如 Daily Express 及卡爾文氏 (M. Carvin) 星期日出版之 Observer 者，對於政黨之忠實性，似與余有類似之感想，又對於反動勢力之囂張，亦實思有以糾制之之道，殆與余完全無異。因主持各該報之人，多係思想豐富而具有吾民族偉大之信力者也。

「其他報紙，皆不過爲各黨之喉舌，不獨論說爲然，卽新聞之紀述，亦咸含有互相敵對之色彩。然而卽在此等報紙之閱者中，對於現政府種

種毀壞英人榮譽及危害人類前途之謬舉表示不滿者，亦已日多一日。于今所指，無疾而死，吾人祇須稍加齊整而指導之，則鮑爾特溫政府之推倒，有如摧枯而拉朽耳。凡我同胞，盍興乎來！——

八　結論

余論述威爾斯氏對於不列顛政治現勢之觀察既終，覺有數點足供吾人之觀摩者，表而出之以作本文之結論。

一曰不列顛帝國之外強而中乾也。不列顛帝國者豈非今日橫行世界，隱操牛耳之大字第一號大國乎？殊不知此實英倫少數野心政客外昧人類進化之潮流而內違民衆真正之意旨之暫時的現象，吾人祇須恪遵中山先生之遺訓，以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則英帝國主義之打倒，殆可操券而待也。——但若吾人不顧大勢，不禦外侮，而惟知急急於蕭牆之爭，致使國內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因得坐大之機，會之成氏所言英國左派政黨勢力之分散，或竟使反動政府得延長其壽命而危害世界之和平，是則吾人之自暴自棄，而不知所以完成對中國，對人類所應負之使命，於不列顛或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又復何關。此吾人所急宜覺悟化除內部一切之紛爭以努力於前途之一致者一也。

二曰思想及言論之自由，為政治進化之要件，而為吾人所勉宜效法也。自由與進化之關係，二百年來泰西學者論之綦詳，毋庸余之贅述。余單就本文之內容而言，威氏之抨擊英政府，不可謂不激烈矣，英政府對之絕未聞有任何制抑之舉動也。假使英政府素不尊重自由而箝制輿論，則吾人或竟無從得讀威爾斯之文未可知也。威氏之文，英政府之忠言而人類之福音也，而果不獲達於天下人——尤其英人之耳者，則人類政治之進步至少必將少一有力之保障，可斷言也。推之吾國，何獨不然。而威氏字裏行間，似尚深感言論之不甚自由者，返觀吾國人現所享受自由之程度，則又不覺廢然色沮矣。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上海。





德國新憲法之一考察

趙韻逸

一　文化國主義的法律觀

歐洲當中世到近世的初期，可稱爲警察國(Polizei Staat)的時代。當時的政府，每以警察權任意干涉國民的自由，濫行剝奪國民的財產，其結果：一般國民的自由和財產的安全，不能確保；所以經過幾許的犧牲，而後建設法治國的時代。

法治國(Rechts Staat)是怎樣？就是國家以法律規定國民的權利義務，政府如沒有法律的根據，就不能任意行動；當政府干涉國民的時候，須要適用法律的規定；假使沒有法律的規定，便亦不能妄加干涉；這種主義，就叫做法治國主義。

近世的憲法，大多採法治國主義的。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以人民的自由與平等的確保爲憲法的使命；其他多數國家的憲法，亦以保障個人的自由與保護個人的財產爲任務。因此對於國家的行動，亦加以制限，若不是依據那既經國民同意的法律，就不能干涉國民。

在法治國底下，是以個人爲主，國家爲從。爲謀確保個人的利益，乃集各人而形成爲國家；所以國家的目的，即在擁護或確保個人的利益，並且是唯一的目的。

假定個人與國家的利益有時相反，就以個人的利益爲主，只要是法律上所承認的事實，不管他對於社會有怎樣的不利益，亦祇好因爲顧着個人的利益而容許他存在。例如某人囤積多量的米麥，居奇不售，遂致價格暴騰，社會受了他的惡影響；這時因爲容許個人法律行爲的自由，法律不能妨阻於他，並且不能爲社會而制限個人的自由。可知這種主張是以個人爲主，社會爲從，因爲有了個人才有社會，不是有了社會才有個人。

唱道這種以個人爲基礎的法治國主義的法律論，就是孟德斯鳩，盧騷，康德等學者。康德以後，黑格爾(Hegel)出而有一種新的見解，他就是主張文化國主義的一人。

自從盧騷等自然法說的觀念，失了權威，當時社會上就生了一種「出而代之的新思想」的要求；一邊久受拿破崙的蹂躪達於疲憊之極的德國，又有要急急的協力一致以謀恢復國運的必要；黑格爾鑒於社會狀態的變遷，以及時代思想的要求，因而捨棄從來之個人本位的法治國主義的法律觀，樹立以國家或社會爲本位的文化國(Kurturstaat) 或社會國(Socialstaat) 的法律觀。

黑格爾主張凡事都要以一國——社會爲前提；有了社會，才有個人，並不是有了個人，才有社會。只要是有利於社會國家，不妨把個人的利益供其犧牲。所以他是以社會國家爲主，而以個人爲從的。

法律的目的，在於增高國家的文化，促進社會的福利；因此，什麼事都可用法律來制定，什麼政策都可以採擇施行；這種說法，就是文化國主義的要旨。

與黑格爾同時代的人有個斐希德(Fichte)，他晚年亦有同一的論調，主張以民族爲上，法律以謀民族的保護發達爲目的；這都是一種愛國心的表現。

這種文化國主義的法律觀國家觀，其後非常發達，在歐戰後的德國新憲法中，還極力的提倡着；因爲顧全國家的文化起見，有時得以犧牲個人的利益，而個人的權利，就受了不少的制限；國家的權力，到如今可說是擴大之極了。

二　德國新憲法的新思想

當敍述德國新憲法的新思想之前，先要把一般憲法的基礎觀念，總說幾句。

自從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宣言，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發布以來，大多數的憲法，都以自由和平等爲憲法的根本觀念，永爲人類解除拘束。但是所謂自由，所謂平等，我們仔細考察，實在是兩不相容的觀念，怎見得呢？

人類的智力或是體力，元來是不平等的，賢愚強弱之先天的不同，亦不能望其絕對的平等；對於這種不平等的人類，倘是應許其自由，其歸結當然有不平等的結果。

近世各國，受了羅馬法的影響，法律上差不多都承認私有財產的制度和契約自由的原則，放任人民的自由競爭。果然因爲人類智能之差別，生了極不平等的現象，再加以繼承自由的原則，和法人的自由設立，而財產上越加引起非常的不平等，成爲一種富者益臻於富，貧者愈陷於貧的狀態。

法律的根本主義，如果是「自由，」那就不可不承認財產的不平等，財產的如不平等，則法律的亦就至於不平等；因爲財產多的人，所受法

律的保護，亦格外的多。

又假定以「平等」爲絕對的原則，則人類於某種程度之下，不得不有相當的不自由無論是對於私有財產，法律行爲，契約自由，繼承自由的原則，在一定範圍之內，都當加以一定的制限。

放任自由競爭的結果，競爭越是激烈，人情道德越是頹廢，生存競爭之優勝者流於放縱淫逸，慘敗者成爲浮浪階級，反使社會上生了種種的惡果。

我以爲適度的自由競爭，足以振發精神，活潑元氣，努力鍛鍊身體，養成優秀人格，對於人種改良上，亦有很好的影響。但是像那過度的生存競爭，徒然是增長殺伐的念頭，往往生出神經病過勞不具等等的惡結果，決不是人類生活上的幸福。

照此看來，如要使人類生活能夠平等，無論如何，總得要對於自由競爭，加以一定的制限，與其出了一人之成功者以致社會上生了九十九人之失敗者，倒不如努力使一百個人都能得到比較的平等的生活。

試把德國的新憲法，考察一下，他就是根據着上項理由所制定的。他雖然以自由與正義爲法律的根本觀念，但是所謂自由，須是適合於正義的限度，才能享有；所謂正義，是以國家爲基礎的，是要以國家爲立脚點，求其實現。既然是適合於正義的原則的限度內，保障國民的自由；所以國民的自由，就有了幾多根據於正義的制限。

德國新憲法，是以國家經濟爲主，個人經濟爲從，並且明明白白的主張：爲實行國家本位的文化國主義，有時不能不把個人的利益，供其犧牲。這種國家本位的經濟主義，其實行上非常重要，因而規定許多的新原則。

各國憲法，大體只是規定一國法律組織的大原則，對於經濟組織的原則，是少見有規定的。可是在德國，以爲法律是經濟生活的外形，經濟是法律的實質，他們認定這種新思想，主張對於人類生活上必要的百般原則，均得爲憲法上所規定的事項。

所以德國新憲法的第二部，就有種種的規定，如關於共同生活事項，關於宗教生活事項，關於教育及學校事項等，頗多詳細的規定。而其最有意義最有興味的，就是第五章關於經濟生活的事項。第五章中，承認私有財產的制度，同時規定幾多的制限；又規定契約自由之原則，仍設許多的例外；又許繼承自由的保障，不過明言國家或各州得以取消其繼承財產之幾分而已。今且把這種新法律思想，在後面大略討論一下。

三　私有財產的制限

一、所有權的新觀念　自從私有財產制度成爲一種根本的原則，更加十八九世紀經濟學說的鼓吹，那以個人主義爲立脚點的絕對的獨占的排他的思想，越見得鞏固了；近世各國的財產法，原則上大概都根據着這種主義而立法的。

不過我們要想到：國家雖是由國民相集而組成，可是這組成的國家，

就是一個普遍的我——大我——國民都在於連帶關係中，不可獨自分離的。所以國家的有利，就是國民的有利；國家的不利，就是國民的不利；這是在歐洲大戰時我們所痛切經驗過的。

尤其是德國，他們最感着大戰後的痛苦，就採了一種果斷的處置，產生國家本位的經濟組織；又用最巧妙的方法，根本的改造國家，推翻舊的法律思想，確立很新的見解。就是——

所有權的構成，含有兩種權利：一種叫做上位所有權 (Obereigentum) 一種叫做下位所有權 (Untereigentum)。這兩種所有權，對於同一客體，都有支配力的；德國新憲法就採這種思想。因爲德國憲法並不是不承認個人的所有權，且亦保障他的。但是所保障的不過是下位所有權；至於上位所有權，則爲國家所保有的。國家因有這上位所有權，對於全國任何的財產，都能有總括的支配權。

根據着這種觀念，所以對於個人的所有權，就加以極大的限制。否認從前立脚於個人主義的絕對的獨占的排他的財產權，而承認國家本位的民主的共同的連帶的財產權。像從前權利者行使權利與否，完全是權利者的自由；而德國又破壞了這種權利觀，使權利者負有應該爲着公共利益行使權利的義務。而且不可不行使的；如有不行使這種權利的，就認做爲違反義務。照此看來，德國不但否認所有權的絕對性，同時又把所有權看做了一種包含義務的權利了。

二、中產階級的保護　國家最健全的狀態，是在各國民都能持有相當的財產和得到生活的安定。換句話說：中產階級占着國家的大部分的狀態，就是最好。所以新憲法第一六四條：『農工商業之獨立中流階級，依立法行政獎勵之，防其過重負擔，爲他人所合併。』這就是保護中產階級很明白的規定。

大資本家的存在，有時足使國家社會受了很大的害毒；富的分配如能公平，則中產階級自然會產生的多。如同時有少數大資本家與多數無產階級的存在，那就是最危險的經濟狀態；俄國的革命，就爲着這樣而至於實行共產主義。

人類活動的原動力，不待說是「欲望」；許多的「欲望」，使人類繼續的活動着。假使許多欲望中獨沒有財產的欲望，恐怕人類就要沒有勞動的精神；如果採用共產主義，覺得世上一切財產，都非我有，成爲全然無產的人，無從爲私人財產的活動，亦當無心爲貨物生產的事業；結果怕人類的努力，逐漸無有，生產的事業逐漸衰退，一國的富力，也當逐漸的減少。

所以事實上共產主義是不能行的，現在俄國已經順次回復那新經濟政策了。德國人深深知道共產主義之不可行，就排斥不用而承認私有財產的制度，盡量的使國民能夠發揮他們活潑的精神，與經濟的欲望，以努力於生產的全經濟的發達，這確是一種很賢明的政策。

三、財產分配的均等　德國憲法，雖然是排斥共產主義而承認私有財產，但並不是純粹放任個人自由；從大體上考察，却是採取使國民均

等分配國家的財產之立法政策的。新憲法第一五五條規定如下：

『土地的分配及利用，由國與州監督之以防其濫用，且須供給全體德國人以健康的住居，對於德國的家族尤其是兒女很多的家族，更當竭力使他們有足以應其需要的住房及足以充其家政的家產；將來應該制定的家產法，特地要顧慮到出征的軍人。

土地的取得，遇着爲充住居的需要，爲獎勵拓殖開墾，又爲農業的發達，有必要時，得以徵收之；世襲財產廢止之。』

該條所包含的原則，可分爲四：第一、土地由國家管理；第二、竭力使德國人民取得家產；第三、獎勵拓殖開墾；第四、有此等必要時得以徵收土地。

至所要廢止的世襲財產，就是指貴族豪農等累代相傳的廣大土地而言。他們把這種世襲財產，認做不可處分不可轉讓的物，所以富者永保其富，窮者長甘於窮。爲要平均國富起見，就不能不廢止這種世襲財產。他那廢止的步驟，由家族會議自動的決定，並限定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止如不自行廢止，國家就用強制手段將他廢止。

因此大地主就立於無有何項保護的狀態之下了。後來又根據憲法的規定，訂成拓殖法家產法等等的法律，結局有百畝以上的大地主，就要失其土地，以分配於一般拓殖事業者或家產希望者。經過幾年以後，中產階級當然增加，大地主當然消滅，而無產階級，亦得分配土地而成爲小地主，這才能實現憲法的目的。而國民的大部分占了自作農的中產階級，所以能夠得到生活的安定，並且成立健全的國家。

四、土地增加額之提供　德國新憲法第一五三條第三項規定：『所有權包含義務，同時要爲公共的福利，而行使所有權。』這眞是把所有權從來的根本觀念變更了。他那第一五五條第三項，更有『開拓和利用土地，是土地所有者對於社會所負的義務；不用勞力或資本而生之土地價格的增加，當爲社會利用之』的規定。他是宣言活用土地爲一種義務，如不利用土地，便是不履行對於社會的義務，而招國家的損失；就可依照拓殖法，收用這種土地而奪其所有權，以讓與他的拓殖希望者。

該項法文後段，對於土地之自然增加額的規定，更是新穎。土地上投以資本加以勞力，而至於價格騰貴，那是當然的事；沒有什麼加工，以致價格高騰的時候，如使所有者單獨享其利益，未免是一種不當利得。地價高騰的原因，大半是人口增加，人文發達，或布鐵路，或建學校，或闢道路，或爲種種的設備；換句話說，地價所以高騰，就是社會上一般共同勞力的結果。所以他的利益，不能由個人獨占，應該提供於國家公共的。

實際上買占大批地皮的人，大多是妄想得到非分的暴利；可是德國憲法，以爲土地不應該看作儲金的手段，要認定土地是國民生活的基礎，應爲全般農民所有，不可爲一部資本家所橫領。依着這種推理的結果，若是土地的價格，騰貴起來，自然是不能使個人獨得其利，而當提供

於一般社會。

自然增加額，提供於國家公共的方法，有二種：第一種方法，在事前以改善費的名義所徵收的，例如布設鐵道，使之負擔費用的一部；又如開通道路，使供土地的一部照着這種以金額或物品，使爲一部出費的，就是提供增加額於國家的方法。第二種就是在自然增價以後，對於增價額課税的方法，大抵依鑑定人的評價，以其增價額的幾成，歸於國家或各州之所得，這亦是最易舉最重要的稅源。

五、產業的社會化　其次對於所有權的重大制限，尚有產業社會化的規定。某種產業，不許個人經營，得由國家或公共團體強制徵收而經營之。這只要看新憲法第一五六條的規定，就可以明白的。該條文說：『國家依照法律，準用關於公用徵收的規定，得將適合於社會經營的私經濟的企業，給以償金而移於公有；各州或公共團體，得自行參與於經濟的企業及團體的管理，或用他種方法加以支配力。』

產業社會化的目的，不待說是共同生產及共同分配，使得充分的供給低廉貨物於一般社會；而且不許個人壟斷利益，要爲着公共利益去經營的。

德國當新憲法制定以前，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曾有社會化法(Sozializierungsgesetz)的頒布，據此法律，早經實行過產業的社會化了。那些社會化的事業就是煤經濟，鐵經濟，電氣經濟，加里(Kalium)經濟等，且有幾多特別法的公布。其餘如發掘地中埋藏物的事業，交通運輸事業，保險業，某種銀行業，食糧品生產業等類，一俟時機已熟，亦都要實行社會化的。

要社會化的事業，不可不依法律的規定；按照公用徵收法，尤須要補給以償金。共產主義者雖然主張『奪之於社會者，當奪還與社會，所以毋須賠償。』但是德國新憲法上，却以爲有償金才算公平。

經過社會化以後，就由國家各州或市鄉村，當其經營之任；所以社會全般，對於經營上都有發言權的。

照着上邊第一五六條的規定，確認了一般產業的社會化的原則，由個人經濟移於社會經濟的一種國家社會本位的經濟觀，更足證明其很是旺盛；要爲社會而犧牲私人利益與制限個人權利的思想，也是發揮盡致了。

四　契約自由的制限

自羅馬法以來，關於契約之締結，以當事者雙方之自由意思爲原則。因爲既然是各人的自由意思，照理就當沒有不公平的弊端；可是從實際上看來，却不盡然！例如雇傭契約及金錢土地房屋之貸借契約，當事人雙方不立於對等地位的很多；一方爲生活所迫，契約條件即使有所不願，亦不得不屈抑相從，以求温飽。又如大規模的公司商店，多將契約書類預先印就，公衆顧客，祗須簽字蓋章，再也不能把他的內容更改一下；像這種片面意思之契約書，那能夠說是自由平等！要之，個人主義的

契約自由之結果，徒使強者利用之以欺凌弱者而已。

但是德國新憲法對於契約自由之原則，爲顧到公共利益起見，曾加以極大的限制。其一般的原則，爲憲法第一五一條以下所規定，散見於以外的法律中者亦復不少。

憲法第一五一條，是保障各人的經濟生活的規定，其規定如下：

「經濟生活之秩序，使各人得到人類相當的生活爲目的，且須適合於正義之原則；各人之經濟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內，得受保障。」

大體的經濟生活，多是依照人的能力而給以報酬的，定俸給亦是如此，每與事業之量及成績之額，成爲正比例。所以有時主腦的人物，受着非常多的俸給，而下級吏員及下級雇員，不過得到極少的報酬，僅足以維持生活，或竟有不足維持生活的，這是因爲他無有能力的緣故。

可是德國新憲法所規定的，係生存權的保障，什麼人只要是生存着，都應該得到相當的生活：假如辛辛苦苦的勞動，還不能够生活，就是很壞的社會組織。如果是會勞動的，正可不問他能力如何，總得要使他能够生活，這就是新憲法的基調。

本於這種根本觀念，締結僱傭契約或其他的契約時，務要給對方以人類生活上相當的酬金，假如契約內容的酬金，不足以經營人類生活，則不管對方的人是無能或低能，均不能結成契約。譬如營小賣商者，無非以其利得充作生活資料，要是使他耗本出售，必不能够生活，所以雖向消費者間，取得比較高的價額，而對於他所有人類生活應得之利益的權利，終究不能不承認的。這就是契約自由之原則，受了限制的一點。因此而有締結那不能營人類生活之契約者，就歸於無效；且須時時要求其適合於這種觀念。

德國對於勞動者，規定最低限度之俸給，以保障其人類生活，而上級勞動者與下級勞動者俸給相差之數甚微。

照着一六三條二項的規定：「一切德國人民，當與以機會，使他從事於經濟的勞動，獲得生活資料，無有適當之勞動機會者，亦支給必要的生活費。」看此尤足證明其對於各人生存權的保障之切。如欲勞動，就依職業介紹而給以職業，如還不能得到職業，就與以生活費，既給以職業的時候，就足保持人類的相當生活。因之實現一種「動者必生」的原則，不動卽不能生，不動而生，就是不合理。

五　繼承自由的制限

所謂繼承自由之原則，就是：被繼承人得以隨意處分自己的遺產，而移轉於繼承人，那種繼承人，只要是被繼承人的子孫兄弟，或有其他的私人關係的，就可享到這種權利。

各國雖然有繼承稅的制度，其稅率則不高，大概是千分之十或三十而已。德國新憲法，對於繼承制度，却是採用最新的主義，他對於共產主義之否認繼承的觀念，是排斥的，不過把全部繼承財產，移轉於繼承人，則亦不許。要知道被繼承人之遺產，完全靠着國家之力加以保護才能

貯蓄起來，所以在繼承的時候，祇許繼承人來繼承財產，是很不當國家亦應該有一部分的繼承權的。況且從繼承人方面看來，是不勞而獲巨額的遺產，所以考慮其人之財產的有無，以及和被繼承人的關係如何，而使他提出相當的財產，亦不能算是苛酷的辦法。

照着這項理由，憲法第一五四條，就規定云：『繼承權依民法規定保障之。』第二項『國家及各州對於繼承財產所得之部分，用法律定之。』可見一面保障繼承權，而一面又明定國家或州亦可取得一部分之繼承權的。

根據上項憲法的規定，公布了許多法律，大都稱爲繼承稅，不過比例額頗高，不像是眞的稅則，差不多是一種强制徵收，就是國家所有的繼承部分，是由於强制的徵收的。

依德國的法律，繼承稅有二種：一種叫做遺產稅，是對於被繼承人之全財產所課的；他一種就是狹義的繼承稅，是對於繼承人所取得的財產中所課的。這兩種稅，從具體的繼承上看來，好像是有點兒重複。

遺產稅是就遺產全體，征收百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五的稅率，固然是不很重，可是加上狹義的繼承稅，就覺得很重了。

狹義的繼承稅，是要第一推究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的親疏，第二調查繼承人所可享受的財產之大小，然後算定各繼承人所應負擔之稅額，從其階段的累進稅率所規定，大致如下：最低額以對於一親等者所受一萬元以下之繼承財產，抽收百分之四爲起點，最高額以對於親屬關係最疏遠者所受七十五萬元以上之財產，課以百分之七十爲終點；如其上繼承人擁有財產時，則比照其財產之額，而課以附加稅。

附加稅之比例如下：所有財產，爲五萬元乃至十萬元時，每五千元加百分之一，例如八萬元，則百分之十六，十萬元則百分之二十是。如在十萬元以上，則每一萬元加百分之一。

照德國的繼承稅法所規定，五百萬元之繼承財產，全部移轉於配偶者或直系卑屬的時候，征收十成中之三成七分五厘的稅，如繼承人擁着巨額的固有財產，則其最高額，大約爲七成四分的稅額，大財產家因繼承而減少財產的原由，就在於此。

在血緣疏遠的人繼承的時候，既然對於七十萬元之繼承財產，要課以七成之累進稅，如繼承人已經擁着四十五萬元之固有財產，則其稅率達於十成，而全財產將至盡數沒收了；但是法律上特定繼承稅之最高限度，爲繼承財產之九成，所以雖不至全部爲國家所徵收，而其九成已歸於國家之手，繼承人所受的，不過一成而已，就此可想見課稅之重了。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這種繼承稅，對於大資產家的繼承，其稅率非常之高，照這樣做去，財產家每經一次繼承，財產即形減少，而漸失其資產，以順次得到富之平均的結果。這種法律，假定不是勞動者勢力很旺盛的德國，決不容易實現的。

六　餘論

依上所述，可知德國新憲法，對於所有權之絕對性，契約自由之原則，及繼承自由之原則，是採最新的立法主義。其他關於勞動問題的，亦於該憲法第一五七條以下共有八條的詳細規定；本於這種規定，又訂了不少的單行法規，現在德國政府，正致力於統一法典之制定，將來最新的勞動法典，不久就可出現了。德國憲法，關於這些問題，從國家的社會的立足點，爲產業的全經濟的發展起見，而採用很新的法理，實在值得我們的注意！

我們任從那一方面去考察德國的新憲法，總覺得他是一種很新穎的產物，將以前的法律思想，開一新紀元，且把二千年來羅馬法的傳統的法理，加以根本的訂正，這實在是新時代的新憲法，足以豪視世界的。德國的法律學，將來如何發展，今日雖不能豫言，不過像他們那般富有法律知識的頭腦的偉大國民，經過幾多的法律的試煉，一定有很好的結果給我們研究的。現在事實上已有兩點告訴我們：

1. 德國憲法所採用的主義，在國家的改造上，比諸俄國的共產主義，格外有成功的好結局。
2. 革命後的德國法律學，對於向來的羅馬法，給以根本的變革，已經樹立了新法學的基調。

關於以上兩點，世界各國均將受德國新憲法的非常的影響，目今我國國民革命，快將成功，根本大法，尚未制定，而德國新憲法上所主張的，與中山先生的主義，頗多暗合之處，將來的立法事業上，我們正可借鑑於他，以作他山之助呢。

一九二七，十一，於上海法科大學。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療肺聖藥

The Lung Healer

SCOTT'S Emulsion

補身要品

The Health Giver

專治咳嗽
傷風喉痛
肺癆以及
各種弱症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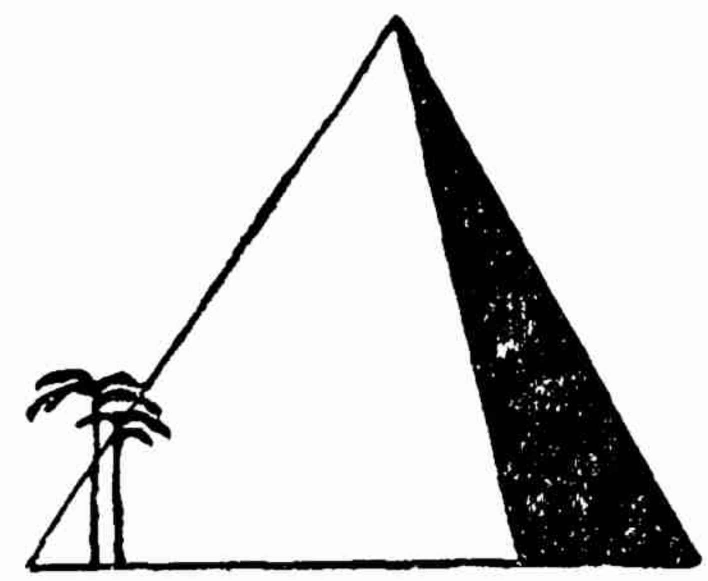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東方(838)編

由經濟上觀測遺產稅的效果

沈星若



遺產稅爲節制資本之要着，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早晚必見諸實施。惟遺產稅實行後，對於社會經濟究生何種影響，自值得一加研究。本文載於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全篇不作空泛的道德話，而祇從經濟的立足點觀測遺產稅的效果，用爲迻譯，以供留心租稅學者之參考。

派登教授 (Prof. Patten) 曾有一種意見，以爲目下關於租稅思想之種種糾紛，皆由把經濟和道德混爲一談，近頃學者都有這種趨向，祇知注重道德方面之納稅能力，而忽視其經濟方面的效果。

遺產稅實行之後，政府可以獲得鉅額的歲入，各種經費都有着落，並且久而久之，國家能管理絕大的產業，使資本社會化的計畫，慢慢地實現。所以遺產稅的效果確比其他的產業稅爲大，而值得引起一般的注意，不過在本文裏這些問題都不在討論之列。

茲所討論者，祇是遺產稅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而已。我們用演繹的方法來研究，因爲沒有一種事實或公式可認爲研究的結論的。大抵經濟的事實，隨着各人的調查和考察而不同的，所謂經濟的原則又是最無生氣的，不過是亞丹斯密李嘉圖和他們的繼承者演繹的結果而已。

遺產稅之直接的效果

遺產稅的效果可以分做直接與間接兩種。所謂直接的效果，包括因租稅的募集而對於人民的資本隨生的必然影響。至於人民因國家徵稅而起的心理上習慣上的變化，則可謂之間接的。

直接的效果最顯著者，莫如減少資產的數額，即資產中之若干成，將不歸諸子孫，而歸諸政府。但倘政府歲入有餘裕時，則多取諸遺產稅者，同時將可減征別種稅收。

其次，遺產稅對於資本供給的效果如何，更足資討論。托雪猗教授 (Prof. Taussig) 所下資本的定義如下：

「習俗對於名稱往往是紛亂的，「資本」兩字實含有幾種的意

義，和別的名詞一樣。但我們爲研究經濟起見，可將各個人主觀的見解於不問，而着重社會的觀點。簡言之，我們所謂資本，乃指出產的資本而言——即社會上生產器具之一部分。』

倘若上面的定義是對的，則凡徵收稅款時，凡是用金錢來納付的，並不直接影響於現存資本的總量。因爲資本是生產的機器而並不是金錢，從上面的定義當然得到這個結論。我們更可由托氏的定義裏，看出大多數的東西，無論其用爲生產資本抑爲消費貨物，就其性質言，似只配供一度之用，且既經供作某種用途，似不易更作別用。譬如鋼鐵，可以製爲開花彈，也可以製爲蒸汽鍋，但是把開花彈改造蒸汽鍋，把蒸汽鍋改造開花彈，可不是希有的事情嗎？僅僅在文學裏邊，我們偶或看見「銷兵」「鑄金」這一類的話而已。即使有這種情形，也並不受加稅的影響而然。大抵生產家的資本，無論在性質上，在分量上，決不因國家徵稅而有所變更的。

比如窗戶稅或自動車捐，假如稅率很高，誠然足以減少窗戶和車輛的數目，但這是租稅間接的效果，因爲個人想逃避這種負擔而然。凡是租稅之可以改變納稅人的意志或習慣的，都是間接的影響，將於後面討論。

當代租稅學者司登發氏(Sir Josiah Stamp)對於遺產稅的批評，可說是很聰明的。他說：『當某項產業納了某額的稅款之後，這產業的資本價值馬上就減低了——因爲與原來資本價值的差數是消失了。』

例如某甲繼承一工廠，此廠之市價值現款一萬元，其中須納付稅款一千元，那麼他所有的資產當然不是一萬元而是九千元了。但是我們要明白，當征稅時，生產資本——機器等——的價值並不減少，換句話說，這工廠依舊值一萬元，不過對於繼承人是只賸得九千元了。

但是從來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總主張遺產稅是直接剝削資本的，例如亞丹斯密的評論：

『凡是加於資產讓渡的租稅，都足以減少產業的資本額，換言之，即減少維持生產工作的費用。所以這種租稅是多少含有剝削性的，其結果不過增加了國君的收入，用以維持不生產的勞動而已。反之，這筆款項倘仍在人民的手裏，卻是眞正用以生產的。』

亞丹斯密這種論調由於他總是武斷地反對「國君歲收」之增加，無論什麼稅，要是肥君病民的，他都抱反感的。又白斯泰勃氏反對遺產稅的論調如下：

『繼承稅根本上含有一種嚴酷的經濟罪惡，因爲這種稅非加諸進款之上，而加於資本或財產的本身上，所以是妨礙進化的。』

白氏把租稅分做兩種：一種是收益稅，一種是資本稅。

『前者從每年生產的贏餘中征收，後者則阻礙社會上財產之積聚。』

但是他對於自己的論調也並不十分堅持，他又接着說：

『不過上面的情形，也不得不加以說明：大多數所謂產業稅或資本稅，不過徒有其名而已，實際上還不是由納稅者進款項下繳付的嗎？所以這些名詞，科學上和事實上的解釋很不相符，猶如直接稅和間接稅不能劃然區別一樣。』

白氏更把這問題的正反兩方面同時提出，例如：

『資本與歲入的分別，並不很嚴格，像李嘉圖所意料的。所以這兩種財產由租稅負擔中間可以互爲轉移的。但我們也不必撤消我們的意見：卽凡直接加於資本的稅額愈高，則幫助生產的資本愈短。』

由納稅的經過看來，卽可發見白氏區別收益稅和資本稅的差誤。例如某甲經營溝渠，終年勤勞所得的薪俸中，應納一百元的稅，這當然可認爲收入稅的例子。照白氏的說法，這種稅是無關於國家生產事業的。但亦未必盡然。

果然這種稅的結果，不會妨礙某甲的生產事業——溝渠——的。實際上不過某甲所有的一百元轉爲政府所有而已。但是這百元的稅款，某甲可以把他存儲起來，或借給別人，或購買消費品，或添購資本用具，或償還債項。倘使在政府手裏，於上面的幾種使用法中，也必居一於是。總之，這可以證明無論那一種租稅，對於生產資本的數量發生何種效果，是很不容易預測的。

白氏所謂資本稅，卽指某乙於其繼承的財產中納百元的遺產稅而言。但某乙或許本來儲蓄了百元的旅行費，因爲付了稅款而放棄其旅行的意思了。再則政府征收這筆稅款，也許用以開濬溝渠，由此看來，白氏所認爲資本稅，所認爲妨礙社會財產的積聚的，而事實上反增加了資本的供給了。因爲國家把該款開濬溝渠，代替了某乙海濱的浪費。卽使退一步說，假定政府並不用來開渠，而用以償還國債，該款也許因公債還本而轉到某丙的手裏。某丙縱使是個浪費者亦未可知，但依我們猜度，他多份把此款用於生利之途，或再借給別人作生產的資本，那麼比較在某乙的手裏把他浪費如何？可見這種稅不一定像白氏所意想，妨礙社會上財產之積聚的，而結果或適得其反。

托雪爾也是相信遺產稅本身含着剝削資本性質的，他說：

『這種稅除非保持極低的稅率，否則常有侵蝕資本的趨勢，因爲他是從產業的本身中抽取，而不是從收益中抽取的。因此遺產稅足以減少個人的「資本」，同時也引起社會資本的短削。』

托氏用審愼的態度，把「資本」兩字加以括弧，其涵義自然與生產的資本——具體的生產器具——有別，我們自無從批評。

遺產稅剝削資本的情形，講得最新奇最堅確的莫如麥龍氏（Hon. A. W. Mellom）他說：

『假定所有的遺產，不論其大小，都一律抽40％的稅，則經兩三傳之後，所有的私有財產，將完全歸於消滅。因爲政府抽了這種稅，不過供其繼續的消耗而已，結果則全國的財產未見爲政府所吸收，

卻是無端的將財產通統消費而一無賸留了。」

照麥氏這種說法，幾乎認遺產稅是一種妖術杖，可用來將私有財產一舉擴淸，不是很神妙嗎？他並且認爲這種稅對於土地的效果，和資本同樣的不幸：

「在極高的繼承稅率之下，所有的土地，（在英國）已消失其價值，極大的田產，現在可以用比墾殖所費還低廉的價值來購買了。換句話說，就是土地因爲繼承稅而變做無價值，並且不復有收益了。」

要發現一種理由差誤的所在，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找出他論理上的結論來，但是這裏麥氏自己已經照辦了，我們祇須看他的結論，就曉得他的差誤所在。

其次，應該討論的，卽無論何種稅，甚至名爲是收益稅，亦許直接影響資本的積聚，這一點近來漸得一般的承認了，尤其是英國的經濟學者。司登潑論遺產稅對於資本的效果說：

「政府的經費是不得不取給於租稅的。假定不從富翁的遺產上徵稅，而完全靠中產階級的所得稅，則他們向來慣於儲蓄的，或者因此中止，而被逐出於投資之場了。蓋我們固無從證明遺產稅之阻礙儲蓄，比較所得稅更甚也。」

李嘉圖似較其祖述者爲敏銳，據他的意見：租稅之歸著僅就表面上觀察是不能得其眞相的，眞正的歸著也許和名義上絕對不同的。他說：

「租稅之加諸資本者，未必是資本稅，加諸收益者，也未必是收益稅，例如我每年的收益爲一千鎊，須納一百鎊的稅，這果然是一種收益稅。但我對於稅餘的九百鎊是否够我消費乎？倘使我每年依舊要消費一千鎊，則抽稅的結果，不是侵蝕了資本嗎？」

的確，李嘉圖對於遺產稅並不表示好感，但也並不反對，因爲遺產稅足以減少現存的資本或與別種租稅不同，阻止未來資本的創造。

遺產稅對於資本分配之效果

遺產對於資本之分配，也有極大的影響。我們知道勞力，土地和資本是生產的要素，要素不具備，果然不能收效。但是關係更大的，卻是經營與管理的方法。資本必須教最善經營的人去支配，方能收得最大的生產效果。現社會雖然沒有一種積極的行爲，去分配資本，但不知不覺之間，資本會自動的流到企業家的手裏。因爲經過普通的競爭，無能力的資本家，都慢慢的淘汰，他們自願把產業賣掉，或被迫而不得不賣卻。這種產業遂被一班善於管理的人所購買了。因爲產業可以購買而取得，所以趨勢常移入生產最多之一途。

抑有進者產業之因遺傳而取得者其繼承之得主，未必是最適宜於經營此產業之人。所以有人主張將遺產稅率提得極高，俾資本轉入自由競爭之域，而促進生產的增加，這確是一種很好的提議。璧瓦教授 (Prof. Pigon) 述其情形如下：

「現在收益之獲得，並不依各個人的能力爲斷，而多數是仰仗遺產的。所謂遺產也並不靠自己甚至他們父母的能力而取得，不過靠一時的幸運因爲他們是獨子或獨女，或其他偶然的事實而已。」

遺產稅對於企業範圍的效果

或以爲遺產稅最壞的結果，就是縮小企業的範圍，把大規模的耕地，分成零星的小塊，而損害其經濟效能。但這也未必盡然，例如法國，因爲法律上規定嗣子間平均分配而引起土地的分裂，並不是實行遺產稅的結果。

除不動產外，公司企業之投資，依股份爲原則，分散所有權，不過增加股東的人數而已，對於企業之進行，初無何種關係的。所以說遺產稅足以分散生產的單位，簡直是無根之談。

遺產稅之間接的效果

遺產稅間接的效果係指因征稅而引起人民意志和習慣的改變。所以有這種效果，實因人類對於法律，在相當的範圍內常有一種反應作用之故。再此處所謂「間接」兩字，並不是「不重要」的意思，事實上遺產稅間接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會引起很複雜的問題來。

大家以爲遺產稅是減少生產的。因爲人死的時候，不能夠把全部的財產分配給子孫，而爲金錢勞動的熱度，也隨着降低了。不過這裏我們應該有三點要注意的：第一，人類工作的原動力，是不是僅僅爲金錢的酬報呢？第二，遺產稅（不過於死亡時一次征稅）減少生產者的酬報，是不是足以妨礙他們的努力呢？第三，假定這種稅是限制生產的，那麼他限制的程度，是不是與稅率成正比例呢？

雖然詹姆士（William James）說，世上的事情十九成於奮鬬的勇氣，馬洛（Helen Marot）也指出「創造的衝動」之重要，范勃倫（Veblen）更高唱「勞動是人類的本能，」但這些話都無關於上面問題的解答。何以呢？大抵爲金銀而勞動的人，多半是無產階級，他們沒有納付遺產稅的資格，而有納稅資格的，也不一定爲金錢而工作的。

有些人主張人類爲金錢而勞動的努力，並不受未來的事情（抽遺產稅）的影響。威斯脫（Max West）說：「人類把死亡看作一種極遠的事實，在心理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霍布生（Prof. Hobeen）也抱同樣的意見，他說：

「我們對於遺產稅不很措意，大抵屬於一種蠱惑，使人繼續不斷的去思想，去勤勞，好像他們將永遠生存似的。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掙錢和儲蓄）簡直拒絕去考慮死後的事情，再具體的說罷：我們不相信有能力的人，聽見政府將於其遺產中抽取半數或過於半數的稅，而減少他的儲蓄性，何況現在政府不過平均抽百分之十的稅呢！」

當歐戰時候，人民負擔很重，所得稅率繼長增高，但工商業並不受多大的影響。雖然人們常說加稅足以妨礙營業的創造和發展，但當歐戰時期，我們試拿生產和儲蓄的統計來看，也未見如人們的預料。

遺產稅對於儲蓄的效果

關於遺產稅的批評，許多人以爲對於生產雖沒有多大的影響，但假如稅率過高，則於儲蓄方面，必生不幸的效果。不過我們不應該把儲蓄的動機看得太簡單了。司登潑說：

『儲蓄一事，包含着許多不同的心理：有的想防備意外的危險，有的想改善未來的境況，有的只爲進款餘裕，出於自然，總之，動機是很複雜的。』

有些儲蓄的動機可說與遺產稅不生關係的。例如某人因爲要享受儲蓄的效益，而鼓勵他去實行，他對於死後財產之如何處置是並不介意的。勞動界的儲蓄大多數屬於這一類的。他們想到未來的日子，就不得不積儲些款項，以防意外的變故。試考這種人儲蓄的動機，爲「子孫幸福計」的成分是極少的。

更有一種人抱着巨富的雄心，並不爲他自己，也並不爲他後裔，只爲有了財產，可以擴張他的權勢而已。卡浮教授(Prof. Carver)說得好：

『居積資本現在成爲實行計畫的工具了。因爲要實現其計畫，非先居積資本不可，他決不因爲死後遺產不歸子孫，歸於國家，而稍減他居積的勇氣。』

卡納儉(Andrew Carnegie)以爲遺產稅對於有些企業家，或許可增加他們儲蓄的決心：

『我們對於遺產稅足以損傷企業的基礎，與減少儲蓄的熱度，大可不必擔慮。因爲有些企業家積了莫大的產業，供獻給社會，就中抽出鉅大的數目，報效國家，使人驚羨，而視爲莫大的榮譽。』

實際上富人之樂於居積，並不如世人所揣測，完全爲子孫作牛馬。抑有進者，富人以金錢遺給子孫，或許是一種不正當的慈惠，即在富人自己，也有這種感想。費暄(Irving Fisher)就是抱這種主張的：

『我相信美國一般自成自立的富翁對於自己財產遺傳給子孫，不見得很愉快，反而抱着「莫貽害子孫」的隱憂。』

此外青年人之儲蓄，當然更不受遺產稅的拘束了。大抵青年人除了奄奄垂斃者外，對於死之一字，很不措意，至於臨終時的遺產稅，更置之腦後了。他們從小養成了勤儉的習慣，到了老年，習慣更深，雖然有時想到自己的遺產必須征稅，但亦處之泰然了。他們的生活標準，永遠保持水平線，無論是消費方面或進益方面，決不因增高遺產稅率而有所變更。

普通人民的經濟活動，所受遺產稅的影響是很薄弱的。璧瓦曾說：

『人們預料未來的負擔和預料其他未來的事情同樣的明確。遺產稅及到自身，還在將來未定的日子，而且常有這種可能，因爲法律或產業的變更，或許可躲避一部分的稅額的。』因爲普通人有這種心理，辟特

威克教授(Prof. Sidzwick)預料其結果云：

『遺產稅的效果並不與所得稅的效果完全成等比的。實際上遺產稅的危險，不在限制企業和妨礙節儉，而在於規避的危險。』

康能教授(Prof. Cannan)也說：

『若以征稅的時間來說，繼承稅妨礙財產積聚的力量，要比年年征收的稅輕些。』

反之，遺產稅對於那種想以一定額的金錢傳給後嗣的人，或許可以鼓勵他們的積蓄。因爲國家既徵遺產稅，則此人不得不額外儲積若干，以應付稅款也。或以爲這種事實是不會有的，除非這個人肯替國家出力，和替自己家庭出力一樣的高興。然而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人們多納遺產稅，未必出於愛國的熱忱。這問題實在是這樣的：例如某人積了十萬塊錢想傳給兒子，而聽得將來政府要抽去十分之一的稅，則此時某人將怎樣措置呢？他會不會覺得政府抽稅太不公平，一怒而便把財產浪費呢？抑或他情願加增他的儲蓄，俾付了遺產稅之外，還淨餘十萬傳給兒子呢？無疑的，倘使他心裏對於兒子很關切，他一定撿第二條路走。

由上面種種看來，可知遺產稅無論在直接間接方面，未見有剝削資本，妨礙儲蓄的現象，換句話講，就是無害於社會生產事業的前途，而有裨於國家建設事業之拓展，一般懷疑遺產稅的效果者大可釋然了。



人造自來血

第一補品



人身賴以生存。造福邦國。厥惟血液。血液旺盛。精神飽滿。不惟一生無病。並可延年。

人造自來血。具絕大補血效力。服之者。有病治病。無病補身。允稱第一補品。試服一瓶。奇功立見。

功效

補血生精　寧神安眠

健脾開胃　助長發育

補腦益智　調經種子

培元補腎　卻病延年

大瓶每瓶二元

小瓶每瓶一元二角

總店四馬路　分店鐵大橋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東方(821)號

久咳成癆患咳必須速治

治咳以**橘紅半夏露**最爲靈驗

此露係本堂獨家創製功能止咳除痰喘治一切新久咳嗽氣嗌喉癢等症不論老幼及有痰無痰均有藥到病除百發百中之神效患咳者請嘗試之

定價大瓶一元小瓶六角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廣東杏濟堂謹啓**

東方(837)號

新語林

「死之船」良榮丸的慘史……洪康

伊薩陀拉登肯之死……哲生

日本富豪的所得調查……洪康

笑的分析……遂初

談談擴大了宇宙和人生的兩科學……畏甫

「死之船」良榮丸的慘史

洪康

世界悲慘的事情可眞不少。現在我要敍述的「死之船」良榮丸，當也可算得一件奇慘極痛的故實了；讀了我這篇記事如有不洒一掬同情之淚者，我敢說其無「人心」也。

良榮丸是一隻日本的漁船，自出航失踪以來，到了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已有五年的長時間。在這期間內，不特船員的家族日夜憂泣而已；更不幸尚有一種無稽之談，說什麼船員爲了絕糧，竟食同伴之肉以苟延其最後的生活；又說什麼船長不良，坐視船員之死而不救，弄得船長的在家的妻子幾乎無顏見人面。但自一個爲良榮丸船上細井音松氏的近親，而久住在美洲西雅圖的谷阪壽雄氏，把死之船良榮丸船長以下十一名的遺骨遺髮，死之日記，船長的遺書等攜帶回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了橫濱，把日記在日報上發表，并訪問船員的遺族以後，纔把這件寃屈事情弄個明白；而且更予人世間以一種無限深切的悲感。我們讀了死之日記和船長的遺書以及遺族的哀話，雖欲勉抑衷心之悲痛也不可得了。

現在先把死之日記的大意節錄於後，然後再把谷阪氏由美來日和到日以後的情況，順次錄述。——按該船船主是細井音松，出航時所乘船員爲船長三鬼登喜造，機關長細井傳次郎，此外爲桑田藤吉，寺田初造，直江常太郎，橫田良之助，伊澤捨次，松本源之助，辻內良治，三谷寅吉，詰光勇吉，上手由次郎共十二名。日記似由伊澤捨次，松本源之助兩人記的。

良榮丸日記摘要

良榮丸於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由三崎港出帆後，向銚子沖行，釣魚做賣買。十日出沖，十二日午前突然機器的曲柄壞了。船不自由，便流着走，趁着風勢的方向走，舵也做不得主。十五日見有紀州船，舉旗也不爲所見。船長對船衆說：「我是應該的，你們各位太可憐了！」

檢點食物，計有米四俵，一石六升，醬油三升，醋四合，蘿蔔四本，哥啞四本，芋五百匁，味噌一貫目，茶一斤，乾瓢一百目，梅格魚二百貫，鮫魚二十尾，烏賊三百尾，約够四個月喫。船長決議省食，每日僅煮粥喫。十六日見有東洋汽船會社的船，從南方來，升旗舉火，都不爲所見。船總是東西南北各方向趁着風亂流，他們每次遇見來船，總要大喫，所以食品的預定有點錯誤了。十七日船長因船亂流着，不知所措，乃禱於金比羅神宮求籤，結果決定向西行。十八日船似行於金華山沖，料想沒有會見汽船的希望，遂決心想到八丈島方面行去，但這樣小小的帆船，要從金華山沖到八丈島須有三四個月的時期。到了二十日，終因西風利害，商議要東行赴美洲去，但無結果。船仍是向西行。二十六日，決定向美洲行，不過船雖決定東行，總不自由地受風向的支配。

一月一日船上慶祝大正十六年元旦，（其實已是昭和的初元了）自此以後，一路向東或向東南流着，船上人有時釣得魚了，就大家

快活地喫。

三月五日始朝食無糧，九日細井傳次郎病死，十二日直江常太郎病死，十七日伊澤捨次郎死，二十七日寺田與橫田死，二十九日桑田藤吉死，三谷寅吉於這日夜間死。

四月六日辻內病死，十四日詰光勇吉病死，十九日上手病死，截至二十七日，良榮丸出帆已一百四十日，船上人只剩了船長和記日記者松本源之助二人了。

五月六日，船長大病，松本也大病，日記終於五月十一日。

* * * *

日記中有幾段感想，是十分動人的。茫茫大海中，於人世隔絕而未離脫之際，不可重得的對於親愛者之系戀，不可拒絕的對於死的觸近，此時流迸而出的悲幽的情緒，只有身當此種絕境的人，能體會得來。例如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記記着：『想着船夫的年輕的妻女們，以夫在只隔一塊板下面就是地獄的地方做工而留在家裏，每次接着來信時，便要歡喜得跳起來。每日感激着朝晚禱告，但爲什麼這次沒有消息來呢？要是眞的良榮丸遭了難，小孩子變爲成人時，當能復仇嗎？這樣一想，就不高興乘船了。』十九日記着：『在無責任的人，不論怎樣做都無不可。但在有妻子兒女的人，眞是難堪已極！又即使在故鄉，一定也是了不得的。無論什麼事都有命運，那就算了！親的罰落在子的身上，像古人所傳，這十二個人，誠是因緣惡劣的！但萬一得赦，這回纔是跳出難關！』二十八日記着：『萬一能遇見救船呢？嘴裏不說，心裏總是想着。若向金比羅神許願，今後不做壞事啦，也不說壞話啦，仍然是不靈的話，那麼就不如「崩」一聲跳入海裏！但是咳咳！不行不行不可這樣想，這是爲警戒世人神做的事情啊！算了吧！算了吧！』

領結的糾紛



美國所以要干涉中美的原因恰因圖中的地位關係。

* * * *

大概良榮丸的船員死盡以後，直到十月三十一日纔在美國華盛頓州，皮塞脫桑特灣口，被一隻美國船麥格雷脫，大賴號發見，把它拖到西雅圖附近的。於是由上述之谷阪壽雄氏照料一切，帶着遺骨遺髮，死之日記，船長的遺書等「歸朝」。遺骨是放在一隻大約六寸闊一尺長的箱子內，因爲把十二個人的統統放在一起，所以竟辨別不出那堆遺骨是那個人的。遺髮則用小小的封套與格紙分別包好，各記着年月日與姓名。死之日記是用鉛筆寫在小本的洋紙雜記簿上的。此外在船上還發見有船員松

板的「決死的遺書」，船長的妻女寄給船長的信，船員家族寄給船員的明片，以及密密封着的船長在船上寫給妻女的遺書。

據谷阪氏由美乘大阪商船於十一月二十七晨在橫濱登岸後對新聞記者的談話：自發見死之船良榮丸後，當由日本駐西雅圖川村領事，北美日本人會長，西雅圖日本人會，和歌山縣人會等，於十一月五日在西雅圖舉行十二人追悼會；當由到會者在場捐助五百餘元美金，供救濟遺族之用。以後在美各地的日本人會，算至他啟程回國的那天爲止，又捐助了一千多元美金。又據他說：美國的排日新聞紙星曾載着不確的想像說（按即是喫人肉的話，）作中傷的宣傳，殊爲遺恨；但看了航海日記等，事情已經明顯，白人的誤解當可消釋。又有電影業者想出二萬元美金買取良榮丸以便攝製影片；但日本人會以電影業者藉此作賺錢的宣傳工具，已婉辭拒絕云。

谷阪氏帶了遺骨遺書，於十一月三十日午後二時二十分到了和歌山縣串本町。雖是悲痛異常而尚以獲得親切的遺物爲幸的遺族親戚們，早已到了碼頭出迎；其時冬的雨蕭蕭地降着，悲咽的慘音也可憐地聽着了。谷阪氏連到同街的本家脫靴的工夫都沒有，即與三鬼船長的妻女及其他遺族二十餘人一同坐着已經預備好的汽油船到良榮丸船籍所在的西牟婁郡和深村去，於午後五時半昏暗中傍着海岸；在此有良榮丸的船主又爲船員細井傳次郎之父的細井晉松及其他遺族三十餘人相迎，即於當夜往做法事的上品寺去。在薄暗的淒絕的燭光之下，擁緊着遺族五六十



歐洲人新畫的美國肖像

人與村民男女等一百五十八人，只有重重的沈默壓在衆人心上，而穿着木綿素服的三鬼船長的妻女和其他遺族，則不斷地湧着新的淚——這樣，谷阪氏取出三鬼船長的絕筆來，遞過去；當時遞者的手與接者的手，真戰慄得說不出的利害；於是船長的妻用手把包封開了，又用嗚咽的聲讀了出來。那絕筆是用平假名寫在三張的西洋厚紙上的，那絕筆充滿着真實與人間之愛，一言一句，莫不叫遺族們揚聲大哭；即在座的旁人也沒有不爲之落淚的。絕筆凡三通，錄如下：

給長女和江　和江，我不能回來見你的畢業了，好不悲傷，從今以後，你要聰明，要勤力做事，使母親歡喜，要聽母親的話，至囑至囑！父字。

給長男喜久雄　喜久雄，你要聽父親的話：你就是長大了，不要做漁夫啊！你要聰明伶俐，至囑至囑。母親的話，要好好聽！

給妻常　我命舛。爲了我，使你受艱苦，真正對不起。從今以後，你還得要辛苦。你要管

着兩個孩子使不致見笑於人至囑至囑。對伊作（註是妻的父親）翁及我父，請好好奉侍。我本想再活着十二年。但現在要託你看管兩個孩兒了。喜久雄就是大了的時候，千萬不要叫他再做漁夫，至囑至囑。可請尾鷲那個人（註是他的兄弟）只要照管把孩兒們送到學校裏去就好。喜久雄要是大了，可做生意，這件事要拜託寅吉（註是他的妹夫）了。即使儘管寫下去，還是一樣的事情，我所喜歡喫者是素麵和餅，只是……

這樣，至下午八時起，即由臨濟宗大學的古仲鳳州師領導着做法事了。

・　・　・　・

現在再引一個關於船員遺族的哀話的例子。從谷阪氏歸國之後，在五年來養着兩個孩子，探詢行踪不明的丈夫而期待着的妻，好容易因爲約略地可以知道夫的行踪而方感着喜悅的當兒，卻馬上發見這所謂可以知道的消息只是一個死耗，從而愈不勝其悲嘆之情的一個遺族便是船員伊澤捨次（三十七歲）．之妻，兵庫縣飾磨郡白濱村大字中島井澤松

羅加拿的女神哭了



危險的羅沙里尼老虎對於亞爾巴尼亞馴羊現在是躍躍欲試了。（意大利與亞爾巴尼亞防禦同盟成立。）

（二十七歲）這位可憐的婦人。她的丈夫在五年前原是做米生意的，因爲財運不好，負債累累，遂向她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不成功決不歸來，孩子們要拜託你了；』便失踪了。井澤松不得已帶着兩個孩兒回到故鄉靠替人梳頭以過活的母親家裏來，一面每日禱祝夫的成功，一面養育兩個小孩。當良榮丸遭難消息傳到世間以前的不多時候，松聽到捨次曾帶給他的知友一個訊息，說是『這回已做船夫了，要多少有點把握纔能歸來』於是她就一日三秋似的等着這個日子的到來；但後來說捨次和別個船員一同死了——這一個消息，已在新聞上傳布出來。當大阪每日新聞訪員訪松女時，她說：

說什麼話好呢？話也沒有了。丈夫怕是很苦的吧？一經想到，我的胸就要炸裂開來。相別五年，五歲的女兒已經十歲了。長兒當時還在喫奶，如今也是七歲了。現在丈夫已死，是不能回來的了。孩兒們可憐得很。一看見孩兒們的面，無論怎樣是不能忍着不哭的。

她說到這裏，新的淚又落下來了。

* * * *

最後且把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訪三鬼船長遺族的情形說一下。當大阪朝日新聞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把寫成死之船良榮丸之悲慘的臨終的日記全文發表以後，該社記者卽於二十六日午後二時帶着該號新聞往和歌山縣西牟婁郡串本町訪船長三鬼登喜造的遺族。當他到時，正值可憐的少女以送遞新聞紙奉侍母親的長女和江（十三歲，串本小學校高等科一年生）送完那期登載着父親悲慘的臨終記事的新聞而回家的時候；船長的遺族當時就聚集在一起，聽該記者朗讀載着日記的新聞；嗚咽的哭聲便充滿一堂。既而船長的妻常（四十一歲）帶着淚聲說：

『在今以前的新聞記事以及一般的傳說，都是說船長坐視船員之死，厚顏地直活到最後，而且還喫船員的人肉；又說航行到八丈島是錯誤的原因；當每次聽到這種不快活的非難時，我的心眞痛得有如刀割；因之常想爲甚我的夫不早死呢，爲甚沒有可知眞相的方法呢？但到現在，判明一切眞相的日記已經載在新聞紙上，像這樣可以喜歡的事情是沒有的了。由此看來，丈夫所處置的事情無論如何是沒有錯的也好證明了。從此一切成爲明白，我也就有面孔去見世人了。眞是不勝感激之至。』

她這樣說着，以後還好幾次返復着感謝的話。又可視爲日記執筆者之一的松本源之助、



美國對於中美的政策

之老父甚五郎氏（七十歲）亦來聚會，當下他就在旁發言：

『船長到最後生活着的事情，是責任上所當然的，決無可以非難之點。我兒離開串本那一天，已亡故的女兒的牌位，不知爲什麼忽然從佛壇上落到地上來；而且落着的地位正對着我兒的面；這眞是件奇異的事；當下我兒也說今日不高興去上船；但因船的准備已經完了，不得已纔去出航；以後每到一港，總寫信來，說請放心啊的話；但雖然如此，還不放心，遂寫了一封說妹害病的假信，叫我兒回來；但信到差了一日，在尚未遞到本人之手以前，我兒又已出航了；眞有這樣的一種事情。』

言下，不勝悲痛之至。

* * * *

附帶着還可報告兩個消息：一是死之船良榮丸到美國時，當初有一部分美國人，竟有一

種非人道的謠言，說日本船員因爲沒有食糧，遂食人肉以維持最後的生活。當有一位神戶須磨地方的富豪森本清氏（前神戶市議會副議長）聽到了這些話，非常憤慨；今因新聞紙上載着良榮丸船員所遺的日記全文，已經證明全部船員是那麼樣的勇敢奮鬬，過着很正當的人類的生活；故爲訴諸歐美各國的輿論起見，決將遺書全部譯爲英文，以私費在倫敦出版；聞具體方法正在考慮中，大概託由倫敦某公司印行云。二是關於良榮丸在西雅圖港內的情形。據十二月七日晨由美洲到橫濱港的西雅圖領事川村博士講：『日本外交部原有命令給他，不要把良榮丸再運回日本，務必在西雅圖處分之。現在到西雅圖港內參觀該船者，平均每日總有三四百人，呈極擁擠的形勢；因爲志在獲利的電影業者，每日要來領事館求買；惟以國家體面所關，一律予以拒絕。不過另有一位有趣的請求者，他是在西雅圖開咖啡店有名的主人，他說：「務必把良榮丸賣給我，買得以後，馬上把它燒了，斷不作貽羞日本之事；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祇因良榮丸是給世人以大刺激的船，所以只要我一買，就可作爲咖啡店之廣告了。」照他那樣的話，我想也是好的；但現在除此以外，還沒有別的良策。』又聞西雅圖的美國商業會議所等爲救濟該船遺族，已募集樂捐約一千元美金，近當由領事館送至日本云。

一九二七，一二，七日夜於京都。

伊薩陀拉登肯之死

哲生

伊薩陀拉登肯（Isadora Duncan）是一個革命的舞者。她的生命，從美國遠投到俄國去，她的藝術的革命，也跟着這個轉變而得到成功。她一生期向於希臘的藝術觀，而遭逢的却是二十世紀北歐的俄國，這樣的一個結合，遂成就了她革命的舞藝，成就了她革命的生活。可惜她現在已成了汽車輪下的新鬼了。

在不能搜得關於登肯生平的整篇的材料以前，我們且零碎的述點登肯的事迹和她對於藝術的見解。

一八九九年三月的某日，紐約第五大道的温特所旅館大火。旅館中有從舊金山來的姊妹二人，設跳舞班教授兒童。火起時，這兩個姊妹，率羣兒走避。不料其中有幾個兒童，忽然迷失不見。這兩個姊妹，竟肯擺脫了警察的阻止，憑着感情的奮張，返身於火燄之中，救出這幾個在烟火中迷失垂危的兒童。

這一對英勇仗義的姊妹，其中有一個，便是伊薩陀拉登肯。只這一件事，便足以感動人們高貴的情操。只這一件事，纔足以副她勇敢的藝術革命者人格的偉大。

自一八九九年以來，伊薩陀拉登肯以她的勇敢，幾度斥拒習俗。她雖受人家的批評，却終受人們的同情與贊許。温特所旅館大火的事件，雖已被人們忘却，但她的勇敢的人格所成就的藝術，却是永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她現在已終止了生活的程途了。她直接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的，是她的藝術，間接留給人

們的，有她的特殊的稟性，這便是一般傳記家所特須着筆的處所，也是本文所要瑣瑣陳述的。

她曾經同了她的兄弟萊夢得，在一羣從土耳其逃出的希臘人中服務。她曾經教導過百數個兒童，這些兒童，包含有各國籍，各階級。

她所繼續主張的目的，是要在這些兒童的心中，養成好美的慾求。有人問她那班只知有美不知其他的兒童，她希望他們在醜惡的外在世界中做些什麼，她答說：『我們不會到外在的世界中去，我們要到希臘去；我們要在海邊的橄欖樹下生活着，我們一直在那邊住着，要直等到橄欖樹葉埋覆了我們，海水捲送了我們。』

她的兄弟萊夢得也醉心於古典生活。他曾在巴黎住過九年，穿着希臘人的服裝，聚集着許多人，討論哲學和美學的問題。伊薩陀拉的姊妹伊麗沙白曾幫着她教授跳舞，曾在柏林開了一所跳舞學校。她另外又有一個兄弟，名叫奧古斯丁，也是一個著名的演劇家，和導演家。

伊薩陀拉空前絕後的解釋了幾個大譜曲家的音樂，她和着蔡可夫斯基（Tchaikowsky）華格納（Wagner），倍熙（Bach）葛路克（Gluck）與畢多文（Beethoven）諸人的樂曲而跳舞。她於開始在公衆前跳舞以前，曾化了五年的工夫研究畢多文的第七個交響樂。

脫洛斯基



伊薩陀拉活着的時候，她是悲劇的，浪漫的。她的死去的事件也是悲劇的，浪漫的。一個美國某報的巴黎通信記者，對於伊薩陀拉之死有下邊這樣一段報告。對於這樣的一個悲劇事件的記錄，讀者不能不感到甚深的印象呵！

『伊薩陀拉登肯已在尼賽（Mice）遭逢不幸而身死了——她的西班牙大氅，糾住了汽車的前輪，因而她的身子被捲在開動的汽車輪之下，她竟以此遭了死滅的不幸了。

『墮車以後，她頭部觸着轉輪，近頸處受傷最重。等到車夫把汽車停住的時候，她的身子已被拽了二十五英尺的距離了。

『這場慘劇，出在尼賽城的安葛萊斯游散場（Promenade des Anglais）其時伊薩陀拉正因新近要買一架汽車，特地出來一試新車的。在她車緣站着察看的，有幫助她同寫她的生平記憶錄的一個女作家，名叫比爾煦（Mary Desti Perch）。當伊薩陀拉的西班牙大氅糾住車輪的時候，瞬息之間，她一經覺着，高聲呼喊，但已來不及警告車夫，和伊薩陀拉了。

『當伊薩陀拉遇難這一天的早晨，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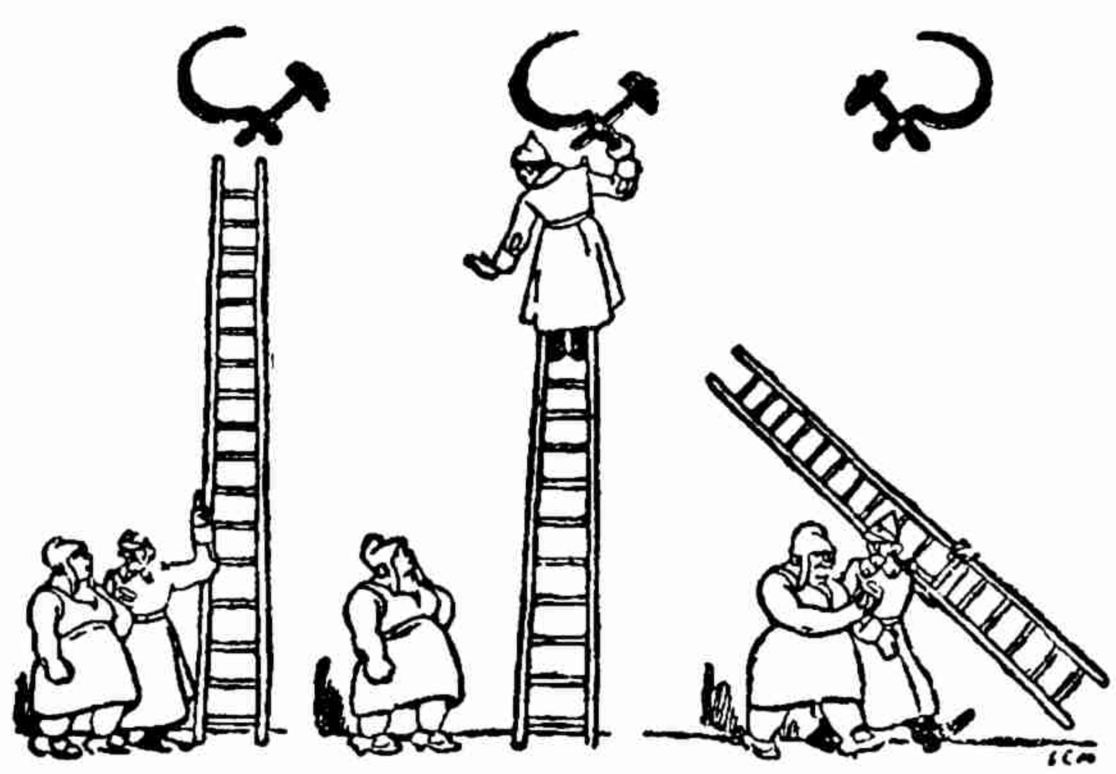
有五〇〇〇〇金元的收入，於是就想試買一架汽車。這天晚上她就出來試新車了。她的服飾和平常一樣，身上穿着一件寬大的希臘式的長衣，足下穿了一雙希臘式的草屨，外邊再披上一件西班牙的大氅。

「她坐在車夫肩次的一個座位，坐上去的時候，她的西班牙的大氅的邊緣，就落在車的外邊。車纔開動，大氅的邊緣便糾住了車的前輪了。

「她到尼賽城不過只有三星期的時間。住在奧康拿旅館，在那裏寫她的生平記憶錄。當遭難的前一天，有人說她要嫁張婁氏(Robert Winthrop Chanler)她對這個消息只是笑着聲言張婁氏的提議全是開玩笑；她是不預備再結婚的了。她說：「我現在只想到我的過去，我不想到我的未來。」」

伊薩陀拉的一生，有悲劇，也有勝利。她從一錢不名的困窮，掙到富有的境遇。她從歡喜的戀愛生活，轉到痛苦的失望生活。她一生藝術成就，震動了世界。她認人類的身體能表出姿態和運動，能顯出可視的音樂，因此她是一個人類身體的崇拜者，因此她只穿至少的衣服。

半斤八兩



俄國對法國說：「你不歡喜這個玩意兒嗎？……讓我們來換一個……現在換了的在那裏！」（意大利報對於俄國召回駐法大使的諷刺。）

一九一一年，她在紐約的卡南奇講演廳跳舞，驚動了全城。當時的記載是這樣說的：

「臺前首幾列的觀衆，當他們看見這位赤足的跳舞者從臺幕後跳出來，身上只穿着最輕薄，最透明的絲織物時，他們驚異極了。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到，在這些輕質的衣服下，自然是沒有被裝飾着的。」

就現在跳舞臺上的衣服看來，十六年前伊薩陀拉嘗試的勇敢，也並不爲奇。這好像七八十年前歐洲的婦女，拋棄了她的大圍裙一樣。但要知一九一一年歐美婦女們正是長裾曳地的時候，伊薩陀拉的提醒之功，是不小的。

對於當時人們的驚異，伊薩陀拉並不爲意，她只覺得聽衆太愚蠢了。他們不能從她的跳舞中看出裝飾者在希臘瓶器中，雕刻家在大理石上所永久保存着的美。但當時聽衆以爲她是很奇怪的！

在美國時，伊薩陀拉得到各方面惡意的批評，她氣極了，她宣言她的脚上一朝脫却了美國的塵土，她決計不再回美國。她對法國，也曾有這樣的宣言。但後來她仍舊重踏了美國的海岸，重到了法國，而且她一生最後的一幕，還是落在法國的。

法國最是她倒霉的處所。她早就有一個大悲劇，在法國發生過。時期是在一九一三年的

四月，地點在巴黎。她有兩個小孩和一個保姆，竟在賽因河上淹死了。這兩個小孩，大的是一個六歲的女孩，名黛爾特萊(Deirdre)，小的是一個三歲的男孩，名派曲列克(Patrick)。保姆爲辛女士(Miss Sim)，這三個人，葬在巴黎的某公墓。

自從經過這一場慘痛的事件以後，她宣言此心傷痛，不能跳舞，她決計不回到跳舞的臺上去了。但境遇逼她不能不做馮婦。她困苦的時候，竟至一錢莫名，自已不知道少量的食糧，將從何處而來。

在藝術上，在自己的生活上，她絕對不顧到習俗。她以自己爲律令——一條使她獲得偉大的藝術的律令，這律令，包含有高尚的愛情，和神聖的熱情。

談到她戀愛的生活，我們就先要談到她的一位俄國詩人的丈夫。這俄國詩人，名叫葉生寧(Serge Yessenine)，伊薩陀拉曾同了他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到美國來過。這時她的服飾，是頭上戴着白色的氈帽，髮是剪掉了的，長長的披在肩上。身上穿着藍色的短裙和長褂，領袖緣以白皮，足上穿着長統的紅皮鞋，鑲以綠線，領際露出橙色的襯衫，這樣的顏色配合，也很有她的個性的。

五年以內



樸蔭開雷「快走快走！我一定還要找一個地方沒有豎紀念碑的；否則我到什麼地方去演說呢？」

她和葉生寧的結婚生活，並不能使她滿意，終於按着蘇維埃離婚法，兩人於一九二四年的二月離婚了。自離婚以後，葉生寧曾一度以刀斫腕，謀自盡，終於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自經於李宣格勒。

離婚不久，據說伊薩陀拉又愛上了一個舞伴，名叫賽羅夫的。(Seroff)兩人曾到利維拉(Riviera)去組織一個跳舞團。不過就在這個跳舞團中，塞羅夫的愛情，移向一個團員的身上去了。這很使伊薩陀拉傷心。有一晚，竟試行投地中海，却被一個英國人救起。日子久了，她對葉生寧和塞羅夫的事件也淡忘了，去夏又喧傳伊薩陀拉將與一個法國的貴族名叫却爾脫萊斯的(Duc de Chartrer)結婚，但沒有成事實。

伊薩陀拉一生荊棘載途的命運，早在她幼女的時代開始了。當一八九九年的時候，她住在芝加哥，忽然受到名導演台萊氏(Daly)的賞識，邀她參預夏夜之夢一劇。她因此到紐約去，同了她的母親和兩個兄弟住在紐約的西第一八九街。全家經濟非常困難，她每日從家中到台萊的劇場去，總是步行的。到了進午餐的時候，她又沒錢買食物，只好縮在舞台的小室中，忍餓等午餐的時間過去。

當時她的舞台上的成功，是不甚顯著的。但她已決意要使自己成一個合於古典主義的

跳舞者。她於是盡力積蓄，又從朋友的幫助得到了百五十金元，她便同了她的全家到歐洲去了。

這些便是這位名跳舞家開始的生活。自從到了歐洲以後，她努力研究，終得挾了她的成功，回到美國。一九〇八年，她便在紐約跳舞，引動了人們的注意。

她在俄國的皇家倍來脫(Imperial Ballet)的一番實習，對於她的成功，有較重的意義。舊俄皇家倍來脫中的一員，可斯羅夫曾述她這段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我在莫斯科的皇家倍來脫。其時伊薩陀拉登肯姑娘正從美國來俄。她的野心要想加入皇家倍來脫。但我國政府例不許外國人加入這個國家劇場，即俄國的本國人也須經過數年的練習。

『但登肯姑娘並不灰心，每次演奏，她總到場。她繼續研究古典的跳舞。那時的倍來脫有佈景，有種種設備，舞者須穿特製的裙，腿上又有東西綁着，跳舞趨於形式。



伊薩陀拉登肯之影

在當時俄國的古典舞牠的瑣節，是從法蘭西及意大利輸入的。

『當登肯姑娘的跳舞出現於莫斯科及彼得格勒時，眞起了俄國跳舞的革命。她把古典的跳舞簡單化了，她棄除了一切的佈景和服飾。她不用音樂隊。她跳舞時，只有批亞娜的聲音和着。

『她的跳舞，完全是新的。她的根本原則，只是簡單二字。步法簡單，是不消說，服飾也簡單。——只披一件寬大的絲織品的大氅，除去了綁腿，甚至除去了鞋襪。自她現身於俄國跳舞以來，皇家倍來脫的舞者，有四分之一，傾向於她的思想。現在俄國人竟共認她的藝術是眞藝術了。

講到伊薩陀拉對於藝術的理論，她在劇場藝術月報上曾有一篇文字發表，現在把她節譯如下：

『當我纔是十五歲的小姑娘的時候，我

就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教師，對於我切求爲跳舞家的願望，可與以任何的幫助，因爲那時的跳舞學派，只有倍來脫。處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只好轉向自然界去研究，這原是其他藝術家早經行過的途徑，只有跳舞家不曾試探過。你看自然界中植物的動作，是何等的美麗！世上更有何物能超過他們。我開始存這個想像，是受了錫萊氏善感的植物一詩 The Sensitive plant 的興感。我於是研究花開時植物的動作，蜂飛時，鴿翔時的動作，以爲我跳舞的參考。這些似乎是自然本身的表出，是充滿了一切生命之愛之跳舞的表出。在書本上，我又讀到象在月光下跳舞，和牠的身體的舉動。獅虎頭部急驟的轉動，又使我聯想到女酒神舞者的頭動。這些都是自然界中最高貴的愛之動作，而卻斯頓舞者的扭腰動作，乃是最不高貴的了。在表演關係於愛的跳舞中，我們須表演高貴的動作，卻不可表演那些毀壞神聖的裸露人體之印象的動作。有人問我對於藝術的道德之意見，我總答說，我看自己是極端道德的，因爲我只拿我認爲最美的動作來表演。

「有一回一個女子問我爲什麼我赤着足跳舞，我答說：因爲我深信人類赤足之美。但這個女子，不以我意爲然。於是我又繼續答道，你必須信仰這個教條，因爲人類之足之動作，和牠的智慧，正是人類演進中許多大勝利中的一件。但她又說不信人類的演進，這我只好請她自己去讀查理達爾文和歐納斯脫赫克爾兩人的著作去了。

「希臘人在圖書，雕刻，建築，文學，跳舞，悲劇上，都是從自然界的動作中，演化出他們的動作來的。這一個結論，我們可在希臘諸神人的表象中看出。希臘的諸神，原是諸自然勢力的代表者。由希臘藝術家的想像所給與於諸神的姿態，是表示諸自然勢力之演進與集中的。波的動作，風的動作，土的動作，同在一個調和之中。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希臘的藝術並非是限於一國一族，一特性的，牠永遠是一切時代，一切人類的藝術。我持這樣的理論，我自然趨向於希臘的觀點。人們對於美之第一個概念，是從人類身體之形式與均衡上得來的。新派的跳舞所表現的動作，一定是與人類身體之最高形式相調和的。

「我們人類當童年的時候，在動作中常有一種宗教之感。因人在童年，此心澄澈，還沒有受到信條成見的蒙蔽。兒童們每整個的浸身於不可知的神祕之崇拜。幼兒每能從身體的動作中，了知許多事物，這些事物，是不能用成人的語言文字來做媒介的。自然界與自然諸勢力之內在外在的意義，可由跳舞來使兒童得到此中祕奧。第一個曉得這個原理的，是盧騷。他在安彌兒一書中說：兒童在十二歲以前，不教他學讀，學寫，兒童須從音樂跳舞

中得到智識。

「本此理由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來教兒童了知一首詩的意義。一首我所認爲兒童能够了解的簡單的詩，教兒童讀熟了，於是就詩中所含的意義，向兒童發問此時的反應只是些文字而這些文字兒童是不能了知他們的眞意義的。我於是換一個方法，同是這一首詩，將詩中的意義，教兒童用姿態跳舞出來，則從兒童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他已能了解，他已從動作中學得從文字中所不能了解的意義了。

『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人類一切的表出中，以文字的表出爲最重要。自持矜貴的聽衆，如見有人用下流穢褻的文字，他們立刻會離開舞場的，但他們在有種舞劇中，有人表演穢褻的動作，這動作如用文字表達出來，是很不堪的，他們卻會坐着不走。一個自以爲有禮貌的青年女子，不會向男子講到比較下流的詞句，但在卻爾斯頓舞，及勃拉克博東舞中，她卻會同男子跳舞於這樣的比較的下流的詞句。

『跳舞有三種，第一種以跳舞爲一種體育的練習裝飾取阿剌伯風。第二種，集中心力使身體合於某種動作的節奏，以表出一個記憶的感情或經驗。第三種，使身體成爲一種光體的流動，以接受精神的興感。只有第三種，知道身體可以精神的力，轉變爲生命的表出。人身的肉變成光體的浮動。人類的靈魂比世上任何事物有勢力，當靈魂整個佔領了身體時，靈魂便把身體轉變爲光明流動的雲，從牠這裏，宇宙的神聖性質纔得顯示。』

本此更知登肯是美學理論的革命者。

日本富豪的所得調查

洪康

日本的第一大財主是誰？凡在日本人，一定會回答是「三井，三菱」但三井究有多少，三菱究有多少，次於他們的還有那些人這在未作成「富豪等第表」以前，雖是在日本財政部內辦事的人也是不容易知道的。因爲「財產」這樣東西，跟着金融界的消長與其內容而有急遽的變動，即使當局者每年拼命調查，而因評價方法的困難，還是難以得到正確的數字。現在且根據日本稅務署方面，調查所得的各人所得額或者可視爲比較正確的標準。

據這個標準來看，（昭和二年不算）那麼岩崎久彌男的每年所得額有四百三十一萬圓，當占第一位；其次便是三井八郎右衛門男的三百三十九萬圓。然而這兩家完全是互相競爭的，在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三井勝過岩崎；可是在大正十四年，卻是岩崎勝過三井；要之，在日本可算他們是兩大台柱子了。從這兩大台柱子起，把幾個大富豪看一下：（單位千圓）

所得金額	所得稅額	職業	姓名
四、三〇九	一、二四一	三菱合資社長	男爵 岩崎久彌
三、三九二	九二九	三井合名社長	男爵 三井八郎右衛門
一、八〇五	四四七	三井合名董事	三井源右衛門
一、七八三	四四一	三井鑛山社長	三井源之助
一、七二九	四二七	三井銀行三井物產三井信託董事	男爵 三井高精
一、六七九	四一三	三井合名董事	三井高修
一、六三九	四〇二	同上	三井壽太郎
一、四五五	三五二	三菱合資董事	岩崎小彌太
一、〇三五	二三九	大倉商事董事	男爵 大倉喜七郎

由上表可見岩崎久彌男雖爲日本第一富豪，但就岩崎一門計之，久彌男與小彌太男兩家合計不過五百七十六萬圓；而三井一門，在八郎右衛門內、源右衛門男、元之助、高精男、高修、壽太郎之外，再加上守之助、弁藏、高達、高光、高昶各家總計之，則此十一人所得額合計達一千二百七十三萬圓，即三井一門的所得，要比岩崎一門多二倍以下。再根據最近日本財政部調查的所得額，舉例觀之：

（甲）貴族方面

最多者爲細川護立侯，有五十七萬八千圓；其次爲松平賴壽伯，有五十二萬五千圓；而第十六代將軍德川家達公不過三十一萬圓；最少者爲大河內正敏子，有五萬一千圓。

（乙）銀行業者方面

最多者爲東京山口頭目山口誠太郎氏，有七十七萬圓；其次爲森村頭目森村開作男，有三十九萬九千圓；最近爲提供全部私財於休銀（休業銀行）十五銀行而請辭公爵的松方岩公，有十六萬四千圓；於此有一件頗有與味的事，就是日本實業家大倉喜八郎的所得額不過四十三萬圓，竟比他兒子喜七郎（他有一百零三萬五千圓已見上述）少得多。

（丙）社長（公司總經理）董事方面

各公司總經理之最多者爲服部金太郎氏，有九十三萬五千圓；其次爲大川合名之大川平三郎氏有八十八萬四千圓；三井物產之三井守之助氏有六十九萬一千圓；其他如鈴木商店之鈴木三郎助氏有四十六萬六千圓，旭玻璃之岩崎俊彌氏有四十五萬圓；東京電燈之若尾璋八氏有三十五萬一千圓，大日本製糖之藤山雷太氏有三十三萬九千圓；日本郵船之白仁武氏有九萬四千圓。

董事方面：三井之有賀長文氏有二十七萬六千圓；三菱之串田萬藏氏有二十二萬二千圓；岩崎家事務長桐島像一氏有十三萬圓。

（丁）官僚方面

前藏首（財政部長）市來乙彥氏有二十五萬三千圓，農相（農林部長）山本悌二郎氏有十五萬六千圓，前鐵相（鐵道部長）工

學博士仙石貢氏有九萬三千圓，次相（司法部長）原嘉道氏有六萬七千圓，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氏有五萬三千圓，法制局長官前田米藏氏有五萬圓。

（戊）學者方面

醫學博士佐藤達次郎氏有十六萬八千圓，法學博士岸清一氏有十五萬九千圓，帝大教授穗積重遠男與法學博士岩田宙造氏有十萬二千圓，醫學博士南大曹氏有七萬四千圓，醫學博士北里柴三郎男有六萬三千圓。

（己）出版業者方面

日本大雄辯會講談社（該社出有九種雜誌，內中有一種叫做王 (King) 的，據該社的廣告說能銷一百多萬部，但實際確有二十餘萬部，也就不算少了。）社長野間清治氏有三十九萬八千圓（比安田財閥之親玉善次郎氏還多；）實業之日本社社長增田義一氏有十九萬三千圓，新潮社社長佐藤義亮氏有九萬八千圓。

（庚）其他

日本有名的實業家澀澤榮一子有三十五萬六千圓；滿蒙鐵道會社社長（也是官僚）山本條太郎氏有十九萬四千圓；而成田山新勝寺的住持荒木胎定氏，亦有六萬三千圓之多。

笑的分析

遂初

在偌大的世界裏，恐怕找不出有比笑再普通的行為罷。在社交的晚上，我們準可以聽到從人家屋子裏發出來的許多謔浪的笑聲。許多人擁集在一間候車室裏，頓時使那間狹小的冰冷的房間充滿着熱烈的笑聲，牠們常有繼續到數分鐘的。在俱樂部的各種戰室裏，更不消說可以聽到一種表示勝利或自詡戰術巧妙的笑聲。

快樂的時間是這樣，必須在這裏面隨時都能發生笑的行為。到戲園裏或別處尋娛樂，一定要那齣戲看了能使我們心花怒放，多開笑口然後方不虛此一行。有人說，笑聲的多少即足以測知一齣戲的好壞，亦正是這個意思。有時興高采烈，手舞足蹈，致使脅骨或肋骨疼痛，但這亦是我們所甘受的。

兒童的遊戲差不多是無時無刻不在笑的聲浪振動的空氣中舉行的。笑和遊戲的密接是不會間斷的。他們看見一件畸形的東西會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在滑冰時忽然跌倒，他們也會展開笑顏的。他們的笑倒確是一種純潔的笑，因為牠們裏面并不含有什麼意義或目的。

笑大都是表示愉快的，而愉快的情感也從笑的形式中表現出來。當我們的心頭感覺快樂，發出一種格格的笑時，我們的四肢便會伸展開，不知不覺地活動起來。心的跳動漸漸加速，呼吸的動作也變得愈加急促。同時消化所必要的腺分泌也驟然增多。這些都是增進健康的好現象。

笑是大家認為有益於健康的行為。每天能

大笑數次，能防止疾病的發生，這是醫學家一致承認的。心廣體胖這句話是說笑與體胖的關係是分不開的，因為心地廣大則發笑的成分亦自然多些。然而這句老話恐怕不能獲得現代時髦婦女的贊同能。

笑的行為不消說是有許多種類。最重要的一種當然是獲得勝利後自然呈露出來的笑態，這是原始的亦是最普通的形式。古人說：『在最後發笑的人，他是笑得最開心。』這話是不差的，因為最後的勝利，方始值得我們的偉大的欣賞。我們的勝利是我們發笑的眞正煽動者，或者用心理學名詞來解釋是適當的刺激。

還有一種笑，嚴格的說來，實在早已失卻笑的原來的意義。牠是用做一種社會壓抑的方法，人們用笑的方法去訓練迫壓他們的同伴是比用任何種方法都要有效力。這是常有的現象，人們要奚落或鄙夷一個人，只消淺淺的一聲冷笑，已足夠給他一個痛苦的印象。這種笑態實在是一種譏刺的輕蔑的厭惡的行為，牠們具有不可抵抗的摧陷的勢力。演說家在台上正說得痛快淋漓的時候，忽地聽衆中發出一種異常的笑聲，他的話頭便立刻截斷了，你想牠的力量大不大呢？但笑有時也表示一種社會的贊助，誰想獲得大衆的信任誰就應努力使聽衆發笑。笑是同情的贊助的初步。

笑的魔力充布在聽衆中間，演說家的一言一動在聽衆的眼中，都是一種有趣味的創造者。有許多人明白了這點，所以在演說時常引用插科打諢語句以博聽衆一笑。喜劇家的用武之地在銀幕上是比戲台上要多，因在後者滑稽天才應用的機會遠不及前者的豐富。

情緒是和笑水火不相容的。我們對於一件事物如果發生了同情心憐憫心或恐怖心，任便牠是怎樣可笑，我們也決不會發生笑的行為。若是我們竟笑了，在這一剎那間，我們便不能不拋棄了先入的東西。此外，在嚴重的環境裏，一切笑的行為都是不適合的；如果有人在這時發出笑聲，他就不免要被人誹笑或竟惹人譴責了。在什麼時候應該笑什麼時候不應該，這是一件關於社會習慣的事。笑的本領高強的人能夠變成一種「社會的海盜」。他在從事捉弄人的惡作劇後，故意發出不斷的笑聲，因為要避脫他人的斥罵。

狡猾的笑匠的行為確是很不容易對付的。他不但弄社會的海盜的把戲，並且享受一種特別的社會的權利。他有偷天換日的本領，他的笑行為能把最卑劣的行為轉變成一種不能責罰的戲弄。笑簡直是他的護身符，因牠能准許一種外國使臣享有的特權——免除拘捕的自由和尊重法律的義務。

笑(Laugh)是原始的行為的一種。野蠻人在征服他人後鮮有不捧腹大笑者。這是一種粗野的行為，因牠除用來表示勝利外再沒有別種意義攙入其間。後來因文化的發達，笑也和別種行為一樣，開始一種重行適應的過程。牠漸漸地改變到微笑(Smile)的形式，後者是從前者精鍊而成的。在微笑中，粗野的笑態是變得溫和了，有幾種或竟完全免除。學者的笑，不論是微笑或大笑，都是在一種遏制的狀

態。粗野的笑態不免要被人鄙夷，有人批評這樣的笑不啻是一種「馬笑。」也有人說，微笑是文人雅士或名媛貴女的表記，但這亦未免言之過甚了。

笑一方面固然跟着人類的進化在不斷的演進，然在他一方面，她也朝着退化路上走去。笑漸漸地變成譏刺的冷笑和格格的癡笑，後者大都屬於一輩天眞未鑿的兒童，尤其是一般少女。癡笑是人類行爲中一種最劇烈的行式，這種在劇烈狀態中的笑行爲及其屬類常常發生在低能的和瘋狂的人們。譬如「病態的笑」即足以表出發笑者的精神上的缺陷。笑可以說是成功的捷徑，許多偉人往往有因笑臉常展的緣故，使他們的事業得到不少的進展。還有許多笑的職業家，他們以引人發笑爲唯一的目的。

凡是公共會集的場所，笑的發生最是容易並能立刻傳染到全體。有人說，戲園裏聽衆愈充滿則其發笑的機會亦愈衆多，因笑是有社會性的。笑實在是社會交際所必不可缺少的，牠能掩飾罪惡，牠又能緩和緊張的情感。

動物也和人一樣的能發生笑的行爲。狗或者是最會發笑的動物，牠們不但向同伴常開笑臉，而且還對主人搖尾獻媚。一切合羣性的動物如牛、羊、犬等類，他們常常表出各種肌肉的和聲音的動作，這種動作能使牠們的團體結合得更加強固。動物的笑容從這些羣集裏是可發見的。

猴子在動物中也是被目爲善笑的。許多人相信食肉的動物是要比別的動物易於發笑。牠們在外出獵食物時，成羣結隊的一定要比單獨的出獵笑得多些。

笑和其由來的微笑是一種社會化的東西。牠發生在當一致的行爲需要時，而在社會的行動變得錯綜複雜時，笑也跟着發達。

在同樣的情形下面，動物和人類發生笑的行爲。換句話說，他們的行爲和動作都是從一個源泉發生的。在一切的笑中，我們可以發見一個共通的原素。最顯著的部分是嘻開的嘴，急促的爆裂的呼吸，張大的鼻孔，半開半閉的眼睛和頭部上抬後傾的姿態。同時兩只手不停的揮動或做出拍掌的動作；兩只脚也不住的跳動或在地板上不合拍的跳舞着。至於動物呢，兩只前脚跳動得最利害，牠們的尾巴，尤其是狗的，更是搖擺個不停。不過，大多數的動物牠們在嘻笑時，同時還發出一種呼叫的聲音，這是和人們有些不同的。

從呼吸的動作裏，我們可以尋知笑的源泉和性質。發笑者的呼吸是比平時格外急促，這是追獵後發生的一種氣透不過來的改變的狀態而爲一切奮鬥競爭所必不能免的。有一點大家已經知道的，笑是經過矜持的時期後發生的；假使笑的湧現正當在努力終了時牠便有一種釋然於懷的性質。兩個學校在比賽球戲時，雙方都組織了啦啦隊，鼓舞作戰者的進取；每當球攻入敵網時，不約而同的一個個都會擲帽歡呼，跟着面部自然地呈露出一種歡欣的表情。

在勝利後的歡呼和發笑，恐怕誰也不能說不正當罷。敵隊的征服引起他們心頭的愉快，

因此便把赤裸裸的自然啓示給我們了。羣集的歡樂——一種社會的現象——似乎更給與笑以一種強烈的社會化的勢力。這種歡笑更能增加一個團體團結的力量。但勝隊的歡笑同時必伴着敗隊的悲哀和懊喪，牠們暗示一種死亡和壓迫的意義。

大規模的歡笑是曠野的，牠似乎是不適宜於戶內的集合。同樣的競爭或遊戲在戶內舉行時，他們的熱情一定要比在野外時溫和得多，他們不能暢快地縱所欲爲。這便是把大笑精鍊做微笑的開始。自然是經濟的，一切的行爲祇發生在有這種急切需要時。社會制度愈複雜，笑的性質的變化也愈繁異。笑的幾種目的——社會化的勢力，牠的勝利的性質和牠的壓抑的和强迫的勢力——現在都給精美的微笑攘奪去了。

我們從人生的小處有時還可以瞧到類似原始形式的笑態。人們在策略成功時不論是商業的或政治的往往自然地呈露出一種笑態。有時在別人發生小失意時也會發生笑或微笑的行爲。一個小孩子在游戲時，偶一失足他的同伴一定會拍掌大笑的。

銀幕上的笑料誰都知道是故意創作出來的，譬如卓別麟的破靴，短髭，和八字式的步態無非是想引人發噱罷了。至若在滑稽狀態中的人，那就大相逕庭了。他如果覺得自己的缺點，他也早已自動地改正，至少也要裝出非驢非馬的神態。我們對脾氣怪僻的人笑，他若覺察了笑之所由發，他立刻就會更變態度的。有人說，笑的權威能改正人們的狀態，眞是一些不錯的。

談談擴大了宇宙和人生的兩科學

畏甫

天文學是最早出世的科學，牠於促成人類進化的工作上，較其他科學佔較大的地位。牠開始是爲測量時間而發生的，到現在還是繼續着這個功用。不過牠的大部分功用，是在使我們對於空間的觀念伸展，並使我們得設法去測量空間。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精研數學。卽有的不願從事於瑣碎的數字的，也得明白曉知這個繼續擴大的宇宙，且構成他們自己對於這個巨大的創造的觀念。

在原人看起來，宇宙只是小小的一片平地。這平地便構成於他自己所佔有的一個地點，四面圍的是山，頭上浮的是雲，雲以外是日，是月，是星。對於這些事物的距離，他也沒有方法去測量。他們只是他的不能觸近的玩具。到了希臘強盛之日，於是有幾何學發生，用以測量地面，這是一個最大的發見，而希臘人的思想，確是長於此道。希臘人終於賴此測得地球的直徑。不過對於地球以外的別個事物，就不能測量了。雖然對於不可接近的事物之距離，他們已發明了測量的方法。

古代關於天文學的最大著作，是生長於亞力山特利亞的希臘人托楞梅所成的。他約生於耶穌基督一世紀以後。他的著作，除天文外，旁及於其他學問。他講到地球，講到地理，講到

數學，講到恆星和行星的運動。不過他認地球居宇宙之中，却弄錯了。他所據的理由只是一點常識。他以爲恆星與行星是些接近地面而渺小的東西，說這樣渺小的東西，是固定不動的，鉅大的地球，反繞着他們走，這在托楞梅看來，豈不大謬。反之，以地球爲固定，把小小的行星繞着牠走，這才是合理的了。

這個錯誤繼續存在了四百餘年。此時亞剌伯人已於數學方面有所進步，對於日與地球的距離，和月的大小，都有相當的觀念。當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時，又發見日對地球的距離，要比月對地球的距離大得不少，因此推知日的體積也要比月大。哥白尼與加利利知道日的固定不動，其可能較渺小的地球爲大，於是開始形成了現代人所有的日系觀念。不過當哥白尼時，人們還懂不得這個天體的新安排。他們反對這兩位天文家，監禁了加利利。又當時一般人宗教的信仰，執着於舊觀念，以地爲宇宙的中心，以此觀念爲宗教的偶像，因此乃有竭力反對新觀念的狂熱。一六五〇年，地球與日的距離已爲一般人所明曉接受，這個宗教的偶像，始漸被打破。當時知道的，是日球體積甚大，位於中央。行星依軌道行動，不過對於恆星的情形，却沒有明了，以爲在空間的一端，恆星如傘狀般分佈着。

自日系說確立以後，又二百餘年，最近的一個恆星的距離始行量得。地球直徑八〇〇〇英里，月與地球的距離三十倍於此數，即二四〇〇〇〇英里。月與日的距離約四百倍於月與地球的距離，即九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里。而這顆最近的恒星，又須二七五〇〇〇倍於日與地球的距離，即三年半的光年。（光於一秒鐘行一八六〇〇〇英里。）一九〇〇年左右，已有一百個恆星的距離以希臘方法測量而得。開潑推思將希臘法略加改正，即不取地球軌道的直徑爲基線，而以日球的運動爲準。繼開氏後的，有亞丹姆斯等人，則取三光鏡法測得二五〇〇恆星的距離。沙潑來竟能看到遠在一百萬光年的距離。天文家發見較亮的恆星，皆近於地球。不過他們離開地球的距離是不同的。這些較近地球的恆星，自成一羣。日爲此羣恆星的一分子。羣中各星距地約在二百光年左右，此羣盡處，星數漸稀，由此以外，又另有一羣。這些一羣羣的星便是星座。如獵戶星，是一羣星座，距離爲五百以至六百光年。以許許多多的星座形成了星座整統系，galaxy便是所謂我們的宇宙。這個星座整統系，形如靈視，中心處比較的要厚一點，最厚處的距離有一〇〇〇〇光年，直徑爲七五〇〇〇以至一〇〇〇〇〇光年。這個星座整統系盡處，是一片極大的空間，接着便有別個星座整統系。他們最近的也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光年。用現在最大的望遠鏡看，這種遠距的別個宇宙，也能認別得出。大概就天文學家推知的，此類宇宙約有五十萬左右的數目吧。這些宇宙稱爲島嶼宇宙(Island Universes)。

自天文學上遠距測量的方法進步以後，人類對於宇宙的觀念，爲之擴大。人類乃覺空間是一個無限，古昔有限空間的偶象觀念打破，脫盡了宗教的意味。

同時人類對時間的觀念，也加改變。古昔以爲史前的時期，其中有一日是世界宇宙和人類的開始日，而未來歷史中必有一日爲一切的終止日，這完全受了宗教的拘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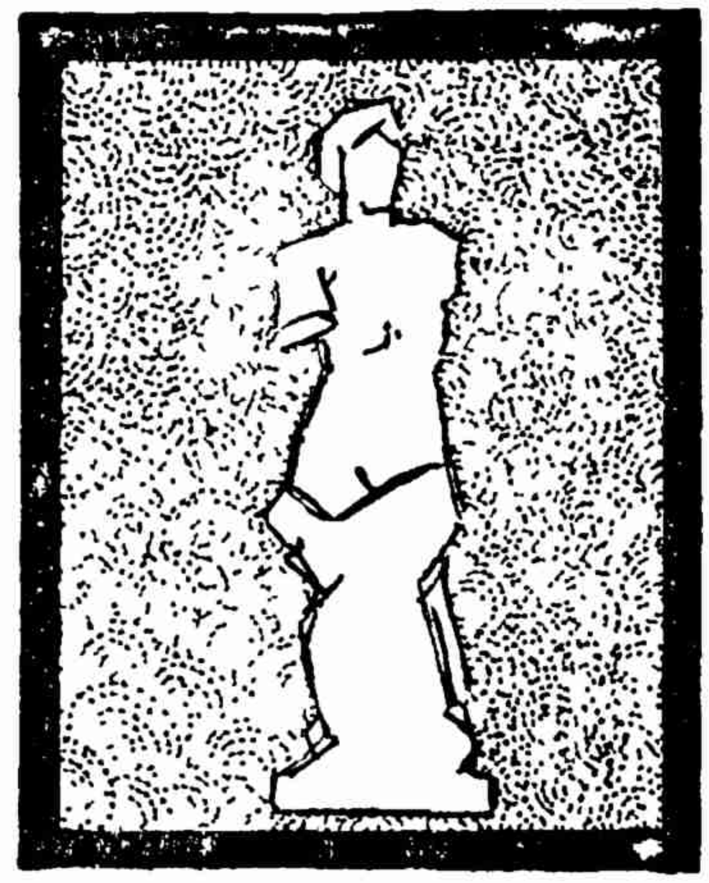
迴溯歷史時期，以爲歷史必有最初開始的一日的人們，只要看地面岩石的所示。在厚層的岩石之下，都有動物的踪迹，這經過的歲月，豈是三數位的數字所能表示的。地質學家，就從這些事物上下手，把過去的遺物整理起來，成一連貫，於是成就了天演的科學。萬物皆來自無始之始，去於無終之終。天演的事實，對於宇宙，對於生物，對於個人甚至對於人類團集的生活中都存在着。

人類生活的演進，其較重大的意義，實在社會的羣體中。人類的活動，都已分配在團體的組織之下。人類之社會的團集，都有人格，所謂超個人的人格 super-persons 便是。一個社會的團體，合抱了許多個人，其存在的時間，要比任何個人爲大，而其所關的利益，又與個人的利益不同。一個社會的團體，視生命的時間較長，其需要也因之不同。團體愈大，所見的生命愈長，所關的利益也愈大。

以天演爲觀點，於是吾人對時間的觀念，上溯至於無窮，遠矚于於無盡，這與希臘人根據了幾何學來測量宇宙間的遠距物體，正是一樣。

天文學與天演學是兩大科學，天文學與吾人以空間的配景，使吾人測得空間深遠的性質。天演學與吾人以時間的配景，使吾人測得時間永住的性質。天文學使吾人悟到宇宙在吾人自身之中，也在吾人的自身之外，這樣便把自然界的神秘性宗教性剝奪掉了。天演學使吾人悟到時間在過去之外，也在未來之外，而當下的現在，是時間的本體，現在的頃刻，使是宇宙的開始，也便是宇宙的終結，這樣把人類存在的意義擴大了。





二十五年來之早期基督教研究

江紹原譯

此文討論以下四問題:
十九世紀留給早期基督教史研究者之遺產爲何?
二十世紀開始來研究之興趣何在?
新途徑上之探討已有何等進步?
欲圖更往前進展所必須採用之方術爲何?
原文見芝加哥大學的宗教雜誌(The Journal of Religion)第六卷第三期，著者爲該大學新約考據學教授 Harold R. Willoughby

一

十九世紀留給研究基督教起源的人一份寶貴的遺產，文字史料方面的和歷史整理方面的。在文字方面，那一百年來科學式的新約考據已將這部書從基督教神學的無上教本變爲研究早期基督教史者之一重要的史料彙編。這種對於新約中各書之不斷的鑽研，已令史學學人找到了一條路可循以回溯到成部的新約教典尚未出現而基督教方活潑潑的開始生長之時。此時的著述，十九世紀已將其原來的形狀，大致恢復，并指點了他怎樣用原著者自身所用的成語與言辭去詮釋之。又因新約中那些本是編纂舊作品而成的書經十九世紀用科學方法剖析過，故史學學人竟能置身於這些記載的背後去而瞥見更古的基督教生活紀實。在以上種種方式中，史學學人發見新約於他重造基督教創始史之工作是有用的。

使徒以後時代基督教史的史料，十九世紀也使之成爲衆人可以研讀之品。原文的本子，經人加上校勘記彙集印行；維也納出有拉丁古代神甫著述彙編，利俾瑟(Leipzig)出有希臘文著述彙編。奈西亞會議前神父叢著(Ante-Nicene Fathers)一書，又將此時代中從頭到尾的作品差不多搜羅完全譯成了英文備學人之用。十九世紀終期，又是早期基督教文學史寫作極盛之時。Harnack, Krueger, Cruttwell 等所刊行的大部頭著作，到以後雖然需要旁的作品來補其不足，但終不至於因內容太差而受淘汰。故就書本方面的準備而言，新世紀中治

早期基督教史者實不患沒有富足的材料供他引證。

從廣汎的歷史觀點看來，十九世紀對於重建原始基督教史工作之一大供獻，在於其能力言此新運動在發軔期中有發展之痕跡可見。蓋時至十九世期下半，演化之一觀念在哲學思辨與科學試驗中自始至終完全佔優勢，馴至研究史學者，勢亦不能漠然視之。而且據試用的結果看來，知道人類故事果然可以用發展論詮釋。

宗教界思想者之應用此觀念於基督教運動史，本極其延遲。新教舊教的正宗派，釁均主基督教靜止說，將它認爲有定量的神聖啓示。然距今不到一百年前，紅衣主教紐曼 (Cardinal Newman) 已略帶無可如何的口氣承認了基督教在歷史上的表現一直是看人間情形如何就取如何的方式的。其後又七十五年，舊教中之現代派始將基督教本來具足無上妙理而只待世人逐步發見之傳說，決然舍去，并提出一種生機觀代替之，在此種新觀念中，基督教被認爲一個時常往外伸張的社會有機體。

在新教方面，德國推並根 (Tuebingen) 派解經者曾獨出心裁，將基督教中最早之發展刻繪爲那主張收容非猶太人入教的保羅派與那主張拒絕他們的彼得派二者間之鬬爭，迨此鬬爭逐漸和解而最古的兼容並包的公教會於焉出生。這種議論，確給與歷史研究一種興奮。二十世紀甫開始時自由派思想之立場則 Harnack 在一九〇〇年發表的基督教之性質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一書，頗能代表之。此人仔細區別歷史上的基督教和本質上的基督教；一方面他雖肯定本質基督教之爲不變，另一方面卻又聲言歷史上的基督教是個真實的生長而在時常改變時常發展中。總之：在前世紀中發展原理之一致的盡量的應用於早期基督教史雖不可得而見，然卽此部分的採用，已足增加我們這二十五年做歷史探索之勇氣了。

二

一九〇〇年左右，德，英，美諸國的足以勝任的學者們，刊行了好幾種內容完備，富有價值的早期基督教史。(註一) 這些史著中大多數在那方過去的二十五年中仍爲人所採讀，直到此刻，大家還引它們爲標準參考書。這些卷書可說是二十五年前考據學者們最用心研究的諸問題之一種絕妙的索引。取而讀之，則著書者之兩大興趣曰新教徒歷來有的教條擁護心，曰十九世紀之末已大形發達的看重新約文字之心者，固極其顯而易見。易言之，這些書所重只在信條與書本式文獻而已。

英文的早期基督教史史著中尙沒有能超過 Mc Giffert 的使徒時代 (The Apostolic Age) 者。然此書固全篇從頭到尾將那專從文書方面研究本題者所不能免的層層限制，標露無遺也。而且並非旁人，而是 Mc Giffert 校長自己首先承認他寫的這部史其中所含的應屬於『耑研新約文學，訓詁，神學的耑著範圍內』的材料很不在少數。(註二) 還有一事也於我們很有教訓：新近出版的一本講新約導論的

小書，中也特筆提起使徒時代」許它是能「將新約中各書與……基督教思想發展的關係詳盡明顯的敍出」者。(註三)

而且 Mc Giffert 的書，極少講到早期基督教直接的社會環境，這也是可注意的。因詮解基督教起原而講到猶太教之處，僅佔十頁而弱，而且甚至於這區區數頁大部分也只是在討論人所共知的猶太民族的幾條基本信仰。除去講保羅佈道事業前之另十頁引言外，更無一語述及希臘羅馬世界中之情形。在這些小小例外之外，早期基督教總是被他孤伶伶的講述，彷彿他以爲即使將他與餘物隔絕仍可以完全了解。

德文著作之產生於此新舊兩世紀交替時者，可舉 Wernle 著的我們的宗教之起原 (Die Anfaenge unserer Religion) 爲代表。但是請記清一個重要事實：這部書兩卷中的材料，本是他在 Basel 大學關於新約神學的講演。其中爲教義辯護的用心，是和 Mc Giffert 史著中側重文獻之特色一樣分明的。

Wernle 的早期基督教史觀，疏疏朗朗，恍若寫意名畫：開端先見創造期的五十個年頭，其時耶穌與保羅大出風頭，眞道的本質即因他們而顯現於世；接着是個姓名失傳者產出教會組織的一世紀，在此時代中，基督教的本質始不幸日就衰微。這位著作者的本旨不外乎想將他所謂本質基督教從紀錄耶穌言行的福音書中體認出。他並非不承認基督教是從確定的歷史狀況中生出的，但他堅持這些狀況只是一種陪襯。因此他急急忙忙的要將歷史所充當的外殼全都剝掉，庶幾可以發見基督的福音本來具足的不生不滅的妙諦。

溯源已竟，他即在第二卷中接着講其後幾世紀裏面，當教會的組織發達了起來而個人做領袖的時代過去了之時，基督教宗之命運。基督教的神學，他以爲即是此教會與非基督教的信和行大大混戰了一場之結果，易言之，他一方面與猶太的道德學，翼教論，啓示錄等等混戰，一方面又與大希臘的諸祕密教及哲學學派混戰之結果。所以與早期基督教相接觸的某幾種宗教因子，Wernel 是曾予以認可的，雖則他的認可只限於把他們貶了一番。因爲由他看來，在紀元第一世紀中，猶太教是上帝爲基督教將出現於世所作的準備之一端，而在第二世紀中，則猶太教與大希臘主義動作了起來，本來的極聖潔的基督福音，竟被他們腐化了也。

三

承襲這種不理會或不看重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有淵源關係之策略之爲不可能，在這四分之一世紀開始時，已經明顯。只要發展之情實一被人認爲有，則即使所認爲有的發展是在歷史基督教的邊境而非其中心，便不能不也承認環境關係具有足以決定發展之性質之重要。因爲極其顯而易見的理由，各種環境關係中最應享有受考慮的優先權者，天然是猶太教。最早期的基督信徒無論就血統或就宗教而論皆

爲猶太人，居住於巴力斯坦而與其同種人共休戚乃係眞確的事實；此一事實，以及福音書初本用亞拉美語言(Aramaic)宣傳而且最初許本用此文記載之另一事實，以及最早與基督教運動爲難或競爭者皆爲猶太人之又一事實——凡此諸點，固均明白的而且很有理由的要求人去端詳基督教之猶太關係。

在十九世紀稍後期，朝向這方面的進行已經有了好的起頭。Philo 及 Josephus 二人作品的譯述，在其前久已爲人所知；但至今而新舊兩約間一時代之作品始受精密的批評的觀察。在紀元一九〇〇年整，Kautzsch 印行了他的典外經及托古僞經(Apocrypha; Pseudepigrapha)德文大譯叢；英文書中足與此相抗衡之鉅著，則由 R. H. Charles 發表於一九一三年。較近年來，猶太學者尤其大費氣力使 Talmud 經裏面的材料可與研究早期基督教者相見。Philo, Josephus 和 Talmud 經之英文翻譯，其不足爲憑我們不必否認；但若說這些重要的猶太史料已有了好的考據過的原文本與德文譯本，也並非欺人之譚。(註四)而且通常誰不認可，早期基督教研究者不但應該曉得 Josephus 的著作和典外經諸經，而且也應熟習 Philo 的著作和 Mishna 呀（譯者案 Mishna 應譯正傳，大部分是紀元後三世紀拉比輩寫定的。）

這些猶太作品所供給的材料，已經被學者盡量採用了去寫作瑪喀比時代與羅馬時代之歷史並用以描述新約時代之猶太文化。關於這些題目的耑書，在二十世紀首十年間，已出版若干種；令人對於基督教的猶太背景之飽含興趣，即此可見。(註五)經驗已證明這重造耶穌及其門徒之直接的社會周景之舉，於了解當時耶穌的工作及其後原始基督教在巴力斯坦之發展確有說不盡的價值。

與原始基督教同時的猶太教，其中有兩個方面在過去二十五年裏面特別多被人討論到：一爲法利賽主義，一爲神造新天地啓示論。從前基督徒中通常的見解，總以爲法利賽人是一羣假冒爲善的形式主義者，晚期猶太教所以竟退化爲無生命的律法主義，皆因他們在那裏爲祟。就大體而論，基督教的學術界甘心專從新約中反對法利賽人的作品或親羅馬派 Josephus 的著作中去找材料，職是之故，其於增進對於這個重要宗派之了解，很少有所貢獻。確證並不難得，只要將 Weber, Schuerer, Bousset 諸人之著作，取了來一讀便很夠了。反之，諸如拉比輩(Rabbi)著述之唯新派猶太學者，則曾猛烈的並且很得法的反抗基督教人對於法利賽人不分涇渭一筆抹煞的成案，幷力辨此等人的宗教其中不無獨到的「精神」。(註六)基督教學人中漸有爲此說推波助瀾者，其最著者即 R. Travers Herford。(註七)這個討論的總結果，使我們對於法利賽主義的性質能有較公允的判斷，幷於它之虎虎有生氣，不愧爲基督教所由脫胎之標準猶太教，也有了更深的領會。

在神造新天地說研究方面，基督教學術界秉承 J. Weiss 與 R. H. Charles 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奠定的成說而努力此問題全

部被人用了非常仔細的工夫考究過新天地說在第一世紀猶太思想中之勢力究竟有多大雖尙不明然這種希望之的確存在於其時卻已完全證實，彌賽亞降生說共分幾個主要的說法，也已被學者們考定。而且後期猶太教的這一方面不是單獨研究過就算完事的。反之它是被人拿了去和相類似的希望，無論是其前或其後的，非猶太的或基督教裏面所表現的，比較着看；這些希望彼此在發生上的關係，也都經認出。(註八) 事後已有證明，這個探索之於重造早期基督教史，竟含有可以引起革命的意味。它已促成了一種自成一派的耶穌史，大抵用馬可福音書爲根據的。而且它已引起了耶穌自身曾否以彌賽亞自居，如曾，其意義爲何之問題，此問題，今日之新約學術界固仍認之爲重要問題之一也。(註九) 就它對於第一世紀基督教全部之關係而言，它已奠定了一個要點：信從耶穌者估量他的人格所用的幾個主要方法，其中之一是沿襲猶太神造新天地說中描述彌賽亞之法；不但是住在巴力斯坦的猶太種原始基督信徒如此設想，卽保羅派外國種基督信徒亦無不然。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關係之爲直接的，在此新天地湧現之期望之一共同點上，比在其他無論那一點上都是更無疑問的。

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之總賬目，我們一輩人所能算出者，實較以前爲多。(註十) 舊日相傳的見解，假定基督教是獨立生起的，此世紀首十年間他被唯新派猶太學者迎頭痛擊，他們力爭本質基督教與本質猶太教大致相同，至於前者異於後者之點，乃是日後從猶太以外世界中逐漸增添上的。Moriz Friedlaender 在猶太會堂與基督教堂 (Synagoge und Kirche)(1908, Berlin) 一書中給了我們一個不經見的基督教發生論，因他肯定這個新宗教肇始於哀生派 (Essenism) 勢力下之 Am-ha'arets 一種人中。稍後，另有兩派爭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一爲世界結局論 (Eschatology) 派，領袖是 Schweitzer，一爲宗教史學派，領袖是 Bousset。前一派力言基督教與猶太教之淵源關係極重要，雖則他們又以爲此關係僅限於彌賽亞論方面。後一派特重基督教獨立於猶太教這一點，謂此係基督教早已須應付非猶太的（「非猶太的」係 Gentile 一字之意譯，以後又譯爲「外國的」；中文本聖經作「外邦」——譯者注）勢力之必然的結果。議論蠭起，誠如方纔所云，但日就明瞭者乃有以下一點：在基督教對於猶太教所負的債，決不限於世界末日論或任何其他定量的信條或行爲單個的或其組合。此二宗教間之關係是活的，範圍寬廣的，其數之多必不下於本爲猶太人而其後改宗基督教者之人數。

四

基督教與猶太之淵源關係，其重要爲人認識後，而猶太教外尙有一種背景爲解決基督教起源問題者所必須注意，乃因而亦明。事實自身詔示人去研究所謂「外國」的（卽非猶太的）複雜的多方面的環境，卽此新宗教在巴力斯坦度過幼穉時代後遷入而於其中長成之希

臘羅馬世界是也。蓋學人研究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關係時，已看出甚至於巴力斯坦之社會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狀況其受外國勢力之支配，程度至可驚。寫作新約各書所用之文字也同樣的喚起人對於希臘勢力之注意，因這些現傳的最早的基督教著述乃是用"koine"希臘文所撰以備向外國人宣教之用者也。還有一事也很清楚：在此宏法事業中，與基督教宣教師竭力競爭者，有其他種種不同的活躍的希臘羅馬與半希臘半東方之諸宗教在；這些宗教的勢力的確非同小可，它們在公衆信託心中已有穩固的地位，且足使彼崇奉之者有眞實的好處可以受用到。而況自第一世紀中葉起，加入基督教運動之分子愈往下愈是非猶太人（「外邦人」）和異教徒之歸化者。以上那些事實，皆令學者不得不考查希臘羅馬的社會周境，庶幾乎可以決定「外國」勢力在基督教早期發展中之性質與程度。

基督教與猶太及希臘羅馬關係問題之討論，在二十世紀首二十五年中，不到許多年就分爲二種很分明的意見。有一派學者，喜將第二世紀中 Celsus 的見解反覆申述，他們以爲基督教絲毫不是獨創的而只是從當時的異教中拉出若干習見的條目而雜湊成的。（註十一）對於這種論調，當時的 Eusibius 與他以前的翼教家常答辨曰：異教與基督教之有相同點，不但不足以證明基督教并非特殊而且反能證明基督教之出世，上天在事前已爲之預備。同樣，二十世紀開始時，亦不乏翼、教家挺身出來，說希臘羅馬諸教派之意義全在於他們之爲眞教充當前驅，上帝實已計畫在先，故『時間成熟』後此眞教即出現。（註十二）

其地位介乎替異教說話者和替基督教說話者之間之自由派學者，卻比餘兩派都更不情願承認新宗教與其異教先驅果有相同之點。他們特別愛反覆申說，「本質」基督教應界說爲耶穌所創始之定量的宗教道德教訓，而這個本教實與外面的濁力無干。所可怪者，第二世紀之基督教與紀元前五世紀之古典的希臘其間有重要關係，爲這般自由派所願意認可，獨於基督教與其同時勢之接觸點則竟始終否認之。此即一八八八年 Edwin Hatch 在其著名之 Hibbert 基金講演中所採取之立場，而在我們一輩中尚有奮力主張之者。（註十三）

不管這些從因推果論如何說，秉科學態度研究宗教者卻另自努力，堅欲找出基督紀元早期「外國」社會中人有那些訪求眞道的舉動。這個查考，他們從研究第一世紀中希臘羅馬社會自身之主要特點上做起。（註十四）殆進而再研究其時特具宗教性之興趣，於是一令人猜想不到的相反點遂顯露。早期帝國社會諸種設備之佳，足以使人類經驗中一大部分的需要得到滿足。雖然如此，在另一方面，第一世紀中大多數人卻仍清楚而深切的感覺到受超自然呵護之必要，俾他們與人生全部環境之關係更爲安全。

此時代之特點在於他們爲了滿足物質需要社會需要起見，竟乞靈於一羣極古老的民族宗教之遺跡，在這些之中，猶太教僅是最著者耳。希臘之歐令配靈山宗教，實爲當日之標準正宗。據最近的考查，此教在

第一世紀中豈但沒死亡，連衰頹也未。反之因以下幾種理由，他的地位特別優勝：文學與美術都持在他手中，於民衆之娛樂生活上它又極佔勢力，此外，它與當時之經濟系統和政治組織走取同一步驟的，而且握有鉅大的廟產與輪奐的神殿的管理權。Farnell 曾寫了無可比擬的五大本希臘城市國家之實際宗教(Cults of Greek States, Oxford, 1896—1907)。其未說到之處，又有一九二〇年他的 Gifford 基金講演英雄崇拜(Hero Cults, Oxford, 1921)補充之；以上二書與Jane Harrison 的希臘宗教研究前論和後論 (Prolegomena, Epilo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前一書一九〇八年二版印行，後一書的出版年是一九二一)使我們對於希臘宗教的理解增加了非常之多。(註十五)希臘以外的民族之於帝國時代的宗教綜合又有同性的雖則是不等量的貢獻。使我們能領會埃及諸教派之重要者，為 Breasted；(註十六)增加我們對於波斯宗教之了解者為 Moulton(註十七)令我們能知道巴比侖與亞述人宗教系統者為 Jastrow (註十八)——這些學者都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羅馬自身也以兩種重要的方式加入，使其帝國境內的宗教愈加混雜。古羅馬所信奉的 Numa 教，其中心點為若干超自然的力，皆與農耕社會中家庭生活之各項公同利益有莫大關係者。但是到了基督紀元開始時，羅馬的(princeps)顯然為了政治的理由，不惜用他的帝國的組織來復興這個家庭古宗教。闡明羅馬宗教之發展并使我們能了解其作用上之原義者，為 Georg Wissowa 與 Warde Fowler 二人之功。(註十九)羅馬的另一重要供獻為皇帝崇拜，此乃是來自東方的政治宗教的趨勢之結晶。關於此現象，我們已能了解其不僅是一種諂媚的表示，為臣民們有意做出以饜足自私的君王的好大心者。反之，他既能將民衆對於帝國政治統一與經濟穩固之領會心與感謝意盡量表出，故可說是當時社會經驗之顯著的宗教式的解釋。(註二十)

雖有上一節所說的情形，然第一世紀中民衆之主要宗教興趣仍是關於個人本身的禍福的。普通人之所感覺到者，不外乎求於人生各項通常活動中，時常得到鬼神的佑護，例如求鬼神使他經商可以獲利，遇險可以化夷，並在他為難免的失意事所熬煎之時賜與他或補抵償。希臘羅馬時代中尚有一分明屬於此方面的要求，是為求神治病，因照那時通俗的心理，疾病本是邪鬼妖魔為祟。驅鬼家與術士因此迷信而得到了鐵飯碗；禮拜藥神 Asclepius 之教派為其時最受人歡迎諸教派之一。(註二十一)

晚近所謂「祕密教」之研究，顯示還有一種歸命於某一「救世神」以求得個人特別的好處之企圖。(註二十二)這些教各信奉一位曾為人受苦的神，以為信奉之者死後便能快快活活的永生不死，因而生時也能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奮興和失敗的補償。關於希臘的諸祕密教派，我們的用英文著作的權威又是 Farnell 和 Harrison，而在法國亨有同等地位者則為 Foucart 及 Loisy 二氏。意大利方面的 Macchioro，

在此處亦應特別表出。(註二十三)

和純粹宗教中個人福利之追求多少有關者另有希臘哲學的各派;我們的一輩人對於他們的興趣已大見增加,對於此輩的哲學思辨中所含宗教旨趣之領會,亦復蒸蒸日上。攻擊通俗的迷信并提出宇宙萬有之自然主義的解釋之愛璧鳩魯派,其所持之科學的懷疑論,以及同樣唯理但更帶有宗教性的斯多噶派之嚴肅的道德學——此二是基督教紀元之初許多有思想者之宗教之二大主要成分。至於我們所以稱這些哲學為宗教,是因為個人們想了悟萬有眞相與夫決定生活中至善標準及實現之方之諸要求,在其中確能得到或程度的滿足。擴大我們對於這些哲學系統之了解力者為 Arnold, Hicks, Bevan 與 Murray 諸人,然這些僅是最著聲譽者而已。(註二十四)

然第一世紀大多數人之分明的要求,乃是宗教中的神祕熱情主義。蓋大多數人追求萬有眞相時,決不肯以官能之所攝及思辨之所及為止境也。斯多噶派之於此種傾向後曾有所讓步;(註二十五)愛璧鳩魯派則始終保持其創始者之科學的神精,然此兩派均漸漸的將疆土喪失了給各種神祕派系統——假使折衷糅和而成的那些派別得蒙系統之稱。新辟塔噶利派、新拍拉圖派、靈智派、荷美派、天體崇拜派 (Neo-Pythagoreanism; Neo-Platonism; Gnosticism; Hermetism; Astralism),及其他同性質的半宗教半哲學運動,日日興旺起來,很得到受過教育者及一般人之信服。這些雜湊成的東西,治古典學者與治哲學者恍似暗地裏締結了同盟,決不去理會它們。然於宗教研究者則它們既然是基督教紀元早期中一種分明的思想傾向與人心經驗之表徵,故不但有趣且極重要。近年來我們對於它們的了解已稍有進步矣。(註二十六)

就全體而論,早期基督教的「外國」環境之研究,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已有眞實的進展。不但較重要的希臘羅馬諸宗教有了詳盡的考查,即希臘羅馬社會之自身也被人鑽研過,而且那時流行的宗教追求,其主要派別也被剖析過了。

五

二十世紀的特殊成績,不單在對於希臘羅馬諸宗教做了有結果的探討,也在於能將生長中的基督教與其宗教周境兩者相互的關係,刻畫的比以前更分明。早就被人看出,欲解決這個關係問題,決不是隨便說基督教僅為一堆從異教中偷了來的零碎,便能濟事的,這種假定,未免太容易了。要知無論基督信徒所擷取的環境原料是些什麼,但除非已能引起他們自己的反應則這些原料不能說已和他們發生關係。盲目的肯定基督教是獨創出來的,尤其不能解決上述之問題。因這些早期基督信徒的創造力儘管大然他們苟欲見其宗教流傳人間便不能不使用「外國」世界中原有的表辭來迻譯他們自己的經驗。根據這些理由,學者遂獻身工作,如果可能,要將基督教在其發展中因接觸外

國宗教所蒙的影響，決定其程度，這顯然是一樁極困難極不易下手的工作。

以解決此問題自任者，是那般所謂「宗教史學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的德國學者們。此方法之最早的主張者皆係語言學家而繼續 Max Mueller 在比較宗教學領域內之心傳者。Eichorn, Wuensch, Frazer 和 Reitzenstein 諸名可舉爲代表的研究者，而 Usener 之聖誕節研究（Weinachtsfest 1889）和 Dieterich 之 Abraxas (1891) 以及不旋踵他之發表了的 Nekyia (1893) 諸書皆爲此派在十九世紀末期之代表作品。然語言學的治學方法既有限制，所研究之題目又屬於未經開闢之學田，故本世紀初年所見之基督教起原研究只部分的採用了環境材料。然仍有人做了些重要工作之屬於這方面的。Pfleiderer 以「信仰上的基督」之原始的圖繪爲研究起點，而剖析其中所用的各種顏料。Brueckner 以某一從異教中借來的顏料爲研究起點而說明因此一舉基督信徒的基督觀遂增加了怎樣的一種新色彩。(註二十七) Heitmueller 氏則從發生論的觀點去查考早期基督教之法術儀式和典禮，而 Conybeare 也曾寫了一本耐人尋味的書合述基督徒的基督觀，法術和教禮。(註二十八)

歐戰之前，此關係問題又被人從地理學觀點下手研究，想將萌芽時代的基督教所受的來自羅馬世界中各部分的影響一一分別出它所受的埃及影響，研究者大抵用那難解釋的荷美派書籍爲根據而考證之。最出力主張荷美書籍爲埃及作品且於早期基督教著述有影響者爲 Reitzenstein，而 Petrie 氏助成其說。(註二十九) 又有人謂基督教與新約和猶太教與舊約初無二致，皆是巴比侖天體崇拜教之後裔。(註三十) 波斯爲基督教直接或間接之債主，說亦有明白主張之者。(註三十一) 有幾個人竟云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福音書——還受有佛教的影響，然旁的學人卻又以爲不是基督教受了佛教的影響而是佛教受了基督教的影響。(註三十二)

保羅研究所採用的環境材料，尤其多而且得法。從他對於周繞的「外國」事物之關係上而下手之保羅研究，以查考他出生幷長大的大數 (Tarsus) 城之文化狀況爲起點，這是很不錯的。在一九〇七年份的 Dale 基金講演中，William Ramsay 爵士曾討論他所謂保羅之城（此指大數城與加拉太 (Galatia) 南部四城）宗旨在估計它們在他生活上和思想上的影響。我們或可以料到，他所考慮的主要之點在地理的，氣候的，民族的諸因子；但宗教的及一般文化的狀況也並未爲他所忽視。與此相頡頏者有 Boehlig 氏的那本可讚美的書，這書是仔細的耑門研究大數城特別文化的。(註三十三) 所有的材料雖極少，他仍能用以闡明凡欲了解保羅的思想系統者應該在大希臘式的大數城而不在耶路撒冷或安提阿城 (Antioch) 的上面打底子。(註三十四)

研究保羅的宗教經驗與他在世時通俗外國教派之相關點，結果使

近代學人所能見到的保羅宗教經驗其內容愈加豐富。保羅宗教中某二相聯帶的方面，一爲前人所忽視而另一爲彼輩所不及知者，卽因此而顯露。此非他，曰保羅時常形諸口舌的神祕主義和他明白主張的重視教禮主義。我們應感謝 Deissmann 氏，因爲使我們能知道神祕主義在保羅經驗中佔有相當地位者，大部分是他的功勞，雖則保羅的基督道這一方面是怎樣來的，Deissmann 所告訴我們者甚少。（註三十五）至於保羅注重教禮之傾向，最先爲之點破者，在英國學者中 Lake 爲其一。（註三十六）此位使徒的宗教中，另外還有些東西是與以上兩分子膠合在一處而保持其猶太式世界結局論與法律式正義觀之均衡者：曰他思想中的二元論，他的「肉」「靈」相對說，他的尊崇耶穌爲「救主，」和他個人深切經驗過的因聖靈入體而生活改變。這些經驗固皆非猶太土地上所生而純是大希臘式混合萬教的空氣中之產品。保羅所以非常重視他的宗教中這些節目之理由，我們倘不先認清他是在一個大希臘式神祕主義的中心點長大成人者而且宣教時須與「外國」教派相競，試問我們怎能了解呢？總而言之，關於保羅的環境研究，使我們知道了保羅是個「神祕主義的活典故」——此乃 Deissmann 的絕妙辭令——和講求實用的宣教家二者化合成的人。

老實承認了保羅的基督教所受的希臘影響大而且多，難免於激起一種嚴烈的反動。持反而議論最熱烈者爲 Albert Schweitzer；此人先已因歷史的耶穌之尋找一書博得美名，現在又試用前者所用的世界結局論的公式來解決保羅問題。（註三十七）但這只是將彌賽亞降世之說鋪張揚厲的過了分；用以解釋保羅，殊難令人首肯。Carl Cleman 也特爲寫了一本範圍廣博的「宗教史的」(religionsgeschichtliche) 詮釋之作及另一篇幅較少而耑討論諸秘密教之書來把非猶太勢力之說殺退。但我們所不能不認爲有趣味者，則著者在那部大書新近出版的增訂版中，所肯承認之非猶太的影響已較前略大，而且他在其前另一本講早期基督教運動之原始狀況之書中，已經在那裏提醒我們，新約中可釋爲異教遺留之痕跡者（？），其數蓋足以令人吃驚。（註三十八）蘇格蘭方面的 Kennedy，也一心一意要打倒保羅之基督教是雜湊成功的之說，故凡遇可能之時，他輒將猶太同於基督教之點廣徵博引，而於其他不能如此處置之之現象，則以眞神啓迪或保羅創造等說解釋之。在大西洋我們的這一面（指美國）J. Grasham Machen 參與擁護基督教特殊說，幷大放其極倔強的反對論，這顯然是他想爲現在的基本派（譯者注：基督教神學者現分基本派近代派兩大派）張目之故。（註三十九）

到了我們這四分之一世紀的下半，基督教起源的研究方從混亂中爭得了秩序。諸學者查考「外國」背景所陸續得到的結果，已有人爲之提要鈎元，收集在一處；早期基督教自身之歷史，亦有人藉這些事實所放出的光，將它通體詮釋過。茲舉代表著作以證明之。Alb、Loisy 的書因欲說明基督教應稱爲「奉基督的秘密教」並解釋這個彌賽

亞派怎樣變成了一個世界的宗教，不得不先將「奉邪神的諸秘密教」仔細敍明。同樣，Toussaint 的書因欲解明保羅之所以為保羅，不得不先分析希臘思想界。（註四十）供給關於「外國」宗教的研究資料者，有兩部書是很有價值的；一為 Legge 的基督教的先驅與競爭者 (Forerunners and Rivals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大學出版，1915) 和 Angus 的諸秘密教及基督教 (The Mystery Religions and Christian ty) (New York, 1925)。前一書著作者之宗旨不過是將那些關於基督教的競爭者之事實收集了來分條排比之以便讀者得與文獻原文直接對晤。這個工作他作的極其得法。Angus 所試探者則為較有野心的事業；他想解釋諸秘密教之所以敗與大基督教之所以能成功，只可惜他的書辨析不精，看後不能完全令人心服耳。（註四十一）

至於整個的詮釋早期基督教歷史而能處處與其環境情實相呼應者，此時代已產生了三部極有價值的書：Case 的早期基督教之演進 (Evolution of Early Christianity) (芝加哥大學出版，1914) 是其一，Bousset 的主基督 (Kyrios Christos) (Goettingen, 一九二一年再版）是其二，其三則為J. Weiss 的原始基督教 (Das Urchristentum) (Goettingen, 1914—17)。上面所說的第一部要著，主旨在述明第一世紀「外國」世界中宗教的實在狀況，并查考基督教這個新宗教的生長促進之者之各種環境勢力。Bousset 所著書之特色，是能將早期基督教發展中幾個不同的時期明白區分出：最先是原始巴力斯坦時期，信徒大抵為猶太人，奉耶穌為彌賽亞；次之者為大希臘世界中信徒結社之時代，其中心在敍利亞之安提阿城，拜耶穌為「主」；再次之者為保羅與保羅後二時期，基督教與猶太關係之破裂及基督教之完全大希臘化皆在此時。Johannes Weiss 死時尚未殺青，而其後由 R. Knopf 國手補訂成的那部著作，也能於早期基督教所承受的猶太遺產之外，兼顧及「外國」環境。結論雖略嫌拘謹，然原始基督教至今是「宗教史方法」派之令人讚嘆的一大成績。（註四十二）

六

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其末年又是早期基督教史研究中出現了一種極分明的新興趣與注重點之時。廣汎言之，此新觀點可稱為社會的。此刻不再像以前，將心思完全用在出類拔萃的基督教領袖的身上；反之，學人已將注重點撤到社會心理上去，而企圖了解原始基督教運動行伍中人所有過的經驗。早期基督教的內容，變遷，和勝利等等，彼人處處從基督信徒的團體中去找解釋，而且所細心觀察者，不限於信徒團體的內在生活，而且包括它在當時大社會中是怎樣作用。這不僅是學院式的興趣。反之，這與今日宗教家之主張近代基督教應擔負社會責任，其趨向蓋同。而且在或程度內現在所提倡的宗教須存心為社會謀幸福之說，簡直是學人熱心於從相同觀點觀察早期基督教之因。如是，

紀元一九〇〇年頃集中於早期基督教著述之文字史的興趣已成陳跡；一九一四年頃散布在寬廣的環境地段之宗教史的興趨也已成陳跡；時至一九二六年頃蓋已發展了上述之社會史的興趣這興趣的焦點，是早期基督信徒在第一世紀社會周境中之宗教生活法。

社會史式的興趣是甫出生的，故尙未能產出多量的書籍。耶穌關於理想社會的教訓，已有較多的書講述（譯者注：這些書未必有史學的價值，）然而講早期基督信徒之社會經驗者，則只有極少的幾種書。（註四十三）屬於此類的原始基督教研究已有人從兩個很狹的方面下手做過曰 Kultgeschichte （教禮史，）曰 Formgeschichte （教典形式史。）前一方法之主要倡導人，將萌芽時代的基督教看作不是個人們的宗教而是團體的宗教，其光心爲一種禮拜儀。（註四十四）教典形式史方法所任的工作，是指明福音書中所載的正傳，其出生與造成，處處受社會動機的支配。他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在說明我們的福音書，其形式與內容，一大部分是早期基督教前文字時代中的團體行動和團體利益決定了的。（註四十五）

一九一二年 Archelis 在他的最初三百年之基督教(Das Christentum in den ersten drie Jahrhunderten) 一書中，曾從教社生長上着眼，刻繪了基督教早期的歷史。他雖然承認環境勢力有其相當的地位，但又以爲照他看來，發展程序中之主動力來自若干天啓其衷的偉大個人。略多於十年之後，則如何 Case 教授在他的基督教之社會的起原 (Social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芝加哥大學刊行，1923）中，追蹤這同一時代中同一運動之發展，而注重相反方面，社會的因子。他刻繪基督教團體之共同宗教經驗，并根據其分子所傳達之環境勢力來解釋基督教怎樣過渡到「外國」周景中去，怎樣聯合成一個組織周密的運動，和最後它怎樣戰勝各種勁敵。此書因爲是從「外國」關係上着眼而對於早期基督教作全體觀察，故可說是過去二十五年的研究之簡明的總撮要。但又因爲其中採用社會觀點和科學方法，故應說它其實屬於現正開始的二十五年。

過去數年的研究所給與我們之社會的歷史程序觀，將使研究基督教起源者必須擔負一種性質非常複雜而且範圍又放大過很多倍的工作。經過訓練的社會學者，雖不愁手邊沒有豐富的材料，倘覺得若想將近代社會的情形理出頭緒來是件麻煩不過的事。然則必須重造將近二千年前一種人間社會之生活而足備採用的材料又比較很少之歷史學者，其工作又將困難若干倍乎。歷史學者專靠盡量的採用文獻不濟於事，因他所必須講明者不是這些外在的資料，而是那前進中的社會程序，即這些資料浮於其面上之人類生活之一支流。如欲解釋古人之經驗事實，他必須考慮到地中海世界中居住地與氣候等物質刺戟，然亦須了解相傳的習俗，政治的波瀾，經濟的競爭等社會刺戟。此外他又萬不能忽視了團體的制度生活所表現之社會心與羣衆意志。說句理想的話，基督紀元最早數世紀中基督教運動所代表的宗教經驗，

他應該從頭到尾都知道清楚。

這是任何一個學者單獨做不成的工作，甚至於單獨一個學科中的一羣耑家，也未必能勝任愉快。本世紀開始時，宗教史學派的研究曾指點出研究一個宗教非與研究其他宗教之耑家們合作不爲功。現在則社會史的研究又證明研究宗教者與研究他種科學的耑家有急切合作之必要。基督教起源之研究者應毫不躊躇的把地理學者，人類學者，考古學者，語言學者全請來幫他的忙；而心理學，社會學，及一般的社會科學之於重造古代世界中之社會景況又是絕對必要的。故除非將那些能供給我們與了解早期基督教有關的材料與結論之一切科學會合在一處，便得不到我們所期望的結果。

今撮述文中要點：二十五年來之探討已將新約之歷史的研究改變成早期基督教歷史之研究。基督教啓軔時之發展，在今日已被人當作不僅是世界宗教史之一部而且是人類全史之一部來看待了。

(註一)Vernon Bartlet: The Apostolic Age, Its Life, Doctrine, Worship, and Polity (New York, 1889); A. G. McGiffer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Apostolic Age (New York, 1899 二版) O. Pfleiderer: Das Urchristentum, seine Schriften und Lehren (Berlin, 1902 二版) W. Montgomery 英譯 Primitive Christianity (N. Y., 1906-10); C. Weizsaecker: Das Apostolische Zeitalter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Tuebingen, 1901 三版) James Millar 英譯 The Apostolic Age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N. Y. 1899 二版) P. Wernle: Die Anfaenge unserer Religion (Tuebingen, 1900), G. A. Bienemann 英譯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N. Y., 1903)

(註二)The Apostolic Age, 序文第七頁

(註三)E. J. Goodspeed: The Story of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1916), 頁一四七。(譯者加註此書有簡又文君之漢譯本) 某幾種最近出版的史著，例如 Scott 氏的 The First Ag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26) 也未嘗不可以用同樣的話評論之。

(註四)研究新舊兩約間猶太著述者除 Kautzsch 和 Charles 二人之翻譯外可last看那部極佳的 Translations of Early Documents (Oesterley 和 Box 主編，倫敦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Xian. Knowledge 出版) 關於 Philo, 看 Cohn 和 Wendland: Philonis Alexandrini opera (Berlin, 1896-1915); L. Cohn: Die Werke Philos von Alexandria (Breslau, 1909,; C. D. Yonge: The Works of Philo Judaeus (London, 1854-55) 關於 Josephus, 看 B. Niese: Flavii Josephi opera (Berlin, 1888-95); A. R. Shilletto 編的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lated by Wm. Whiston (London, 1900 03); 或 D. S. Margoliouth 所編本 (New York, 1906) 研究 Talmud 及相關著述者，看 M. Mielziner: Introduction to the Talmud (New York, 1925 三版) L. Goldschmidt: Der Babylonische Talmud (Leipzig, 1906 09); Strack 和 Billerbeck: Kommentar zur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h (Munich, 1922-24)

(註五)足以補充 Schuerer 之重要著述可略舉幾種於下 A. Bertholet: Die juedische Religion (Tuebingen, 1911); W. Bousset: Die Religion des Judentums (Berlin, 1906); E. R. Bevan: Jerusalem under the High Priests (London, 1904); W. Fairweath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spels (New York, 1908); O. Holtzmann: Neutestamentliche Zeitgeschichte (Tuebingen, 1906 二版刊行) J. Juster: Les Juifs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14); S. Mathews: A History of N. T. Times in

Palestine (New York 1910 年版)(譯者加註此書似已有漢文譯本上海廣學會出版)

(註六)I. Abel on Immenence of God in Rabbinic Literature (New York, 1912), Jewish Mysticism (London, 1913); J Abrahams: Studies in Pharisaism and the Gospels (Cambridge, 1924 再版) Leo Baeck: Das Wesen des Judentums (Berlin, 1922 修版) C. G. Montefiore: The Synoptic Gospels (London, 1909), The Old Testament and After (London, 1923), S. Schechter: Studies in Judaism (London, 1908), Some Aspects of Rabbinic Theology (New York, 1909)

(註七)The Pharisees (New York, 1924)

(註八)啓示錄一類著述最好的概論爲 F. C. Burkitt: Jew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ses (London, 1914), F C Porter: The Messages of Apocalyptic Writers (New York, 1905) 研究啓示錄中猶太新天地湧現說與「外邦」及基督教之關係者爲 S J Case: The Millennial Hope (Chicago, 1918), 此書附有詳細書目

(註九)晚近研究耶穌生活所得之結果，在本雜誌同組論文中已有過撮要之敘述。故此文有意將早期基督教史的這一方面撇去不講

(註十)以下各作者陳述各種代表的見解 G. Friedlaender: Jewish Sources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London, 1911), W Wrede: Paulus (Tuebingen, 1904), Edward Lummis 英譯本 (Boston, 1908); A Schweitzer: Geschichte der Leben-Jesu Forschung (Tuebingen, 1913 修版) W. Montgomery 英譯本名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 (N. Y., 1910); W. Busset: Kyrios Christos (Goettingen, 1921 再版) J Weiss: Das Urchristentum 第一册 (Goettingen, 1914); Cohen, Burkitt, 等 Judaism and the Bi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923)

(註十一)P. Carus: The Pleroma,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 (Chicago, 1909) G. A van Eysinga: Voorchristelijk Christendom (1918); K. Kautsky (案此卽建設雜誌時代的鬥爭陶華所譯的何爲基督)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Stuttgart, 1908), 英譯本名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N. Y., 1925); S. Reinach: Orpheus (Paris, 1909) (譯者加註 Reinach 去世前已將此書中講基督教之部分增訂另成一書名基督教小史)T. Whittaker: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909 修版)

(註十二)寫作通俗的早期基督教史概略者特別爲此派所迷者 S. Angus: The Environment of Early Xianity (N Y., 1914); F. O Norton: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Chicago, 1924)

(註十三) 倡導此說之專內容最能滿者爲 L. M O Duchesne: Histoire ancienne de l'Église (Paris, 1906), 英譯本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1909) (譯者按英譯本共三册此指第一册第一版言)A. Harnack: Die Mission und Ausbreitung des Christentums (Leipzig, 1923 修版) James Moffatt 英譯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08)

(註十四)講希臘羅馬背景之書籍甚多，姑舉以下幾種以概其餘 Baumgarten, Poland, Wagner: Die hellenistische roemische Kultur (Leipzig, 1913); A Deissmann: Licht vom Osten (Tuebingen, 1923 修版) 英譯本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London, 1926 修版) S. Dill: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05); W. Fowler: Social Life at Rome in the Age of Cicero (N. Y., 1909), E.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Stuttgart, 1893-1902), T. G Tucker: Life in the Roman World of Nero and St. Paul (N. Y., 1910); P. Wendland: Die hellenistische roemische Kultur (Tuebingen, 1912 修版)

(註十五)參看 J. Adam: The Religious Teachers of Greece (Aberdeen, 1909 修版) A. Fairbanks: A Handbook of Greek Religion (N. Y., 1910), O.

Gruppe: Griechische Mythologie und Religionsgeschichte (Munich, 1896-1906), C. H. Moor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 (Cambridge, 1916); G. Murray: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N. Y., 1925); 及其他許多書籍。

(註十六)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N. Y., 1912) 應與 Breasted 一併提到者爲 Erman, Budge, Naville, Petrie, Steindorff, 及 Wiedemann 諸氏。

(註十七) 他著有 Early Zoroastrianism (London, 1913) 及 Early Religious Poetry of Persia (Cambridge, 1913) 並看 A. V. W. Jackson 之 Religion of Ancient Persia (N. Y., 1908); M. N. Dhalla: Zoroastrian Theology (N. Y., 1914); C. Bartholomae 之 Zarathustra (1924); 和 R. Pettazzoni 之 La Religion di Zarathustra (Rome, 1920)

(註十八) Morris Jastrow 的著述外兼看 P. Dhorme 之 La religion assyro-babylonienne (Paris, 1910)

(註十九) 參看 C. Bailey: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Rome (Chicago, 出版年份不明) G. Boissier: La religion romaine (Paris, 1909 七版) J. B. Carter: The Religion of Numa (London, 1906); 及其 The Religious Life of Ancient Rome (London, 1912); W. R. Halliday: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Religion (Liverpool, 1923), G. Laing: Roman Religion (Boston, 1924)

(註二十) Case, Fowler, Toutain, Wissowa 諸氏書中均有專講皇帝崇拜之章 參看 E. Lohmeyer: Christuskult und Kaiserkult (Tuebingen, 1919) 及 L. M. Sweet: Roman Emperor Worship (Boston, 1919)

(註二十一) R. Caton: The Temples and Rituals of Asclepius (London, 1900) 和 Mary Hamilton: Incubation (London, 1906)

(註二十二) 講秘密教之書太多，此處殊無法盡引。S. Angus: The Mystery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25) 一書其後附有書目中引近代論綴著述與古史料均極完全。

(註二十三) V. Macchioro: Zagreus (Bari, 1920), Orphica (Naples, 1913), 和 Dionysiaca (Naples, 1918)

(註二十四) 兼看 Paul Elmer More: Hellenistic Philosophies (Princeton, 1923)

(註二十五) Posidonius 尤然看 K. Reinhardt: Poseidonios (Munich, 1921)

(註二十六) 著述紛紛，姑選以下幾種: F. Boll: Sphaera (Leipzig, 1903); W. Bousset: Die Hauptprobleme der Gnosis (Goettingen, 1907); F. Cumont: Astrology and Religion among Greeks and Romans (London, 1912); A. Dieterich: Eine Mithrasliturgie (Leipzig, 1922 三版) H. Gressmann: Die hellenistische Gestirureligion (Leipzig, 1925); E. Lehmann: Mysticism in Heathendom and Xnity (London, 1910); G. R. S. Mead: Thrice Greatest Hermes, 及 Fragments of a Faith Forgotten (London, 1906); W. Scott: Hermetica (Oxford, 1924)

(註二十七) O. Pfleiderer: Das Christusbild des urchristlichen Glaubens (Berlin, 1903); 英譯本 The Early Christian Conception of Christ (N. Y., 1905); M. Brueckner: Der sterbende und aufstehende Gottheiland (Tuebingen, 1920 二版) 比較新近出版之作 J. Leipoldt: Sterbende und aufstehende Goetter (Leipzig, 1923)

(註二十八) W. Heitmueller: Im Namen Jesu (Goettingen, 1903), Taufe und Abendmahl im Urchristentum (Goettingen, 1911), F. C. Conybeare: Myth, Magic, and Morals (London, 1909) 并看 M. Dibelius: Das Abendmahl (Leipzig, 1911) 和 H. Windisch: Taufe und Suende im aeltesten christentum (Tuebingen, 1908)

(註二十九) R. Reitzenstein: Poimandres (Leipzig, 1904). F. Petrie: Personal

Religion in Egypt (London, 1909) J. Kroll: Die Lehren des Hermes Trismegistos (Muenster, 1914). 反對埃及來源說而 C. F. G. Heinrici: Die Hermes-Mystik und das Neue Testament (Leipzig, 1918) 否認倚美教哲影響於基督教欲知巴比倫中耶穌出生故事受有埃及影響之說可看 H. Gressmann: Das Weihnachtsevangelium (Goettingen, 1914) 及 E. Norden: Die Geburt des Kindes (Leipzig, 1924)

(註三一)P. Jensen: Das Gilgamesch Epos in der Weltliteratur (Strassburg, 1906) Moses und Paulus (Frankfurt a. M., 1909). A. Jeremias: Babylonisches im Neuen Testament (Leipzig, 1905); F. X. Kugler: Im Bannkreis Babels (Muenster, 1910). H. Zimmern: Zum Streit um die Christusmythe (Berlin, 1910)

(註三十二)L. H. Mills: Our Religion in Ancient Persia (Chicago, 1913), L. Petterson: Mithraism and Christianity (Cambridge, 1921), R. Reitzenstein: Das iranische Erloesungsmysterium (Bonn, 1921); G. P. Wetter: Phos (Leipzig, 1915)

(註三十三)欲知此項討論之概略可看 Georg Faber: Buddhistische und neutestamentliche Erzaehlungen (Leipzig, 1913)

(註三十三)H. Boehlig: Die Geisteskultur von Tarsos (Goettingen, 1913)

(註三十四)保羅用字及文筆之研究,完全證實此說。特別須看 Deissmann 之著述及 T. Naegeli: Der Wortschatz des Apostels Paulus (Goettingen, 1905); E. Norden: Agnostos Theos (Leipzig, 1912); R. Bultmann: Der Stil der Paulinischen Predigt (Goettingen, 1910)

(註三十五)A. Deissmann: Paulus, eine kultur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kizz (Tuebingen, 1911); L. R. M. Strachan 英譯 St. Paul, a Study i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 Y., 1912), The Religion of Jesus and the Faith of Paul (London, 1923); W. Morgan: The Religion and Theology of Paul (Edinburgh, 1917); P. Gardner: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St. Paul (N. Y., 1911), Fr. Schmidt: Der Leib Christi (Leipzig, 1919), H. Weinel: Paulus, der Mensch und sein Werk (Tuebingen, 1915 二版) 英譯本 G. A. Bienemann: St. Paul, the Man and his Work (N. Y., 1906)

(註三十六)K. Lake: The Earlier Epistles of St. Paul (London, 1919 二版) 并看上引 Dibelius, Heitmueller. 及 Windisch 諸氏著述。

(註三十七)A. Schweitzer: Geschichte der paulinische Forschung (Tuebingen, 1911); W. Montgomery 英譯名 Paul and His Interpreters (London, 1912)

(註三十八)C. Clemen: Religionsgeschichtiche Erklaerung des Neuen Testaments (Giessen, 1924 二版) 英譯本 Primitive Christianity in Its Non-Jewish Sources (Edinburgh, 1912), Der Einfluss der Mysterienreligionen auf das aelteste Christentum (Giessen, 1913), Die Reste der primitiven Religion im aelteste Christentum (Giessen, 1916) 比較 W. Fairweather: Jesus and the Greeks (Edinburgh, 1924)

(註三十九)H. A. A. Kennedy: St. Paul and the Mystery Religions (London, 1913); J. G. Machen: 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s (N. Y., 1921) 另一辯護保羅力能獨創不假因襲者為 T. R. Glover: Paul of Tarsus (N. Y., 1925) W. L. Knox: St. Paul and the Church of Jerusalem (Cambridge, 1925) 則註重保羅與猶太之淵源關係。Deissner, Mundle, Schmitz, Oepke, 及 Ubbink 諸人也拋開了「外邦」周圍去求了解保羅之宗教情緒。

(註四十)A. Loisy: Les mysteres paiens et le mystere chrétien (Paris, 1912 二版) C. Toussaint: L'Hellenisme et l'Apôtre Paul (Paris, 1921) 比較 V. Macchioro: Orfismoe Christ anismo (Naples, 1921) 及其 Orfismo e Paulinismo (Montevarchi, 1922)

(註四十一)Glassé 之 The Mysteries and Christianity (Edinburgh, 1921) 將

一直到他去世時之異教士教與早期基督教關係之討論，撮要敘述。Glover: Progress in Religion (London, 1922) 明說其目的在翼教，用為讀他的 Conflict of Religions 之預備，最合出版較早。新近又增訂過者尚有一極重要之書：Reitzenstein 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religionen (Leipzig, 1920 三版)

(註四十二)尚有一極中正極能雙方都顧到之近著，名 Le Christianisme antique (Paris, 1921), Sorbonne 大學 Guignebert 所撰 Foakes-Jackson 與 Lake 之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920) 第一冊中，偏重所受猶太教方面之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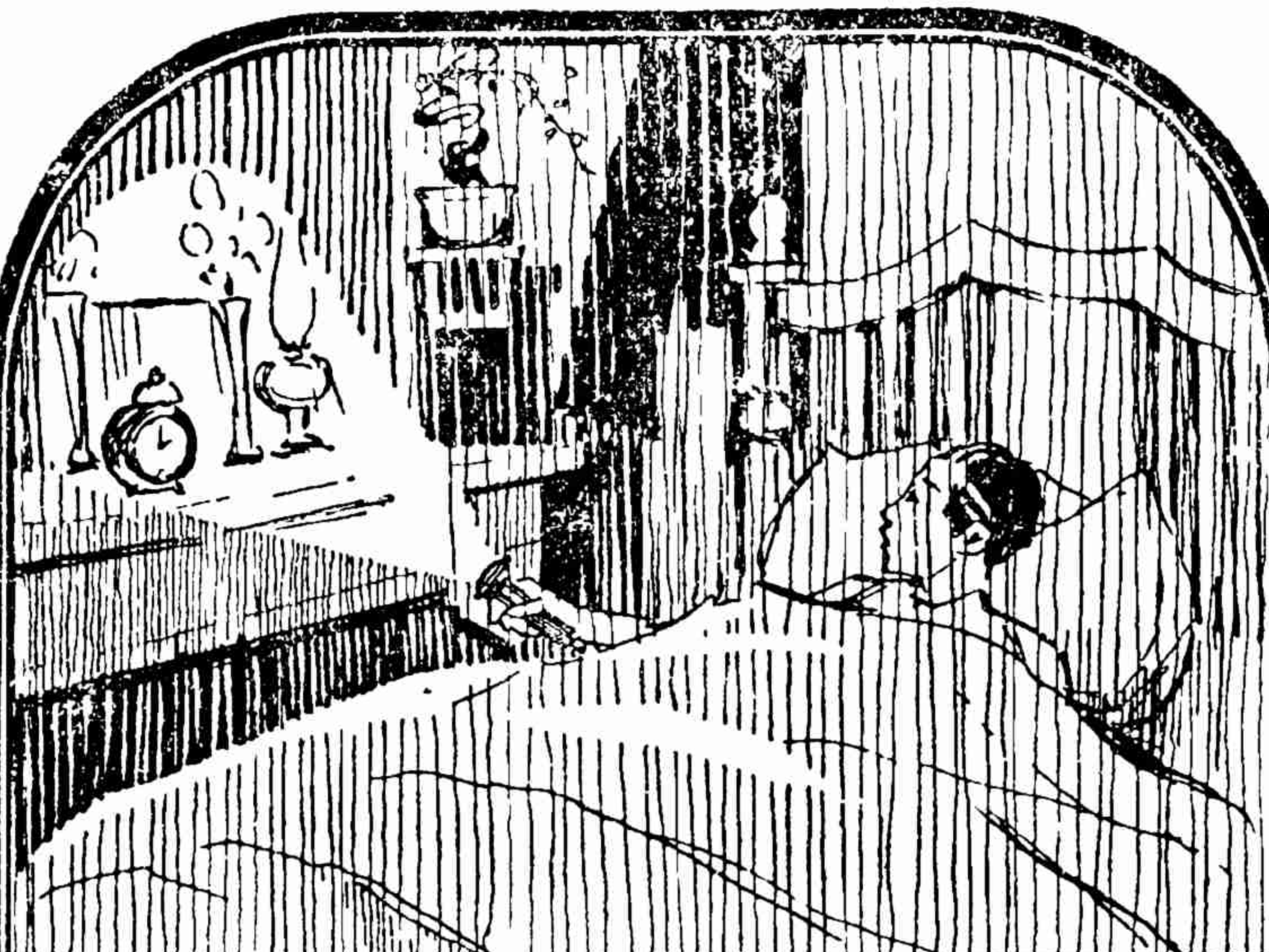
(註四十三)代表著作為 P Allard: Les esclaves chrétiens (Paris, 1914 六版) U. Benigni: Storia sociale della Chiesa (Milan, 1906-12); C. J. Cadoux: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World (Edinburgh, 1925); E. von Dobschutz: Die urchristlichen Gemeiden (Leipzig, 1902); 英譯本 George Bremner: Primitive Life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N. Y., 1904); F. Hauck, Die Stellung des Christentums zu Arbeit und Geld (Guetersloh, 1921). E. Lohmeyer: Soziale Fragen im Urchristentum (Leipzig, 1921)

(註四十四)Die Leidensgeschichte Jesu und der Christuskult (Goettingen, 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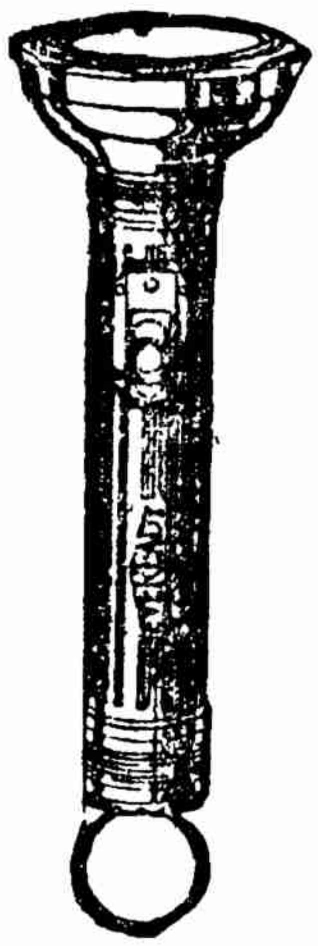
(註四十五)採用此方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述評之者為 E. Fascher: Die formgeschichtliche Methode (Giessen, 1924)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十二月份收到者為限

山朝一卷三期	上海霞飛路寶康里山朝書店	良友二〇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貢獻二至三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科學一二卷六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狂風八號	北京達智橋十九號	新女性二卷一二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現代評論六卷一五六至七卷一五九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一般三卷三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北新二卷三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道路月刊二三卷二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清華週刊二八卷一二至一三號	北京清華學校	醫學原著索引三卷一二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醒獅一六四至一六六期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醫藥學四卷一二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語絲一五六期、四卷二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眞美善一卷二至五號	上海靜寺安路斜橋一二二號眞美善書店
幻洲二卷五至六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燕大月刊一卷二期	北京燕京大學



EVEREADY
FLASHL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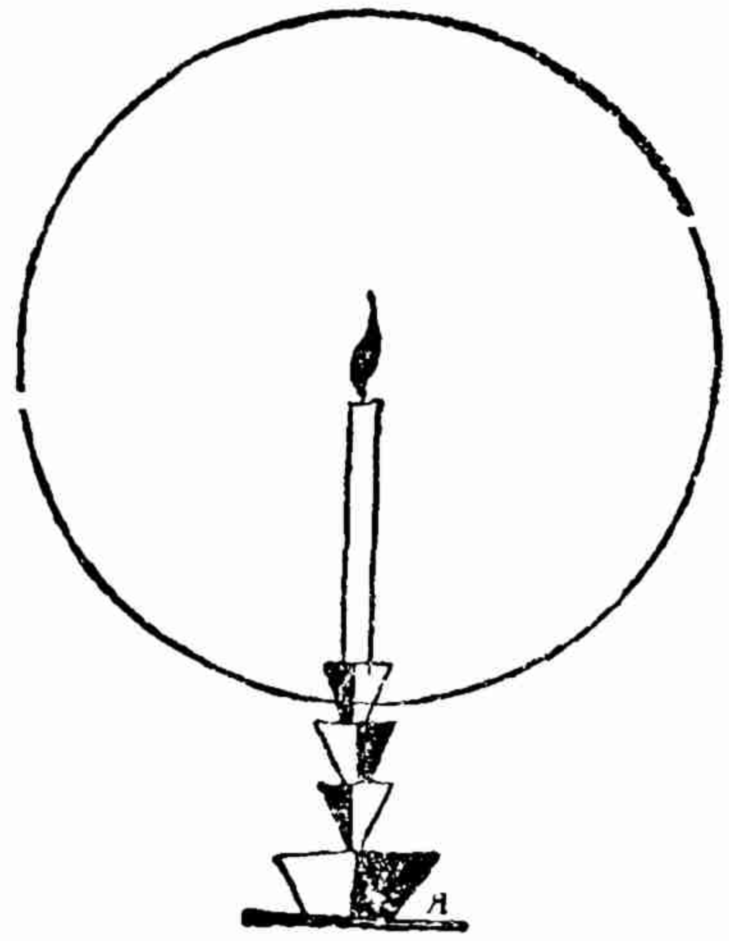
入夜必需

爲一身安全計
應用永備電筒

永備射遠電筒光亮力足經久耐用光度分三百呎四百呎八百呎及一千呎四種

各處電料百貨店均有出售 743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



中國新建築應如何組織

劉旣漂

數年來，中國藝術運動的波浪很大。當中最可觀的爲繪畫，新詩，影戲。其次如音樂，戲劇。至若雕刻和建築，簡直沒有提及！大概因爲這兩科的同志太少，尤於研究美術建築的更少。我呢，在歐洲的時候，所研究關於美術建築各部，可說完全西洋美術建築化。對於中國建築，我是個客。因爲我回國不久，兼之對於本國古式建築，向無系統的觀察。所以我不敢大刀大斧地批評。但是對於中國現代及將來的建築，我以爲是個應盡的義務和責任。所以我覺得在這冷落的美術建築界裏多說兩句話，表現點意見。抑或因此得到未認識的同志們之聲助，從後在藝術界裏添上多少相當的波浪！

中國古式建築好的地方自屬不少。但缺點之處，亦頗有之。總而言之，人類的進化，以時代文化表現爲歷史的本位。現在我們似乎可以假定古式作風，是古人的。現代人去模仿他，便是現代人不長進。藝術本身，根本是進化的，革命的。如果失却進化和革命的精神，時代上決不會憑空生產出有價值的新藝術來！

現代作者，應該合作起來，去盡心研究和苦心經營。希望離開古式範圍作風以外，找出一條新路來。但是仔細一想，這條路，委實不易找着，可是我們不能因爲不易找着而消極。我們應該拉起自己的勇氣和毅力，像西洋科學家之醉心於發明一樣。我們的創作，便是發明，發明便是新藝術，新作風。

美術建築的本身，是藝術與科學兩者合作而產生的，同時利用就地自然界之賜，或藝術家個性之表現，及時代思想之變遷而成。

建築與地質之關係最大。雖然人類能以藝術本能去利用物質，但是物質本身之耐久性，恐難爲人而左右。自然學家紀威哀 (Cuvier) 說：「世界物質上每一礦物，都可爲人類之應用。各地生產之能否豐富，及

就地人民之能否利用自然之生產，當以各地人民之智能和習慣及其文化之進步為標準。譬如降伯帝 (La Lombardie) 之建設全用火磚造成；（降伯帝為意大利 Milan 之省埠）力勾利 (La Ligurie) 則大理石宮殿滿布全省，（力勾利為意大利北部之一省；）水漬石灰石築成世界最美麗的羅馬古城石灰石與石膏石 (Calcaire et Gypse)，築成近代最可愛之巴黎。但是假如米釋朗 (Michel Ange) 和伯拉望 (Bramante) 兩大藝術家易地而居，亦恐不能在巴黎建築那羅馬式的作風，因為兩地的材料不同之故。」在當時這種批評，非常正確。可是近代科學發達，交通便利，兼之建築的材料，幾乎被科學左右。譬如現在羅馬作風未嘗不可為各地仿造。不過仿造的東西，不能代表時代藝術及其文化。

中國古式建築，似乎在裝飾上很能利用自然界的產生。不過在材料方面，則幾乎沒有成績。現在我們不妨把西洋古式建築比較。

（1）材料方面：

西洋古式建築材料，礦物居多數，植物居少數，結果，耐久性強。

中國古式建築材料，礦物居少數，植物居多數，結果，耐久性弱。

（2）裝飾方面：

西洋古式裝飾色彩少，石刻多，結果立體美發達，耐久性亦強。

中國古式裝飾色彩多，石刻少，結果立體美幼稚，耐久性亦弱。

（3）進化方面：

西洋建築，有系統的研究和史蹟之考據，後進者，有繼續研究之可能。

中國建築，只歸工匠祖傳，因之在社會上之位置低；後進者，無繼續研究和進步之可能。

至若現代的中國建築，簡直不能與西洋的相比。在物質方面，我們只得自居仿造之地位；在精神方面，創作上已無生產，即模仿上亦覺望塵不及！

現在我們可以把過去和現在的建築擱下不談。此後全用科學的方法及理性的精神去組織將來中國新建築的創作。大約可分三大部分：（一）建築教育，（二）建築研究會，（三）政府特設建築機關。

（一）建築教育：——建築教育，在目下中國既有專科者，為工程科，土木科等。但關於美術建築專門學校，或特設附班，向未出產。本來美術建築，為藝術中最實用的一科，尤為社會所需要。譬如現在的巴黎的美術學校，其內容雖然包含圖畫，雕刻，建築三科，却是建築一科人數，數倍過於全校各科人數。同時美校以外，尚有數個市立和私立的建築專門學校；由此可想見一般。欲創作社會性的新建築作風，非從辦學着手不行。因為國外研究該科的同志太少。有的為環境所限，雖欲出洋研究，亦無從實現。同時國內又無此種專門學校。並且這種學術，非有科學根底，絕對不能表現藝術。現在我們應該最先着手的為教育無疑了。這種教育當然直隸於國立教育機關之下。所以我們惟一的希望，最先達到建

設一個完備的藝術學校，由藝術學校附設建築一科。隨後有機會時再請國立教育機關將來特設美術建築專門學校於各省，普及栽培建築人才。如果把這兩個目的達到，則將來結果較之少數人由外國回來者更大。

至若私立建築學校，現在人民方面，恐難辦到。其原因有二：（一）建築學校經費超過於繪畫雕刻兩科數倍。因爲此種學校，必須購有相當之建築書籍，以供學生之參考。同時須有建築試驗室之設備。因之私立學校不易籌得相當經費。即或有之，亦恐難得圓滿効果。（現在上海的藝術大學林立，可是雕刻和建築兩科，沒有一個大學有的，這便是難辦私立建築學校的一個鉄證。）（二）現在中國美術建築人才非常之少。如果雇請外國教授，則薪俸昂貴，恐難維持。換言之：這種學校，萬萬不可帶營業性質。由此而觀，殆有非國辦不可之勢。此外尚有圖案專門學校（Ecole des Arts Décoratifs）之附設，所以現在歐洲社會，有美術建築家之稱，同時亦有建築裝飾家之稱。

美術建築學生程度，在進校以前應具有普通科學常識。進校後的課程，當然以藝術和科學並重。我以爲欲使學生畢業後，程度高深，非嚴格考取不行。並且這種學識，非経五六年之研究，萬難得到相當的程度。否則將來中國新建築之創作，恐難實現！

現在中國美術建築家如是之少，欲創辦學校，恐難立刻實現。爲暫時培育人才起見，我們同志，不妨仿辦西洋建築家徵求助手之方法，以有科學根底和性近藝術者爲限。換言之，即新式學徒。助手學習的時期，同時効力於建築家實地建築事宜。在學徒方面，同時可以得到學理和實習之益。在建築家本身，雖然耗費時間。但亦可以得助手之代勞。同時在社會教育上實行個人應盡之責任，借此亦可痛改中國古式的師傅祕術之惡習慣。

（二）建築研究會：——現在中國工程建築學會，已有存在。但美術性的建築學社，尚未萌芽。惟一的原因，是同志太少，兼之中國地大，不易接洽，因此很難得到機會去組織。本來會的本身，必先有友誼或情感爲根本，始能達到團結和研究地步。抑或會的名望已大，進會的會員，能夠得到精神或物質之幫助，方有發展的希望！

有了會方有研究的可能。假如我們現在已經成立了一個中國美術建築學會，在社會上作起團體的宣傳，製造信用於民衆，如此，一方面可在實際上得到利益，如介紹工作於會員；一方面會員自己可以時常開會，討論新建設等問題。如展覽會之比賽，很能引起學術競爭，有競爭，便有進步。而且同時可以得到社會注意，使他們知道建築改造方面的南針。

（三）政府特設建築機關：——這種機關，除中國以外，恐怕萬國都有了。此部內容可分四部組織：（A）建設部，（B）保存部，（C）檢查部，（D）立法部。

（A）建設部：——這部組織，由政府聘請美術建築專門家，專任籌

備及計劃關於國家建築。如行政機關，教育機關，公園，博物館，國家戲院，記念碑，博覽會場等。

（B）保存部：——這部組織，由政府聘請考古專門學家，美術史家，美術建築家等。其責任專為研究保存古代建築遺蹟方法，及實行管理全國古代建築遺蹟，修理及維持之。這種辦法，在法國已有實行。但在意大利，則由遊客旅行會代辦一切。兩者成績都好。不過意大利的辦法，到底有點營業性質，有時未免把入場券賣得太貴，常使遊客或本地參觀者有不便之感。法國的則有政府相當津貼，雖有入場券之例規。却是很有限制，比較便利一點，藝術運動亦較易普及。

（C）檢查部：——由政府聘請美術建築專門家和工程師，專事檢查民衆起造房屋之製圖，及監督市政建築，同時調查民房現狀，有倒毀破壞者，即由檢查部直接通知屋主修理，以防有害公衆財產及生命。這種辦法各國都有。但於德國成績最好，將來我國很可仿照牠的辦法。

（D）立法部：——由政府聘請專門法學家，和美術建築家及工程師，專門研究關於建築公法，獎勵，保護，或限制等法規，隨時呈請政府核定施行。現代生活變遷甚快，兼之物質進化亦速，故建築公法有隨時添設或刪除之必要。譬如德國建築公法之某則，限制一切房屋在三樓以上者，其樓梯必用石料，預防火災時居民逃避之用。我國將來對於此部組織，最好合採各國建築公法較為盡善者實行之。

中國將來建築之發展，有絕對的可能。創作的責任，將必有所實現。但是作風上的創作，終是精神上的工作。雖不能馬上達到進化的田地，可是變化的時期總可達到。或者中西化的作風，竟可成為中國新建築的先進者，亦未可定？

中國新建築除却作風創作以外，在物質方面，我們亦須顧及。雖然材料為實業家和科學家的出產，可是我們亦不能不知其內容。譬如現在南京建築新都，材料之需要，必成一極大問題。政府方面當極力鼓勵商民組織關於製造材料工廠於環境。如磚瓦廠，石灰廠，士敏土廠，玻璃廠等，為建築事業上必需之重要物。要是倚靠鄰埠運來，則不獨時間不經濟，即運費之耗消，儘可令人寒心！中國地質豐饒，無地不可發展實業。我們將來的希望非常之大，我們的前途亦非常之遠。據我個人的計算，在五十年內，如能各盡所能去幹，將必有極大的效果。今日的夢，安如不是將來的事實呢？



漢代婦人詩辨僞

陳延傑

愚嘗謂考一作品，必先辨其眞僞。其作品眞也則有價值，僞也，雖有價而實賤矣。是不可以不辨。辨作品眞僞，約有三例：（一）就時代以證其事實之適否。（二）就作者以考其作品有合於其人之品節與否。（三）就作品以證其與當代作風合否。執是以辨眞僞，殆如然犀照膽，不可以逃矣。漢代婦人爲三言詩者，蘇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君，班倢伃，徐淑；七言者，趙飛燕；八言九言者，烏孫公主，蔡文姬。明胡應麟所謂皆工至合體，文士不能過也。王明君，徐淑，趙飛燕，烏孫公主等詩，玆不論。至若今所傳者四家，曰卓文君白頭吟，曰班倢伃怨歌行，曰蘇伯玉妻盤中詩，曰蔡琰悲憤詩，殆皆以爲怨憤之所爲作也。故後之人，莫不欽其節操，嘉其文采而哀愍其志焉。然以此三例，夷考其生平事實，則與詩多有不合者，故著其僞託之端，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一　卓文君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玉臺新詠古樂府詩，有皚如山上雪一首，一作白頭吟，不云卓文君作也。唯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按西京雜記爲僞書，不可盡信。郭茂倩樂府詩集有白頭吟二首，題云古辭，亦未云作者。並引樂府解題云：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敍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以是推之，是詩不盡爲棄婦所作，或喻人相知之不終矣。況如是詩第四解，乃精粹之

妻，其夫將納富家女，以訴怨恨之狀，與文君事情絕不類，決非文君作也。

清陳沆詩比興箋云『玉臺新詠載此篇，題作皚如山上雪，不云白頭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同之，亦無文君作白頭吟之說。自西京雜記僞書，始傅會文君，然亦不著其辭，未嘗以此詩當之。及宋黃鶴注杜詩，混合爲一，後人相沿，遂爲妒婦之什，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絕，溝水東西，文君之於長卿，何至是乎！蓋棄友逐婦之詩，非第小星逮下之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忠厚之至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慷慨之思也。』陳氏箋此極確當，故仍歸古詩，不以嫉妒誣風人，蓋得其旨矣。

二　班倢伃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班倢伃怨歌行，始著錄文選。其後玉臺新詠亦收之，題以小序曰：『昔漢成帝班倢伃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悼，併爲怨詩一首。』按併爲怨詩一首，乃編者徐陵之言也。漢書外戚傳云：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幷載賦之全篇，無作怨詩者，此亦可見其不實也。

本傳云『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是班倢伃爲一幽閒貞靜極重女德之人也。今讀此詩，有適於其品節否？恐不然矣。倢，班彪之叔母，固之大叔母也。今藉第真有此怨歌行之作，固著孝成班倢伃傳，奈何不一言及之耶？

再就作品考之。鍾嶸詩品評班姬曰：『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按鍾氏此評，雖謂其言辭美而哀，然筆力亦靡弱甚矣。西漢人作風甚質直，恐不如是之綺也。況當時五言，猶未盡發見乎？在昔齊劉勰已嘗疑之，曰：『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倢伃見疑於後代也。』（見文心雕龍明詩篇）余以鍾評文綺證之，想當爲魏晉間文士所擬作焉。嚴羽云：班倢伃怨歌行，樂府以爲顏延年作，頗似之。

三　蘇伯玉妻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不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今本玉臺新詠盤中詩一首，題蘇伯玉妻作。原注謂，失其姓氏。按此詩既云失其姓氏，而又在傅元擬四愁詩之後，或爲休奕作，未可知也。詩甚巧綺，不類漢人語，當是晉代作風，未可以詩中有姓者蘇，字伯玉之句，遂定爲其妻所作也。

明胡應麟詩藪，以此爲蘇伯玉妻作，甚賞其辭曰：蘇伯玉妻盤中詩，謂宛轉出於盤中者，則當亦迴文之類。今其詩在，絕奇，如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妻，夫見稀，黃者金，白者玉，姓者蘇，字伯玉，家居長安身在蜀，皆三七言。不知當時盤中書作何狀，必他有讀法，不可考矣。或云，當從中央周四角，即讀法也。胡氏以爲蘇妻作，蓋本宋嚴羽說也。又云：漢自鐃歌郊祀外，三言絕少，即間見，不過數語，若五雜組等篇，頗無意義。獨蘇伯玉妻盤中詩二十韻，皆三言，僅末數句七字耳。語意絕奇，惜時與事不可考。按漢代三言絕少，即此一端，亦可證盤中詩非漢人作也，又況時與事無考乎？

四庫提要云：蘇伯玉妻盤中詩，詩紀作漢人，固謬；宋本玉臺新詠，列於傅休奕後，不別提蘇伯玉妻，乃嘉定陳玉父刻本，偶佚其名。觀滄浪詩話稱，蘇伯玉妻有此體，見玉臺集，則嚴羽所見之本，實題伯玉妻名。又桑世昌回文類聚載盤中詩，亦題蘇伯玉妻，則惟訥所題姓名，不爲無據。（馮舒之所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亦沿嚴羽詩話而誤者也。

詩比興箋辨此詩爲傅元作甚確，曰：樂府解題云，盤中詩，傅元作。玉臺新詠亦同。北堂書鈔，亦止曰古詩，無名氏。自嚴羽吟卷，因詩中用蘇伯玉事，謬述爲蘇伯玉妻詩，（滄浪詩話云，盤中，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而詩紀因之，遂無復知爲傅剛侯詩者矣。此詩窮仁極巧，不似東漢渾樸之音。史稱傅剛侯剛正疾惡，而善言兒女之情，此詩蓋擬蘇伯玉妻而作，以寄其騷怨也。……今時人以下，乃謂詩以言志，世人苟有讀此詩者，當以意逆志。……鍾譚別本，知不足，譌作知四足，既無文義；至謂蘇氏輕薄夫婿之詞，尤爲夢中說夢。夫上既云人才多，知謀足，此又謂其知不足，有是理乎？斥夫君爲時人，有是稱乎？如陳氏說，乃知剛侯再仕再已，蓋亦不得已於中者所作歟？不然，則所云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於夫君何與哉？

四　蔡琰悲憤詩二首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敢具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莫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但絕兮死復生。

後漢書列女傳，錄文姬悲憤詩二首。云：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此詩在范氏前無稱之者，不知何所據也。

蘇軾仇池筆記云：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詩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東坡始以此爲僞作，蓋以作風與事實證之也。

明胡應麟詩藪云：文姬自有騷體悲憤詩一章，雖詞氣直促，而古樸眞至，尙有漢風。胡笳十八拍，或是從此演出，後人僞作。蓋淺近猥弱，齊梁前無此調。又云：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翳日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又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狀戾莽蒼，訴情委篤，較我生之初尙無爲等語，何啻千里！按悲憤詩有二章，胡氏僅言其一，即七言者是也，而獨不云五言，何也？且既以十八拍爲僞作，又安知此詩不亦出於僞乎。

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論此詩爲晉人擬作，以東坡辨析甚微茫，乃證之曰：「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虛會者，可以曉上智；實證者，雖中人以下可也。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誅父被禍之後，今詩乃云爲董卓所驅掠入胡，尤知其非眞，此實證也。傳本云，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

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於初平三年壬申，已後兩三載，坡說是也。但既沒胡中十二年而歸，歸當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傳云，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作於建安中，詩正謂之建安詩，豈得謂伯喈女筆，尚高於七子乎？坡析猶未精，常熟馮氏言，蘇家論事，少討論一層工夫，亦有以也。』閻氏又以事實補證東坡之未明析者，甚可信也。

余讀悲憤詩，其辭多悽愴之音，類他人代寫憤懣者。使文姬自言之，殊不爾也。唐劉知幾史通云：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亦以其說太露，不含蓄圭角，故直以爲乖也。



試一細考之，如云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一辱再辱，眞有靦面目，文姬肯自道之乎？況此詩文辭修琢，頗似晉人風度，且有丈夫氣，決非文姬所自作也。

余辨證此四家之詩，援引衆說，且以三例證之，信知其爲出於擬僞矣。余非謂此僞詩之不佳也。若白頭吟質直，有風人之旨；怨歌行環譬寄諷，或爲小人讒害之作；盤中詩善言兒女之情，當是休奕借以自寫其遭遇也；悲憤詩爲人所託擬，非眞文姬自敍其辱行焉。四詩文辭，並有可觀采者，若以爲卓，班，蘇，蔡之作，則又不佳矣。四詩唯獨盤中詩爲傅剛侯作，其餘姓氏皆不傳，然詩已自傳矣，正不必附會姓氏也。

PEKING
The Beautiful

燕京勝蹟

▣中國出版界之最進步的出品！

▣餽贈西友之無上珍物！

定價六十元　郵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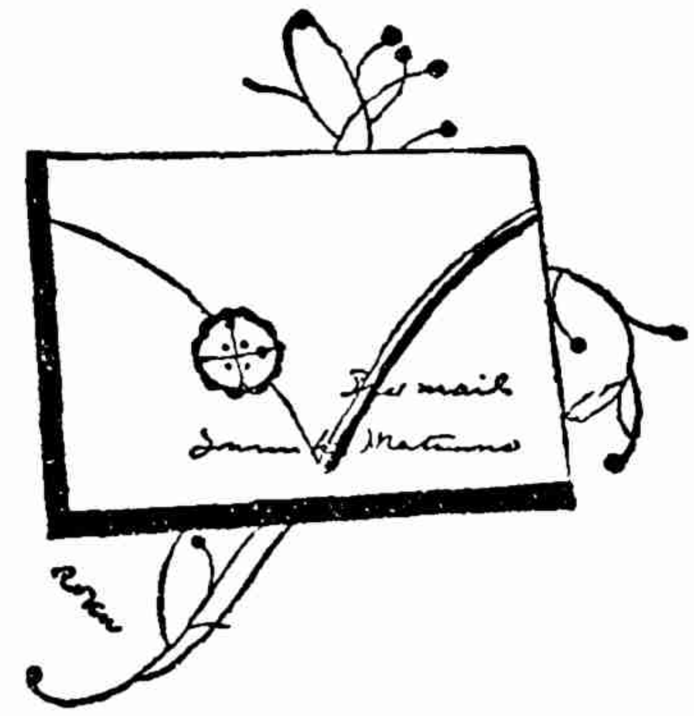
特價四十五元

十七年三月底截止



Herbert C. White 編製。册中所集北京勝蹟圖七十大幅，是從三千多張照片裏揀選出來的菁華。其中五十八幅爲影寫版精印品，十二幅是照實地景物着色的彩圖，各附詳細英文說明。裝成一巨册，高十六吋半，闊十三吋，厚約二吋。封面爲絲織精品，堂皇富麗，在中國出版物中，無可比及。胡適之先生序稱此書不僅可將北京勝景介紹給西方友人，即國人愛好這一部份美術遺產的情緒，亦將由此書而激進云。特備精美樣本，承索每本先惠二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祭夜的意外

日本 加藤武雄 著

黎烈文 譯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這兩天，是村裏舉行土地菩薩的祭禮的日子。三十日這天是宵祭，一到晚上，村裏的青年們便舁着八幡宮的神輿，在村裏的各部落間緩步的走着。因為頻年收成很不好的緣故，祭禮也漸漸蕭條了。各部落的兒童們都做着頭纏「向鉢卷」（註一）足穿光「足袋」（註二）的裝扮，手裏搖着燈籠，跟在神輿後面跑。可是這『啊呀！』『啊呀！』的叫聲，今年聽來比以前更加無力了。

神輿往街市那方面去後，在這村裏最偏僻的叫做M的部落便寂然的回於沉靜了。祇有每家門前列着的擺祭的明燈的燈光，把燈壳上「五穀豐熟」「家內安全」等等字樣浮映着，茫然的燗動着打破了那深濃的黑夜的包圍。桑葉上耀着露珠的晶光，淡白的夜霧已經堅牢的把這地面占領了。從街市那方面傳來了鼕鼕的幽微的鼓聲。時時看見擺動着浴衣的袖子，喧笑着往街市那方面走去的人影。

M部落的中央那近山的頗高的丘上，有一個很大的邸宅，雖在晚上也可以鮮明的看見那塗着白粉的倉庫等。村裏的人們普通都叫「西岡」的這家姓樋口的人家，是這近鄉知名的世家，素封家。

宵祭這晚的夜半，這「西岡」家的倉屋裏面演了一齣可怕的慘劇。這家的獨子信之助，被一個今年纔十九歲的姑娘叫做千代的女傭絞殺了。

這犯罪行為的被發見是在第二天的午後。

信之助今年二十五歲。在近處市鎮的中學畢業後，就往東京入了某私立大學的政治經濟科肄業，但因為身體不好，於去年秋天便中途廢學回家了。這是一個圓白面孔的老是有幾分稚氣的青年，是一個除掉常是穿着學生時代的制服繞着山兒散散步以外沒有旁的事業的閑人。他把倉庫旁的朝內院的那書齋式的離室（註三）做了自己的住房，在那裏讀讀小說，弄弄照相機，過着一種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極自由的愉快的生活。學生時代以來的那種遲眠的習慣還繼續保存着，所以早

上起牀早則十點，遲則過了十一點都有的。因此，祭夜的翌日，他不在房裏一事被人發覺時，已是這天將近正午的時候了。

『少東家不在房裏，爲什麼呢？』

推開房門進去的老媽子，臉上浮着半驚半怪的顏色，這樣說着從雕室走了出來。

『不是在這近邊走動走動去了嗎？』又一個女傭說。因爲肺有一點兒毛病，信之助就心着，常常立志要做那淸晨散步的功夫，已經有過早上起來在這近邊走一個圈子的事了。但不用說，這自然是沒有繼續到三天久的。

散步去了也未可知，大家也就沒有再想到別的事上了。但等到午餐時分，信之助還沒有回來。

昨夜信之助也被那熱鬧的祭禮誘出了，到街市——雖說是街市，其實不過是村衙門和學校所在的村的中心部，稍爲立着幾家人家，賣東西的店和馬車的停車場，以及零亂的開着五六家怪模樣的小菜館而已。——那方面頑玩去了。那兒有一兩個同信之助掉酸文下歪棋的朋友，或者拉到那兒去留住過夜了也未可知。其次大家又都是這樣判斷着。

『沒辦法的東西獨自亂跑到外面去宿了！誰給我去把他叫回！』

信之助的父親——大東家，把正在讀着的新聞擱在膝上，對中間屋子那方面大聲叫說着。「西岡」的傳代的獨子，無論怎樣要好的朋友，在那些窮人家裏留宿那就太荒唐了。信之助的父親這樣想。

『唉，到底怎麼樣呢？這樣的事確還不曾有過呢。』信之助的母親把那小嘴唇彎曲着，神經質的縐着眉毛，這樣說。實際，信之助至今在外面過夜的事一回也不曾有過。

這時雇人們在下面廚房的飯尾裏開始喫午飯的時候到了，這時大家纔覺得這裏面少了千代。「西岡」現在也沒有從前那樣闊綽了，但雖如此，連機房裏的織工一起算來，也還有十名以上的傭工。所以這裏面單是缺少一人時，非等到大家會齊了不會發見的。大家魚貫着就座用午飯時，這纔開始知道千代不在了。——不錯，千代是一個奇妙的女子，常常有着隱藏在甚麼地方發呆的事，所以如果是平常的時候，千代不在了也不會有什麼別的可驚的，但現在正當信之助也不見了的時候，却不能不使人將兩事發生聯想了。

『千代姑娘不見了！』新的驚異又從廚房那方面發生了。

『少東家不見了，而千代也不見了！』

無論何人的胸裏都起了一個堅強的暗示。大家一齊騷亂了。——大家騷亂之中，男工長作那瞿然喫驚的樣子尤其令人注目了。男工一共有四個，但其餘三人昨夜便沒有回來。只有忠實而勤勉的他，連正祭的今日也從早就往山上作工了，身上還穿着耕作的衣服坐在門框上，正頻頻的動着筷子，忽然聽說千代不在了，便叫着說『甚麼？千代不在了？』同時把那大飯碗掉落似的丟下，突然立起身，瞿瞿然轉動着那愚鈍的

眼睛，自·自語的說：

『千代不見了，所以少東家也不見了嗎？少東家也——』

『長作君，你趕快去尋尋看罷，不得了啊！』在旁邊的織工阿捨把長吉挖苦了一下。

『長作君，不得了啊！』又一個女工說。大家笑起來了。但是這時外面的笑聲，即刻一同被捲入到驚異和不安中去了。

『甚麼，千代不見了嗎？』信之助的父親這樣說着，從中間的屋子走了出來。

『是，千代像不見了呢。』織工裏面年高的阿民說。一方面現着十分的驚異和不安，一方面那眼睛裏面却含着一種像含笑的意味的表情。這同樣的表情在其餘的人的眼睛內也見得到。燥急的大東家一見到這些眼色，便突然震怒了。

『蠢東西！這樣的事也會有的嗎？在這近邊罷。去尋尋看去尋尋看！』焦燥的命令着。與其說是命令還不如說是怒斥罷。

大家都放下筷子立起了。

於是不到五分鐘便把這想不到的慘劇的現場發現了。

發見的人是阿捨。阿捨知道千代近來常是避着人茫然的想心事。並且還知道她平時想心事的地方是邸的西端那倉屋後門口的簷下。那地方堆着有草把，放着有石臼。簷下緊接着田圃，田畔的大桃樹陰森如罩，便於藏身。三四天前，千代投身於草堆上，正在一個人撚着圍裙邊啜泣的當兒，阿捨忽然走去碰見了。

『為甚麼哭着啦？』無意識地這樣問她時，千代投着燃有敵意的眼光，甚麼話也不說就逃走了。阿捨回想着這些事，往那原地方尋覓了，但那裏甚麼也不見。

阿捨怏然的想要打轉了，但因為細心的緣故，又繞到正門那方面看了一看，這裏有一扇門開着。向裏面望去，覺得像有甚麼東西似的。胸裏慌慌的走進去一看時，從那小窗中射進的微光裏面茫然的浮現着千代的姿影，她兩手做着在用力抑壓着甚麼的樣子，仰首熟視着阿捨進來的這方面。

『千代姑娘！』阿捨拼命叫喊着。但她一看到那張開眼睛注視着自己這方面，而身體一動也不動的千代，她不由的悚然了。

『千代姑娘！在做着什麼啦？尋了你好久了。』

大膽的阿捨，這樣說着試着走近了兩三步，但是千代甚麼也沒有說，連身子都沒有動一動。她完全失了知覺了。

『怎麼樣？』阿捨走到千代身旁，將要把手放在她肩上時，這纔發見了橫倒在千代腳下的被絞殺了的信之助的死骸。阿捨是怎樣的吃驚啊！幾乎魂都嚇掉了的阿捨，登時悲鳴着跌跌撞撞的由這裏跑出了，即刻大家都向這裏跑來了，於是「西岡」邸內不用說，連全村中都起了絕大的騷動了。

警官、醫師、檢事等，渡過一條河跑來時，已是上燈的時分了。被拉出到

這些人面前來的千代，還在繼續着那喪心的狀態。直到被帶到了市上的警察署，千代纔漸漸清醒過來，知道自己犯了可怕的大罪了。「西岡」的少東家被絞殺了。下手的是他家的女傭，一個和易而美麗的姑娘。——這新聞，第二天本村中不用說，連隔着五六十里的遠處的村落也都傳到了。

到底爲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種種的流言這裏傳到那裏，但是眞實的原因卻誰也不知道。

她是一個溫和的姑娘，她是一個在人面前話都不會說的拘謹的姑娘。這樣的姑娘竟會殺起人來，這一定是瘋狂了。瘋狂了後無意識的做了的。——有人是這樣說着。這一說是無論何人都點頭稱是的。可是這怎樣說明呢？殺人這樣的事，無論誰都是發作的瘋狂的行爲。在殺人的那一剎那是狂人，這事是明白透了的。現在所要知道的是：甚麼事逼使她成了這樣的瘋狂呢？

那少東家早就愛着那美麗的女傭，常常去調戲她，但千代是一個堅貞的姑娘，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那晚上信之助用暴力去刼奪千代的貞操，千代因此發怒把信之助殺了。——有人是這樣解釋着。這一說在一般看來無論如何像是不錯的了。但是知道信之助和千代兩人的性質及兩人的關係的，一定不會相信這話的。

在這裏，不能不先說說千代和「西岡」的關係了。——原來千代是一個僅僅只有一個祖父的孤女。五六歲的時候，祖孫兩人同被「西岡」收留着，在那裏安身着的。由「西岡」下坡再走半里路光景，那「西岡」的出入口同村裏的大路相會的地方，現在還有着用水池的遺跡。當這用水池還滿貯着清碧的水時，千代的祖父做着「西岡」的佃農之一，貧苦的住在這池旁的一座小小的茅屋內。但年富力強的兒子媳婦，即千代的父親和母親，患了流行病，同時死了後，便甚麼方法也沒有了，只好帶着千代投奔「西岡，」直到四年前老死止，在「西岡」的廚房的角上，拾着餘糧生活着。肯收留千代和她祖父的，那全是叫做老東家太太的信之助的祖母的恩惠。老東家太太極喜歡千代的母親。於是愛屋及烏，把千代放在自己的膝下，和眞正的孫兒信之助同樣寶貴的養着。『我的千代眞是運氣好的有幸福的人兒啦！她完全像小姐一樣養育着呢！』千代的祖父忘記了自己同別的工人一樣被牛馬似的虐使的苦楚，洋洋然的非常快樂。千代完全不合身分地被養育着。達到了學齡時，便被老東家太太命她穿着瀟洒的衣裳往學校上學了。千代像着母親，容貌很美麗。這或許是家教也未可知，不知不覺之間她卻備有放在「西岡」的閨房裏而毫無愧色的品行。但是當千代快要在村裏的小學校畢業的時候，這位老東家太太便死去了。於是千代在「西岡」的地位急轉直下，被降到普通的傭人隊裏了。注重門閥和制度的信之助的父親，早就對於老東家太太把以前的佃農現在白養着的老工人的孫女不當的看待着嬌養着的一事，感到非常的厭惡了。他看見千代和獨養子信之助完全像兄妹一樣親密着，不用說他是非常惱怒的。所以

等到老東家太太一死，他便卽刻把千代趕入厨下做了下婢了。這對於千代自然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但是聰明的千代卽刻就對於所謂身分這東西有了自覺了，因此她能够處之泰然。到現在止，自己與自己的祖父住在同一個家庭內，而看着祖父過着與自己完全不同的可憐的生活，千代是很覺苦痛的。所以現在對於這純粹的爲工人的新的境遇到也決沒有表示過不平的樣子。可是因此那本來就拘謹的憂鬱的千代，從這時起更加變成了沉默的性情一事，是不容爭論的了。尤其是三四年前沒有條理的描着孫女的前途的美夢突被打破了完全喪氣了的祖父，因爲老年過勞而衰弱着，在蠶室的樓角上的被中苟延其殘喘一事，使得千代的憂鬱性更加利害了。——據醫生的精神鑑定的報告說，大概是因爲父親喝酒太多而得的先天的神經異常利害起來了的緣故，但是從這時起，她又往往現着歇斯的里的症狀，常是有着宅沒有別的理由而幽幽啜泣的事情。別人對她說話她也不回答，兩三天像啞子似的沉默着，也并不是稀罕的事情。所以在那些不知道千代是這樣身分的朋輩中，說千代高慢，瞧人不起而憎惡千代的也有。對着這樣的千代，常是不離去那憐憫的眼睛的是信之助。沒有旁的兄弟的信之助，對於那通過少年期的長時期中像妹妹一樣親愛着的千代，常是繼續持着一種友愛，不用說，這也是一種當然的事了。信之助自往東京求學以來，歸家時候的皮包中也總沒有忘記偸偸的隱藏着一份給千代的簡單的禮物。如此的信之助的友愛，不久，卽會變成某種的欲求，在理實在是毫不足奇的事。加之，千代雖不過是一個傭人，但集合村中所有的姑娘，也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的美麗。因此否定那說信之助愛着千代，而常常去調戲她的謠言，不用說那反而是不自然的。信之助看上了千代一事，在理從信之助的兩親起，家中的人，村中的人全都知道着了。——所以說千代對於信之助的要求是那樣強硬的拒絕着，無論如何是不能相信的；同樣，那信之助對千代用了暴力的臆測，也是知道他的性情的人所不能承認的。不錯，信之助在東京也像是很過了些放恣的生活，決不是以前那樣堅定的孩子了，這也是事實；然而却決不是具着那樣暴力的野蠻性質的男子。信之助是一個柔弱的和易的男子。大東家是一個頑梗的癖氣很壞的東西但少東家却完全是一個像女人一樣和易的人，信之助是一個被衆人這樣說着的男子。

好，卽算信之助用着暴力去奪千代的貞操罷，但千代果會因此惱怒得要取對手的生命嗎？信之助愛着千代，同樣，不，在這以上，千代也愛着信之助。信之助到東京去的最初的那年，患着肺炎徬徨於生死之境的消息傳來時，千代偸偸的避着人，每天去拜八幡菩薩，不，每晚沐浴齋戒着以求痊癒等等，雖然不知確否，但總而言之是有着這樣堅貞的流言在朋輩中流傳着的。這樣想念着的信之助，怎麽會因此把他殺了呢？——並且還有一事可以爲否定這臆測的大理由。便是千代已不是處女一事。換句話說：便是千代已無那可換對手生命的價値的貞操一事。千代在最近已有了情夫了。這情夫就是男工長作。

千代爲甚麼會許身於長作那樣的人呢？這是任誰都想不出理由單是聽聽都不能相信的事。千代同那長作？有這樣的傻事嗎？聽着這話的都是這樣一笑付之。長作會糾纏着千代也未可知；但千代決不會以長作爲情侶，這是根本上決定着的誰都不容疑的了。長作也是從大概與千代相似的境遇中被「西岡」收留下的可憐的漢子。是一個從十二三歲起今年二十六歲了十二三年之間做着「西岡」的奴隸，而不曾清清楚楚的拿過工錢，並且出於那老實的天性表裏如一的粉身碎骨的不絕的工作着的漢子。唯其甚從順老實，所以也甚魯鈍，始終被朋友們愚弄着的。並且又因爲是一個非常醜陋的男子，決不會被姑娘們看中的。千代不用說是村裏有名的姑娘，村裏許多俊秀的青年們向她做着種種的誘惑，都被峻拒。這樣品性高尚的千代，怎麼會獨獨選中了長作呢？說就是意志不定也有程度的，知道了這難爭的事實時，誰都嚇呆了。——不錯，長作和千代的祖父是很要好的。原來親切的長作，常是撫視着老年的祖父，當他死時，還和千代一塊兒盡力給他看病了。爲着這樣的事情，千代使不知不覺的許身長作了，有人是這樣說明着。這話驟聽時像是對的，然而這不太過了麼？千代和長作不完全是絕不相稱的一對嗎？——但是，總而言之，千代與長作有關係是事實。現今，就在這兒行之夜，這兒行之前一刻，在這同一倉屋內，千代還和長作幽會着，這事是根據長作的報告知道的。如此，千代的貞操是連長作都委許着了。千代是否從心坎中愛着長作，那是疑問中的疑問，但愛着信之助一事却是毫無疑問的餘地的。無論怎樣從至少這一方面估計，她愛信之助總比愛長作多些，那是的的確確的事情。而與此相反彼則許諾，此則拒絕，這樣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使人相信的。

千代爲甚麼把信之助殺了呢？第三個臆測說着這樣的事情。——千代也是因爲嫉妒的緣故把信之助殺了的。今年春天的時候起，有人在給信之助說媒，和鄰村的與樋口家恰好門當戶對的素封家的姑娘。去年春間在市上女學校畢業了的姑娘結婚的事，最近已經說妥了。現在正在進行着那最遲十一月就要舉行的婚禮。澈底的愛着信之助的千代，因此大失所望了。這事的證據是：當那親事漸漸說妥了，納采的使者爲着那重要的禮式往來奔走時，千代便變成失神失魄的樣子，轉着那空虛的眼睛，茫然的立着。信之助對千代說的那些甜言蜜語完全是虛誑，信之助近來已完全忘記千代的存在了，所以千代非常悲觀着。『我的千代又美麗又聰明，中了老東家太太的意了。總不會沒有坐花花大轎的時候的——』千代的祖父醉了時不知不覺都漏出了這樣的話，豈有千代自己反不做着這樣的夢嗎？並且千代的胸裏確實秘藏着像兄妹似的親熱時的溫柔的信之助的印象，這樣的信之助竟無情地丟開了自己將去取妻一事，那當然不能不煽動了千代的嫉妒了。結局是因這嫉妒成爲兇行的。——這樣說着的第三說是最有力的一說了。現在，信之助的父親和母親——尤其是母親堅實的是這樣想着的。他對於千代太溫和了，太親密了，所以到頭出了這樣的事情。是這樣反覆的

哭說着，在咀咒那忘恩的可怕的女人。

這是最有根據最近眞相的臆測了，可是深知道千代平日爲人的，決不能相信千代的性情是這樣簡單的。第一個理由是：如果千代是這樣愛着信之助時，那麼以前又爲甚麼委身於長作那樣的人呢？——偶然承老東家太太的情，彼與信之助一同養育的，完全是一種錯誤的幸福，千代是很知道的。信之助雖抱着青年所具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曾向千代爲某種盟約的話，但自己與信之助的中間，隔着那難以超過的身分不同的問題，也是千代很知道的。千代因爲愛着信之助，對於信之助結婚感到嫉妬，也許是不能爭辯的事實，但是有着克服這嫉妬的絕望，也不能不說是事實。你只看在千代走向長作一事，也就可以知道她的絕望了。單是爲着嫉妬殺了信之助——這樣單純的動機，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那麼，究竟爲着甚麼，千代把信之助殺了呢？

千代在裁判官的面前把一切告白了。千代出現在裁判官面前時，是異常沈着的。她穿着中型（註四）的浴衣，繫着間雜着紅色的毛帶，梳着「銀杏返」（註五）的頭。兩頰突然憔悴了。雙眼皮的修長的眼睛在沾潤着。彎着那腺病質似的細頸，那緊低着頭的樣子，無論如何看去，總不會想到那是可怕的殺人犯的。這裏有一事忘記說了，原來千代行兇時所用的手巾是長作的所有物。這是幽會時，長作遺在那裏的手巾。所以裁判官的訊問，有聲有勢的，以長作與千代的關係爲端緒而開始了。

「與長作的關係是從甚麼時候起的？」

「是五月末尾起的。甚麼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

以下千代的陳述，是以比較明晰的言語和沉着的態度出之的。不用說自然也時時囁嚅着，啜泣着，長歎息着了。不知怎麼一來，像是要陷入喪心狀態的一種豫告似的，凝視着空間，那嘴唇像喘着似的動着的事也有過。但是，大意總還是出人意外的冷靜的樣子。

裁判官進行着審問。

「是長作那方面向你調戲着嗎？」

「沒有此事。」

是在一種甚麼情形中而同長作結下了關係呢？務必詳細說來看！

千代對於這問話作了如下的回答：

「在養蠶最忙的時候，我們兩三天都沒有好好的睡的在工作着。其時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我因爲失眠和疲勞的結果，心裏糊糊塗塗的，在蠶室的橫席上茫然的躊躇着，於是長作君走到這裏來了。我一看，長作君在哭着。我問他爲甚麼着，他說又被大東家打了。過殘酷了。已不願意住在這人家了，就是東京也好，去了就完了，雖然前途並沒有甚麼目的。——長作君是沒有父母也沒兄弟的同我一樣的淒涼隻影的可憐的人，所以就也不覺爲他同情的哭了。我安慰他說：你如果走了我更寂寞，你不要這樣說罷。於是長作君心裏現得昂奮起來，高聲的哭了。這人

是從小就與役打着的，我聽着哭着的長作君是這樣想。這時，我記起當我還被養在老東家太太的身邊時，不知爲着甚麼，自己也曾有過一次打了長作君的事情。那時因爲是小孩子時候，甚麼也不知道，但現在想來却的確是壞事，像做了對不起人的事情似的了。我正想要把這事說出來，對他謝過時，不知誰人來到這裏了。我雖想到被別人疑怪着是沒有意思的，但不知爲着甚麼，總覺得不能就是這樣把長作君丟開似的。總覺得還想同他聚一刻兒有許多話要說似的。因此，爲躲避人目計，兩人走進到倉屋裏面了。——於是在說着種種的話時不覺——不覺——不覺弄成這樣了。』千代這樣說時，蒼白的頰上，隱隱約約的在浮着微紅。

『你以前在愛着長作啦。』

『不，這樣的事是沒有的。我不過覺得他是我的朋友而已。』千代的話停住了，但當裁判官發其次的質問以前，又像下面這樣補說着：『好久以前，在小孩子時候，我覺得長作君是比我低下許多的人。因爲長作君和我雖恰好在同一個時候被「西岡」收留着，但我是被老東家太太鍾愛着和上面人同樣養育着的。我自己覺得簡直已經成了長作君的主人了。到後來回想着那時候的事情，我總覺對不住對不住長作君了。並且長作君對於我那亡故的祖父，曾經給以很多的殷勤。』

『唔，長作親切的對待你的祖父了——你因此感謝着。這感謝之情，結局便成了你和長作弄成那事的原因罷。』

『不，不是這樣的。我雖然感謝着，然而却不是爲着這事的。』

『那麼是爲着甚麼緣故呢？』

『長作君始終在被大東家打着。少東家也完全把他當狗一樣看待着。——』

『因爲被打着因爲被當狗一樣看待着？因此？』

『——我在這四五年之間，也始終覺得像被打着似的。不，大東家因爲我是女人並沒有點的伸手打過我，但是，不知爲着甚麼，我總覺得像在被打着打着似的。不知爲着甚麼，我總覺得那被打而哭着的長作和我是同樣的人類似的因此——』千代把口閉住了。

『你對於信之助心裏覺得怎樣呢？』裁判官這次把訊問移到千代和信之助的關係上去了。

千代的身體像稍爲戰慄了一下。隨後把頭越發低下去，像惑於回答似的沉默着。

『你愛着信之助嗎？』

『……』千代沒有回答，但微頷其首。

『你被信之助調戲是這晚才開始的嗎？』

『不是。』

『最初信之助對你調戲是在甚麼時候呢？』

『以前曾說過許多話了，至於甚麼時候說過一些甚麼話，不能清楚的奉告。』

『信之助在愛着你罷？』

『五六年前，是完全承他像妹妹一樣愛着的。到他還在市上的中學、校時止，不，到東京去進大學後也還承他把我放在眼上的。』

『信之助曾在你面前誓約過甚麼將來的事情嗎？』

『有的。是在出中學的那年的春間。但是這樣的事情我想他大概已經完全忘了罷？——這也是當然的事情因爲我是傭人呢。』

『誓約着甚麼事情呢？』

『娶我做他的妻子。他說過父親是頑固而老舊，但他是不讓甚麼父親的。』千代的口邊微微的浮着冷笑。

『唔。這樣的誓約雖然忘記了，但他要求你的事還不曾忘記啦。那麼，信之助最初挑引你是甚麼時候呢？』

『今年三月的上巳的晚上——』

『你這時怎樣辦的呢？』

『請不要說這樣的笑話罷，我是這樣說着拒絕了。——恰好在這天的早上，我聽見人說少東家已經定婚了。』

『信之助此後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你呢？』

『常是像想起來了似的，說着種種的話。』

『你對此取着怎樣的態度呢？』

『取着像逃走似的態度。因爲他做出可怕的樣子。』

『做出可怕的樣子？』

『是。』

『信之助是這樣一方面謀你，一方面又預備娶親，你不是因此就發怒了嗎？』

『可是我想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已絕望了。因爲少東家和我身分不同呀！』

『唔，那麼說說這晚的事看。這晚上信之助又挑引你罷。』

『是的。因爲是祭夜，家裏的人們都到街市那方面去了。我拿着郵政局送來給少東家的信走到雛室時，少東家突然握着我的手，無論如何不肯放開。我窘了，是這樣說：這裏不行。停會兒停會兒——在那倉屋中。——』千代紅着臉說。

『但是，你這晚不是約着長作在這倉屋中幽會嗎？』

『是。』千代更加臉紅了，幷且更加把頭低下了。

『你難道不曾想到倘若信之助到這裏來碰見了豈不窘嗎？』

『不，我覺得這不要緊的。』

『爲甚麼呢？』

『…………』

『你和長作成了這樣的關係，信之助知道着的嗎？』

『不，我想少東家是不知道的。』

『若是少東家這時來了，而你和長作的關係被他知道了。你不曾想到這樣會窘了嗎？』

「不，被他知道好些！我覺得被他知道不要緊，被他知道好些。」

「爲甚麽會是這樣想呢？」裁判官低着頭想了一想，「到底是不是以爲這事倘若被信之助知道了，便失了對你的目標呢？」

「不，不是這樣的。」

「眞不明白啦！」裁判官又低頭想了一想，「唔，那嗎對了，我是長作的人，我不是屬於你的，你是想把這樣的事做給信之助看罷？委身於從少東家——信之助看來不過像狗一樣的長作，來給與一種苦痛於信之助對你的愛情——結局，你是想對信之助復讐的罷？」

「這樣的心事也有的。——不過還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眞不明白了啦！那麽當信之助偷偷的來到倉屋時，你在那裏的嗎？」

「呃，在的。」

「長作也在嗎？」

「呃，一同在的。長作君看見少東家來了便喫驚着逃走了。因爲長作君是懼怕少東家的。——並且他以爲我和少東家有關係的。」千代低頭的說。

「於是信之助向你面前走來了罷。你這時預備答應信之助嗎？」

「不，」

「你預備怎樣呢？」

「我是希望從少東家那裏受到絕望的憤怒的。或打，或踢，或蹂躪，或以禽獸責我——我是希望受到那責上加責，打上加打的。因爲我和那並沒有愛的長作君幹出這樣猥褻的事了。——不，少東家就沒有把我愛到那又責又打的程度，我也希望他能够輕蔑的吐我一口唾沫也是好的，我當時是在這樣想着的。這以後——」

「這以後？」

「我打算卽刻自殺的。我打算死了完了。」千代的蒼白的頰上，靜靜的流着兩條眼淚。

「打算死？」

「是的。」

「怎麽打算的？」

「甚麽打算也沒有，只要死了就好了。」

「你想以死去給信之助以苦惱嗎？」

「不，這是那兒的話！」千代用力搖着頭，「我只要死了，我就安靜了。——但是少東家却不曾給我這樣做。」

「信之助怎樣做的呢？」

「剛才那人是長作嗎？這事竟是眞的啦！喫驚了啊！他是這樣說了，便裝着癡呆似的臉孔——裝着癡呆似的臉孔笑起來了。」千代說到這裏緊嚙着嘴唇，隨後又接下說了，「他又這樣說：長作這東西幹得好啦。但是你也太易動心了。甚麽時候起幹着這樣的事情呢？眞正不可漠視呢！」

「唔，這以後?」

「以後少東家將我抱着了。就像剛纔長作君所幹的一樣——」

「你沒有抵抗嗎?」

「我說：不行，我是被汚的女子。於是少東家說：「身體隨便怎樣都可以，只要你的心信服着我。」又說：「長作不是好傢伙，畢竟怕是用腕力強迫你吧！不許你再信他的話了啊！這東西我最近就要將他趕走的。」」

「於是你便聽忠信之助自由擺弄嗎?」

「我曾想要逃走了。但是逃走的事是我做不到的。我是怯懦的女子。於是後來，——後來我哭了，而少東家却沒有哭，他說我是可愛的女子。隨後，——隨後說出了可羞的話了。」

「說有甚麼呢?」

「這個是不能陳述的。」於是千代像想起了當時的羞恥和憤怒似的，紅着臉斷斷續續的說「完全用對淫賣婦等說的那樣的話——」

「唔，那麼，怎麼樣?」

「我這時纔如夢初醒，知道好久以來就被少東家欺騙着了。我這時纔知道少東家是把我看得不如一匹乳犬的。」千代忽然很傷心的啜泣着，一邊哭一邊說『但是我雖然知道被他欺騙輕侮到這地步，我還是不能發怒的。我一想到同時被兩個男子，——我只覺得自己陋劣可驚，傷心得無可奈何，連發怒都不能夠了。我僅只哀哀的哭泣着。於是少東家——」

「唔，信之助?」

「他說：「不許那東西自由的。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價值。我要趕走長作那東西。」我聽到這話時，我覺得只有長作纔是眞的愛着我的。弄出這樣事情來了，我是很對長作不起的。這時，少東來好像即此便已把事情做完了似的，留下我，泰然的將要出去了。我一見到這樣子，便勃然生怒了。我覺得他是我的敵人了——爲我或爲長作。我看見旁邊落下的一條手巾，我便連忙拾在手上，像失了魂似的向少東家跳去了。我完全像失了魂了。——醒轉了時一看，已經做下不得了的事情了。」

「唔。」

「我即刻便想自己也死了罷，但忽然發見少東家頸上纏着的手巾是長作君的東西。我想是這樣放置不管而使長作君受疑這是不行的。我要把這手巾解下，但手戰着不能解。於是我想我若在現在這情境中死了，一定要使長作君受累的，固此我想要自首了。但恐懼着竟不能由倉屋跑向外面去。這以後便失了知覺了，甚麼都不知道了。——」

「唔。即此大體已經知道了。但你殺了信之助，你後悔着嗎?」

「當時我爲甚麼不死了算了呢?我只後悔着這個。請你讓我死去罷！請你讓我死去罷！」千代在裁判官面前哭倒了。『我希望死呢，我希望早些死呢，我希望死了到祖父的身邊去……』

加藤武雄是日本著名的鄉土藝術的作家，爲現在日本農民文藝運動之中心人物。他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據譯者所知，以前只有周作人先生譯的一篇鄉愁。

現在所譯的這篇原名 Matsuri no yoru no dekikots，係從新潮社出版的農民小說集中譯出。這篇小說未必便是加藤氏的傑作，然而却的確是一篇能感動人的作品。如果不是因為我的譯文太拙時，我知道讀者一定要為這小說中的主人公千代姑娘洒一掬同情之淚的。

譯者誌

(註一)以巾纏頭，把結子結在前額之稱。

(註二)日本襪子也。

(註三)隔離正屋的單間房子。

(註四)布帛的紋樣也。

(註五)女人頭髮的一種梳法。

一九二七，九，十二，譯畢於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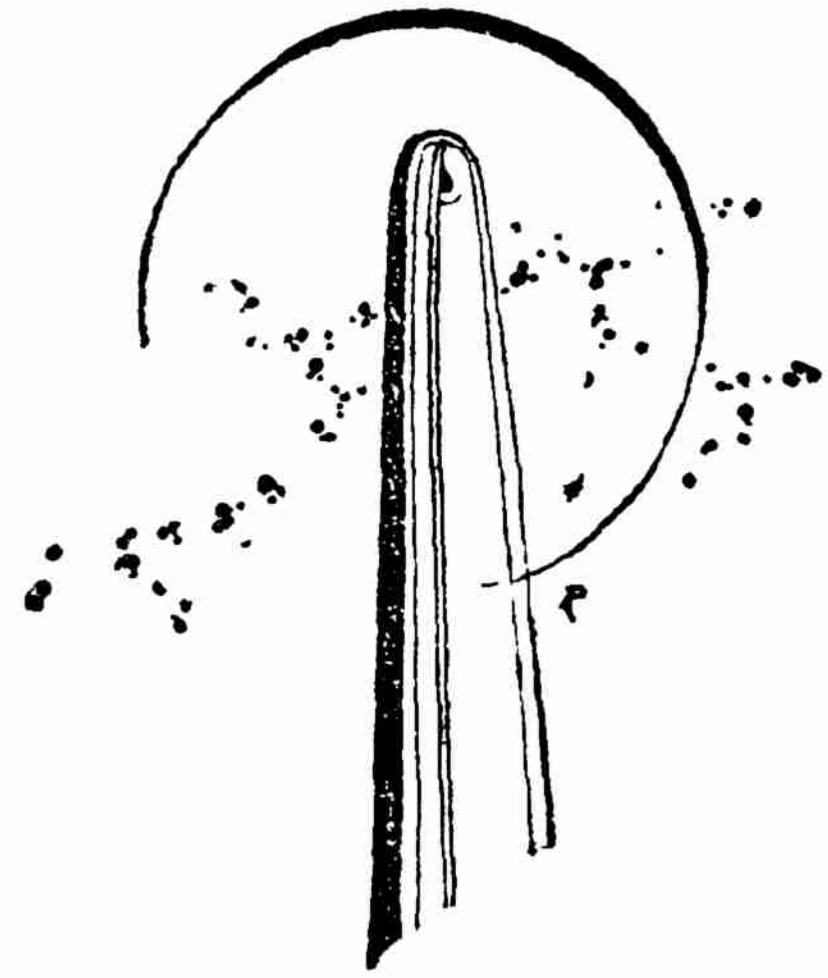
潔淨空氣機之新發明

辛

一美國工程師新近發明一機，用於工廠以消除空氣中之塵埃。如士敏士廠，塵埃飛揚，甚有害於工人康健，卽可應用此機以使空氣清潔云。(Portland 之士敏士非常微細，能通過百分一粎見方有孔萬個之密篩。)

此機為無數漏斗形之管製成，此管能吸收全工廠之空氣接近該機，經過濾淸之後，空氣中不復含有塵埃矣。

因此種發明，將來於研摩石粒或礦類之工廠中亦可安置此機以吸收空氣中之塵埃，使工人減少肺癆之危險。是誠工人康健之一福音也。



煙（續）

俄國都介涅甫著　仲雲譯

二十四

李維諾夫在他旅館的房間中來回的漫步，頭下垂着，是在沉思中。現在，他應該從理論進於實行了，他要計畫飛逃到不可知的地方的手段與方法。……但是，說也奇怪，他對於脫逃的方法卻不甚想到，他在想他所堅決的主張着的決定，可有眞的達到否？最後的難挽回的話可有說出否。但是伊林娜在將別時，確曾這樣的對他說，『幹罷，幹罷，一切預備好了，請你通知我就是。』話說到這樣，也算到底了！還有什麼可疑麼？……現在非實行不可了。於是李維諾夫遂進而預算需用的款項。現在最要緊的是錢。他自己計算有現款千三百二十八盾，及法幣二千八百五十五法郎；數目雖然很小，但是作最初必須的用途已儘够了；以後他可寫信給他的父親儘量的寄他，即把地產的森林的一部分售了亦所不惜。但是用什麼理由呢？……唔，理由總是容易找的。況且伊林娜曾說過她有寶石；但這是不能算在內的，不過誰能知道沒有不測之虞呢？除此以外，他還有一只上等的日內瓦錶，把這賣了……可以得到四百法郎。倘若還要什麼，李維諾夫自想可以到銀行中去婉言的和他商借。但是巴頓的銀行業者大都是膽小的老狐狸，聽了這種婉言，一定便變作垂頭喪苦的神氣，正如一株野花他的花梗爲鐮刀所割斷的樣子；有時，當面的笑你，還要對你開一個無故的玩笑。李維諾夫於是不顧羞恥去到賭博場中試他的運氣，甚至因爲自己年齡是三十就在三十上壓一圓。他以爲這樣便可增加他的資本，或把他所有的錢化零爲整；但是他若不能增加，那就難免要把資本的零數二十八盾化去了，而剩着一個整數。其次還有第二個問題，也是無關重要的，便是護照問題。但是女子，護照似非必要，並且有些國家簡直還不要，例如英國與比利時。並且要

去辨別國——不是俄國——的護照，似乎也不困難。李維諾夫這樣一椿椿的想着他的決心很堅固，是絕對的不能動搖的。但是時時有虛浮，幾乎是滑稽的東西透入他的思索中，有非他的意志所能抑止。他覺得這全部計畫只是一椿滑稽事情，事實上決沒有人肯與人私奔的，有之，只有在戲劇與小說中，或者在外省遼遠的鄉村地方，據一般旅行家的記載，那裏的人們是常常感到無聊的。李維諾夫想到這裏，記起了他的一個相識，名叫巴佐武，是退職的騎兵隊長，他曾與一個商人的女兒，乘了三馬的懸着鈴的驛橇私逃，事先他用酒灌醉女人的父母，並女人自己，可是後來結果他爲人察破，幾乎壞了一塲好事。因了這種無理的記憶，李維諾夫覺得非常煩悶。他於是又想到唐耶娜。她突然的出發，不覺悲哀苦痛，羞恥，一切都浮上心頭了。但是他感覺得最銳利的是他眞摯的對於此事的處置，他覺得這是最正當沒有；他告訴伊林娜說，卽是他的名譽也沒有開明的道路了。……接着又有單是名義上發着光炎的東西，在他的心中成爲甜密的痛苦，最後乃亦消失了。

他聽見身後有馬蹄聲響。……他於是避至一旁。……伊林娜騎着馬超過他的前面了，身旁是那位肥碩的軍官。她見了李維諾夫，對他點點頭，她用鞭在馬的橫腹上揮了一下，馬隨卽飛奔前去，極爲迅疾，看她黑色的面幕隨風飄着。……

"Pas si vite! Nom de Dieu! pas si vite!"（這樣快麼？啊！這樣快麼！）軍官喊着，以全速力向她飛追上去。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李維諾夫去見銀行家，和他談論匯兌的安定問題與匯錢至外國的最便當的方法，剛回轉旅館，侍者就將一封信交給他。他認識是伊林娜的筆跡，沒有拆開緘封——不知怎樣，在他心中就有一種不祥的豫感——他走進自己的室來，看信的內容：（原文係法文）

『親愛的人兒，我已鎮夜不眠的把你的計畫考慮過了。……我不想用閃鑠的詞句來矇混你。你是坦白無僞的對我，我也要坦白無僞的對你。我不能隨着你逃走了，我沒有作這事的膽量。我是怎樣的貽誤你呀！我第二次的罪過是比第一次更大。我眞看不起我自己，及我的怯懦無能呢。我是滿身罪惡，但仍不能因此而改變我自己的決心。我知道：我曾經毀壞你的幸福；你儘有權力可以說我是無足重輕的蕩婦，並且我曾經自己引誘過你，也曾經鄭重的答應過你，雖然，也是無用了！……我對自己固然是滿懷着恐怖與憎惡，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沒有我沒有呀！我不想來給自己辨解，也不想告訴你我是不能自作主張……這都是無關重要。我要和你說的，要再三的說的，卽在現在也要重說的，便是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請你怎樣的擺佈我。倘你願意，我脫離一切義務脫離一切責任都可以！我是你的。……但是棄去了一切相偕逃走，……不！不！是不能夠！我求你拯救我；我希望把一切都抹去了，像在火中樣的把

過去的事都焚化了……我自己也覺得我是已無法拯救的了，我是中毒太深了，長久的呼吸在這種空氣中，自然難免同化了。我曾經躊躇了多時，要不要寫這信給你，我不敢想你得信以後會有怎樣的決定，我只以你對我的愛而自慰。但是我覺得若對你隱匿不告，這是我的不誠，——尤其是你也許已在着手我們的計畫的第一步了。唉！事情雖好，其如不能實行何！啊，親愛的人兒，我是一個怯弱無價值的女人，你儘輕視着罷，但是請你不要棄我，不要棄你的伊林娜！……我固然是沒有離去這生活的勇氣，但是若沒有你，我也是不能生活下去的呀。我們不久就要回彼得堡，請到那邊來，住在那邊，我們當為你謀事；你過去的勞力，這樣便可不致徒費，你可以好好的應用於世……你只要住在我的近旁，並且愛我。不過，我雖然是有許多弱點和惡德的人，但要請你相信，世界上要像你伊林娜的心似的柔和的愛慕你的怕沒有第二人了。請你即刻便來，我非與你相見，是簡直一刻也不能安寧呢。

——愛慕你的伊。』

李維諾夫覺得血在頭上像鐵鎚樣的打着，以後慢慢的在痛苦中下沈到心頭，最後乃冷如鐵石樣的固結着。他讀完伊林娜的來信，情形正如莫斯科那天的一樣，他軟弱無力的倒在沙發上面，一動不動的坐着。突然間，周身四圍，他覺得盡是黑暗的深淵，他失神的絕望的凝視着。他是又又被欺騙了，不，比欺騙還壞，是誑詐，是卑鄙……他的生活是粉碎了，一切都連根的拔起了，唯一的他能夠抓住的東西——是在碎木片中所僅存的支杖！『請隨我們來彼得堡，』他心中苦笑着的自念，『我們當為你謀事……』給我謀書記官那樣的工作罷？可所我們是誰呢？她的過去在這裏顯露了。那祕密可怖的，我所不知道的事，在這裏也有了；雖然她是想抹去，想把這在火中樣的焚化。並且，像倍爾斯基與陀爾斯基的可恥的故事，祕密的隱謀的世界，也在這裏看出了。……還有什麼將來，還有什麼等待我的可愛的東西呢！去住在她的近旁，朝夕與她相見，同她平分那厭倦世界的交際明星的病態的憂鬱；但是你可不能離開這範圍而生活，你自然得做他們一家，及將軍大人的友朋……直等……直等嗜好改變了，平民的戀人失去他的氣節，於是代着那肥碩的軍官或者非尼可夫——這是可能而好玩的事，我敢說我是有用的。……她不是說我的才能有大用麼？……但是除此以外是不適用的，是不適用的。……此時，在李維諾夫的心中，像暴風雨前的一陣疾風似的，起了一時的憤怒的衝動……伊林娜信中的一言一語，幾無一不觸他的怒，她的此心不能改變的斷語，尤使他認為是一種侮辱。『不能讓她這樣下去！』最後他叫說『我決不能讓她這樣慘酷的玩弄我的生命！』

他突然的躍起身來，戴上他的帽子。但是他到底想怎樣呢？去見她麼？還是寫信回答她呢？他立停下來，兩手下垂了。

『唔，應該怎樣呢？』

不是他自己把這最後的選擇交給她的麼？但是以後沒有如他所希

望的選定……總之，不論選擇那一種，必與一方以不利。固然這是眞事，她已改變她的心了；她在初時曾說願棄去一切隨着他去，這也是眞事；但是她沒有否認她的罪過，她自己承認是一個怯弱的婦人；她並沒有想欺瞞他，她只是欺瞞了自己……凡此種種，你有什麼話好答說呢？總之，她不是僞君子，她不是欺騙他的人……她是坦白直率的女人。當初若沒有東西強她要這樣的說，她何至必答應以慰他的心慮與委蛇而置之搖搖無定之中，直待她登程他往……直待她與丈夫登程赴意大利？但是她到底已毀了他的生活，毀了兩人的生活了……這又怎麼說呢？

至於唐耶娜，她是全無罪過；所有的罪過都是他的，他的，李維諾夫一人的。他是無論怎樣不能擺脫由他自己的罪過而負在身上的責任的鐵鏈。……過去的事情是這樣，現在他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又投身在沙發上面，在暗淡昏黑中，時光蹤跡毫無的，像吞噬東西樣的迅速的飛快的過去。……

『那末爲什麼不依從她呢？』他頭腦中忽閃起這樣的思想。『她是愛我的，她是我的。並且，在我們彼此相慕的感情中，許多年來在我們的心中長着，用着這樣的大力開闢其自己的路的，難道沒有必然不可抗的像自然法則那樣的東西麼？住居在彼得堡……於是我便這樣第一人被置在這位置上了？可是我們怎能安然的在一處呢？……』

他沈思着，伊林娜的形狀，是他在最近的記憶中所永記着的形狀，徐徐的在他面前出現了……但是不久卽消。……他振起他自己的精神來，因了新湧上心頭的憤怒，把那些記憶與此感入的影像都驅得乾乾淨淨。

『你用金杯給我飲酒，』他叫，『但是酒中含着毒藥，你的白羽已是被泥沾汚的了，……去罷！在我……我逐走了妻子以後……與你還要留在此地……醜事！醜事！』他憤怒的搓着手，神色反靜的面上現着苦痛的烙印，決絕的眼光中含着沈默的自責，這些都一時從他心底深處浮現出來。……

李維諾夫在苦悶中過了多時。他像患熱病的人似的，他的苦痛的思想從這邊轉到那邊，許久許久。……最後，他始把心思鎭靜下來，得到了一個決心。本來在最初的一頃刻，他早已有這決心的影子了……不過在初時，他覺得這好像在黑暗與他內心的混戰中，遼遠的辨識不出來；後來漸漸的行近了，最終乃如白刃似的創在他的心上。

李維諾夫再從角上拉出他的箱子來，重又把一切都收拾起，但並不性急，而是一種昏昏然的遲緩神氣。他按鈴呼侍者過來，把帳算好，並發一封俄文的信給伊林娜。信的內容如下：

『我不知道你這次對我的誤謬是否比前次大；但是這次的打擊，在我頗覺得有無限的重量。……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你告訴我說「我不能够；」我也敢向你說，「我不能够……」照你所要求的辦。我是不能够，我也不想做。你可不必回答我。反正你不能有我所

能接受的回答。我明天一早就要乘早車動身。別了，祝你幸福！我們以後當竭力的避免使不致再相見。」

李維諾夫這樣直到天黑沒有走出室門一步，他還有什麼可以希冀呢！

大約傍晚七點鐘的光景，有一個女人，身披着黑色的大衣，罩着面幕，曾到他旅館的樓梯旁，欲前不進的躊躇了二次。於是走了開去，遠遠的望了一會之後，她忽然用手作一決心的手勢，又第三次走上樓梯來。……

「伊林娜，你到那裏去？」她聽見身後有人在大聲的喚她。

她疾速的回過身來……蒲士琴奔上前去。

她立停了，思索了一下，卽衝身向他，拉着他的手臂他去。

「請把我帶去，把我帶去，」她氣也透不出似的說。

「什麼事，伊林娜？」他惶惑不解的咕嚕着。

「把我帶去，」她更用力的說「倘若你不願我永遠的……留在那裏。」

蒲士琴從順的垂着她，兩人便急急的他去。

第二天清晨，李維諾夫正是整裝待發——突有一人走入他的室來……是蒲士琴。

他默然的走了來，默然的與他握過手。李維諾夫也默然的不說一語。兩人都是愁眉苦臉的，都是想勉強裝作笑容而沒有成功的。

「我來祝你路上安吉，」到了最後，蒲士琴說。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要走呢？」李維諾夫問。

蒲士琴目視四圍的地板……「我看得出……像這樣子。我們的談話，最後一次乃是這樣希奇的……我眞不願這樣的與你就分別了，我要藉此一表我對你的眞摯的好意。」

「現在我要去的時候……你有眞摯的好意了麼？」

蒲士琴悲傷的望着李維諾夫。「唉，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他喟嘆的說，「我們現在沒有許多閒工夫，沒有許多工夫來嘲謔辨難。據我看來，你於我們的國民文學似無多大的興味，因此，你對於華斯加、布斯來夫遂不能有明確的觀念了，是麼？」

「誰呀？」

「華斯加、布斯來夫，諾夫科羅德的主人公……在吉爾許、大尼羅夫全集中的。」

「什麼布斯來夫？」李維諾夫因這出乎意外的談話，有點惶惑。「我不知道。」

「是，那沒有關係。我只要引起你的注意便是。華斯加、布斯來夫與他的諾夫科羅德人到耶路撒冷去進香；到了那裏，使他們都驚異得不得了，原來一般人都是裸體的在約但聖河中洗澡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向來是不相信「預示，幻夢及鳥的飛翔」的。理智的華斯加、布斯來夫於是上登太蒲山巔，在那邊有一塊大石，從來沒有人能夠跳躍過去。……華斯加也想來一試他的運命。途中他遇到了一個髑髏頭，他用脚把這

踢開。於是這髑髏頭質問他道：「你爲什麼踢我呢？我也知道怎樣生活，也知道怎樣在塵埃中滾着——與你當並沒有兩樣呀。」以後，華斯加眞的躍過了大石，他自己是早就明白的，但是他的脚跟一不當心，卻把髑髏踏碎了。說到這裏，我要加着說：我們的朋友，斯拉夫黨人，他們常愛把死人頭顱一脚踢開，把腐朽的國粹踏在脚下的，應該把這故事仔細的想一想。』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最後，李維諾夫忍不住搶着問。『請原諒我，依時候，我要……』

『唔，』蒲士琴答着，眼光中含着深摯的熱情，是李維諾夫對他所不及料的。『你沒有脚踢過死人頭顱，照你的辦法，或者能躍過這最後的巨石。我不糾纏你了，不過在這臨別的頃刻，我要與你抱吻一下。』

『可是我並不想躍過這巨石，』李維諾夫說着與蒲士琴親了三次吻。他心中滿腔的苦惱，算暫時換了對孤苦者的憐憫。

『我要動身了，我要動身了……』他在室中四處走着。

『有什麼東西要我幫你帶去麼？』蒲士琴表示幫助。

『不敢勞你，謝謝，我自己可以辦……』

他戴上便帽，手拿着提夾。『唔，』他停立在門前問，『你可曾看見她沒有？』

『是的，我已見過她。』

『那末……請你告訴我。』

蒲士琴靜默不語者一會兒。『昨天她曾來候你……今天怕仍要來候你。』

『唉！請你告訴她……不必了，什麼都不必了。別了……再見罷！』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再見……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現在距火車開行還有半點多鐘，似尚有時間可以談一談。你這次是回俄國去的……回去之後……大概不久……總可有事情做……請你許我這個老朽的話盒子——唉，我只是一個話盒子，能說話而已——獻你一點行旅的忠告。你應該如這是你的運命似的時時去擔任事情，同時你自己要詢問：照文明這字眞正的嚴格的意義，你可是盡力於文明的？你的工作可是在推進文明中之某一理想的？你的努力是否是唯一的有益於我們現代之教育的歐化主義？倘若如此，那末請放膽前進，你是在正當的大道上，你的工作是當讚美的！謝謝上帝！現在已不只你一人了。你決不至爲「沙漠中的播種者，」因爲現在已有許多工人……先驅者……即是在我們的當中……不過你沒有知道罷了。別了，請緊記着我！』

李維諾夫一口氣跑下了樓梯，當卽踏上馬車，向車站駛去；他正眼也不望一望含着他個人生活意味最深的一段歷史的都市。像弄潮的一樣，他已把自身任着潮流去播弄了。潮水抓住他，帶着他流去；他堅固的自決，決不與之作反抗的爭鬪……像一切獨立的行動，他已完全放棄了。

他剛要跨上車去就坐

『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葛雷各來……』他聽見身後有一種懇求似的低呼聲。

他吃了驚……怕是伊林娜？是的，正是她。她身裹着使女的披肩，散亂的髮上戴着旅行用帽，她兀立在月台上面，目光疲癄的凝視着他。

『回來，回來，我是來接你的，』目光似在這樣的說。可是爲什麼不應允呢？她一動不動的立着，她沒有氣力開口說話。她身上的一切，甚至如她紛亂的衣服，一切一切，都似在求他的寬恕。……

李維諾夫幾乎呆了，差不多要衝上前去……但是潮流把他按住……他躍上車去，回身向伊林娜，示意她來坐在身旁。她懂得這個意思。時候還是很早。只要她一舉足，一移步，儘可使兩個生命永遠的合而爲一，向着不可知的遠處急進。……她心中正是這樣想着，忽然汽笛聲響，火車要開行了。

李維諾夫頹然坐下，伊林娜步履不穩的走近月台上的一個坐位，就倒在上面，這使一個外交部的閒員，此時正在車站上散步的，覺得非常驚異。他曾與伊林娜稍微有點相識，並且很敬慕她，看她這個疲癄不勝的樣子，以爲她患 une attaque de nerfs （急發的神經病，）覺得這是他的義務，正當的武士的義務，便向她貢獻他的幫助。但是這使他尤加覺得驚異，當他剛說出爲她效力的話，她就突然的立起身來，揮去他的獻勞的手，急急的奔到街上，不數秒鐘，就隱在混沌的霧氣，黑森地方在初秋天氣特別的薄霧中，不可得而見了。

二十六

從前有個鄉下婦人，她的親愛的獨子死了，但是她仍舊非常安靜，差不多還是高興的樣兒。這使我們覺得非常驚異。『讓她去罷』她的丈夫，大概是知道我們驚異的樣子的，說：『現在她是麻木了。』李維諾夫現在也是這樣的「麻木」了。當初出發的幾個鐘頭，他的心境也是同樣的安靜。他固然是完全毀了，沒有希望了，但在幾星期的苦痛煩悶之後，在連續的落在頭上的許多打擊以後，他仍然是安靜的。這次的打擊眞大，論性質他是無論如何當不起這樣的暴風雨的。現在他是什麼都沒有希望了，想什麼都不去記憶他。最要緊的便是把一切都忘懷了。他現在是回俄國去，……他想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關於他自己的個性的計畫，他可一點也沒有想到。他不承認他自己，他不能了解他自己的行動。他已確然的失其眞正的自我了，實際上，他對於自己的自我是一點也沒有興味。有時，他覺得這一次是自己運自己的屍身回家鄉去，只因爲精神上時時有難堪的苦痛，使他知道自己還是活着沒有死。有時，他覺得這是不可解的，一個人——一個男人——竟爲女人，爲戀愛所支配而不能擺脫。……『多麼可恥的懦弱呀！』他在自語，一面向後的擺去了外衣，坐的更爲端正些；這好像是說過去的罷了，我們從新來開始。……他苦笑着在奇怪他自己。後來，他把眼睛望着窗外。天色陰沈，雖沒有下雨，但是霧還是罩着四處，低低的雲在天空中飄着。風迎着火車吹來，

灰白色的水氣，有的是單獨的，有的混着黑色的煤煙，連綿不絕的從李維諾夫坐着的窗外飛捲而過。他對着這空氣，這煤煙，凝視着。看他不絕的飛昇下降，迴旋或落在草際，或懸在樹梢，像在做滑稽的遊戲似的，漸漸伸長，漸漸消隱，一片一片的飛過……不絕的變化，但接着又是一套這樣單調匆忙的厭倦的遊戲！有時，風向變了，或者軌道偏左偏右了，於是全部雲煙突然不見，立即移至對面的窗上。又是一條巨大的尾把在飛行，遮掩了他對來的大平原的視線。他望着，望着，忽然發生了一種奇想……在車室中只有他一人，再沒有人來煩擾他。「煙，煙，」他反覆的說了五六次，突然，他覺得什麼都如煙樣，一切，一切，他自己的生活，俄國人的生活——一切人的，尤其是俄國人的，都不過是一陣煙。他覺得一切都如煙霧樣，看似不絕的在變化，從各方面觀都是樣子不同，一個幽靈追逐着另一個幽靈；但是實際上一切如故，仍是原樣；一切都是匆忙的向着什麼地方飛去，一切都毫無蹤跡，沒有達到什麼的便爾消滅。又是一陣風起，於是一切便轉到反對方面，又是這樣一套不絕的，不倦的——並且無用的遊戲！他記起了數年來歷歷如在目前的種種繁華熱鬧的事……「煙，煙，」他低聲的在自語。他又記起在古巴里夫的辨論騷擾，以及高等下等，進步的反動的，老的少的，各種的人們……「煙，煙和水氣，」他重複的說。他又記起時式的野宴，及所謂政治人物的各種意見言論——甚至如蒲土琴的說教……「煙，煙，只是一陣煙。」可是他自己的苦悶戀愛苦痛，幻夢是什麼呢？這個，他只能用絕望的手勢來回答了。

此時，火車繼續的前行，拉斯塔得，加爾斯魯，及勃留克沙爾，早已過去了；軌道右面的山嶺向遠處蜿蜒退去，然後再高了起來但沒有初時的高，並且樹也稀少了……火車突然的轉了彎……便是海兌爾堡。火車進了站，就聽見賣報兒重喊着——什麼報紙都有，甚至如俄文的；旅客忙亂的離去座位，下車上月台去，眞是嘈雜得很；但是李維諾夫卻依舊坐在角上，頭下垂着，一動不動。忽然聽見有人喚他的名字，抬起眼來一看，屏達所夫醜陋的面孔正塞在窗上，他的身後，——這是他的幻夢能？不，這是實事——還有許多巴頓熟識的面孔：有蘇汗契可夫夫人，有伏羅希羅夫，還有彭倍武，他們都一鬨走上前來，聽見屏達所夫在怒叫：

「披煦恰爾金到那裏去了？我們在等他呢；但是不要緊，快下來，我們到古巴里夫家去。」

「是的，古巴里夫在等我們呢，」彭倍武證實他的話，當即給他讓出道來，「快下來。」

李維諾夫幾乎要冒出火來，但是他的心中負着死的巨塊呢。他瞥眼把屏達所夫一望，即默然的轉過頭去。

「我告訴你古巴里夫在這裏呢，」蘇汗契可夫夫人叫着，他的眼睛仍是要從頭上飛出的樣子。

李維諾夫神色如舊，一動不動。

「下來，李維諾夫，」最後，彭倍武說，「不但古巴里夫在這裏，當今俄

國最優秀的青年都在這裏呢，——他們都是研究自然科學，都是有高尙的信仰的！倘是爲着他們，你眞應該在此地暫留些時。在這裏，如，如某……名姓我忘了，他確是個天才！一點不假！』

『啊，讓他去罷，讓他去罷，羅斯帝斯來夫、安達利諾維去，』蘇汗契夫夫人插着說，『讓他去罷！你看他這副樣子，他的家裏人也是這樣的。他有一個姑母，當初一看，以爲她是個明白事理的女人，但是前天我在這裏又遇見她——她是剛到巴頓去的，但是不等你眼睛打一個圓圈她又趕回來了，』『唔，我要去看看她，問她個究竟。……啊，這樣自大的東西，我眞想不出一個字來形容他。可惡的貴族！』

可憐的凱必吐林娜、馬可娜是一個貴族！這樣的侮辱，她怎能預料到呢？

但是李維諾夫仍是鎭靜的面向着他處，他並把便帽拉蓋到眼上。最後，火車又開動了。

『好冷淡的人！我們要分手了，總得說幾句別離的話呀！』彭倍武賊說，『這使人太難堪了！』

『腐朽的儒夫』屏達所夫賊。火車漸行漸速，他只能不關人痛痒的發洩其唾罵了。『骯髒的守財奴！』

屏達所夫最後的罵語，是否由他當場自己發明，或是拾人的唾餘的，這個問題，恰巧立在近旁的兩個研究自然科學的優秀的青年學生，似乎頗爲滿意，因爲在三數天後，那時在海兌爾堡出版的俄文的一種雜誌上，就有題名 A tout venant je crache（我要打毀一切）或「我們顧不得人！」的文字。

但是李維諾夫仍是反覆的說，『煙，煙，煙！』他想，『在此地，海兌爾堡，現有俄國學生百人，他們都是研究化學，物理，生理——別的東西幾於聽也不要聽見的……但是五六年中，在同一有名的教授處聽講的，則十五人也不到。風改向了，煙就要吹至……另一方面去了……煙……煙！』

到了傍晚時分，車已過加塞耳了。暗黑難堪的苦痛，像有鷹爪在抓他的心，他倒身在車廂角上不禁痛哭了。他的眼淚流了許多時，但仍不能安他的心，反使他覺得有一種像有什麽東西在嚙着的苦痛；而在同時，在加塞耳的一個旅館中，唐耶娜臥在牀上熱得很利害。

凱必吐林娜、馬可娜坐在她身旁。『唐耶，』她說，『還是讓我拍個電報給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唐耶，好麽？』

『不，姑母，』她回答，『你不要拍電報，不要擔心，給我一點水喝，我就會痊愈的。』

過了一星期，眞的她痊愈了，於是兩個女人依舊繼續她們的旅程。

二十七

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李維諾夫都沒有停留，即回家去見了父親，使他吃了一個大驚，父親是這樣的衰老孱弱了。老人見了兒子回來很高興，

正像生命的結束期近的人所能够喜歡的。他當即把紛如亂絲的一切事交給他的兒子，以後遷延了數星期，他撒手與塵世長逝了。在古舊的諸侯的小邸第中，李維諾夫只剩一個人了；他心緒沉鬱的，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並且沒有錢。他開始他孳殖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孳殖是一種沒有興味的事，我們似用不着再來說李維諾夫是怎樣不高興以致鋪張過甚。此時，革新的事，自然是談不到；即他從外國得來的許多智識的應用，也只得永遠的擱着。因為窮困沒有錢，迫他每日都變更計畫，應允一切調和妥協的方法——物質的與道德的。新的已患了病，舊的已失其權力了；愚妄起而與虛偽衝突。全個農村的組織動搖着，不安得有如泥深的池塘，只見一個大字「自由，」像上帝的氣息似的在水面上漂着。比什麼都緊要的是忍耐，但忍耐不是被動的，而為主動的，堅執的，有時也要策略與權謀。……惟在李維諾夫這樣性情的人，這是兩倍的困難。因為他已很少無論如何要生活在世上的意志了。……怎能使他有努力勞作，擔任困苦的決心呢？

但是一年過去了，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了。偉大的理想漸漸的實現，生成血與肉，幼芽從散播着的種子中抽出，他的敵人，不論明的暗的，現在已不能踏死他了。李維諾夫自己雖然依照利益均分制度把他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農民，換句話說，就是回到古代粗陋的方法，但是到底也有一點成功。他把工廠恢復了，造了一個雇用五個自由工人的小農場，——從前有時曾用過四十人——並且他最大的債務也償還了。

……他的精神這樣的漸漸振起，他差不多又將與老李維諾夫一樣了。固然，深藏着的憂鬱還在他的心上，論年紀似也不免過於寂靜，只把自己閉在狹隘的範圍內斷絕了一切往日的交際……但是死樣的冷淡態度到底消滅了，在一般生人中，他活動着與生人無二了。從前的種種事跡，也在他的歡娛中消去；至如在巴頓的一切，他覺得已是夢樣的模糊了。……可是伊林娜呢？即是她，也淡了，消了，李維諾夫只微微的覺得在層層包裹她的影像的雲霧後面，還有什麼危險的東西。至於唐耶娜，則消息時有傳來。她與姑母共居在與他相距百六十哩的田莊中，過着安靜的生活，很少到外邊來，也很少接待賓客——但是安樂快活的。這是五月中風和日朗的一天，他坐在書室中，隨意的翻閱彼得堡最近的一種雜誌，有一個用人通報說他的老舅父來了。舅父與凱必吐林娜、馬可娜是從兄妹，最近曾在她那裏住了些時。他在李維諾夫家附近買了一塊地，現在是路過這裏的。他在外甥家中盤桓了二十四小時，告訴他許多關於唐耶娜的生活的情形。第二天與舅父別後，李維諾夫就寫信給她，這是他們分離後的第一信。他請她答應他繼續舊好，至少是彼此通信，最後並問她以後難道永無相見的日子麼？他心神忐忑的在等待回信。……後來，回信到底來了。唐耶娜敬謹的應允他的建議。她在信尾寫着道：『倘若有意，前來看我們，我們是希望你能够就來。要知道俗語說，「就是病人也同在一處比分離兩地心安呢。」』凱必吐林娜、馬可娜並在信中加上她問好的話。李維諾夫快活得有如小孩子樣，自灰心

失意以來，他久沒有這樣高興的心情了。他突然的覺得面前光明起來……正像太陽出來驅走了夜的黑暗，柔風挾着陽光拂着重蘇的大地。他整天的面上微笑着，甚至在到田上去吩咐工人的時候，也是這樣。他當即作旅行的準備，半個月後，他就出發訪唐耶娜去。

二十八

他緩緩的驅着車越過橫道，途上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變。只有一次，後輪的輪圈破了，於是去雇鐵匠來鎚好接好，但是後來鐵匠說輪圈與他自己都疲勞極了，把工事丟着就走；幸而在我們國內，卽是壞輪圈也能很好的行動，尤其是在軟軟的，換句話說，就是在泥土地上。不過在另一方面，李維諾夫畢竟遇到幾樁出乎意外的事。在一個地方，他看見仲裁局的人員，局長是披煦恰爾金，言語中含着這樣高大的智慧，地主農民都對他表示無限的尊敬，使他不禁想起古之所謂梭倫與沙羅蒙王來。……在外貌上，他也和古時的聖人有點相像，他頭頂上已禿了髮，一臉嚴重的道學面貌。見了李維諾夫他表示歡樂的樣子，至於說『倘若我斗膽的可以用這樣誇大的話，我的全區地方，完全是被一種非常的善意支配着了。』他告訴李維諾夫一則消息，是關於伏羅希羅夫的。這個黃金局的主人，現在重入軍籍，有時常對隊中的軍官講講佛教，或者 Dynamism 這類的東西——披煦恰爾金記不清楚了。到了第二站，駕車飼馬擔擱了許多時。天色正是破曉，他坐在車上，不禁打盹了。忽然耳際聽見有很熟的聲音，使他從瞌睡中醒了過來；他睜眼一看……喲！那穿着灰色短衣，大管袴，立在驛站階上，口中咒罵着的，不是古巴里夫麼？……不，這不是古巴里夫……但是何其相像呢！……只是他的口稍微闊些，牙齒大些，遲鈍的目光的表情更粗野些，鼻子大些，髭鬚濃些，全個面貌更爲嚴重，令人畏避而已。

『囚徒，囚徒！』他遲緩的兇惡的喊，狼樣的口大張着，『王八蛋！……現在你……可以驕傲，是自由了……把馬丟了……囚徒！』

『囚徒，囚徒！』從裏面發出另一人的聲音，同時，就走出到階步上來，——也是穿的灰色短衣，大管袴，——眞的，一點不錯，正是古巴里夫，斯德攀、尼科來、古巴里夫。『王八蛋！』他學着他兄弟樣繼續的說。（照樣子看，先前立着的是他的長兄，是個舊派，以拳術著名當時；一向在家管地。）『這種人只要打，打了便好！扭着他們的鼻子，這便是他們的所謂自由！……自治，不錯，……我要給他們看看，……咦，羅斯帝到那裏去了呢？……他作怎麼想？……我們還沒有預備好呢……懶蟲，這是他的事呀！……』

『老弟，我告訴你，』大古巴里夫開口說，『這眞是個懶蟲，沒有用的！但是因爲舊日的交情，你……羅斯帝，羅斯帝！……你到那裏去呢？』

『羅斯帝，羅斯帝！』年輕的古巴里夫喊。『杜里美盾、尼科來兄，我去叫他一聲！』

『來了，來了，來了！』聽見一種匆忙的聲音，就有一人從屋角奔了出

來，是彭倍武。

李維諾夫驚異得連氣也透不過來了。這個命運不濟的熱心人，身上穿了一件破舊的絨線衣，兩肘露着破洞，搖搖落落的可憐相到萬分；他的面貌，似還沒有什麼大變，但是看上去像用什麼東西串縛起來似的；他的性急的小眼睛中含着一種畏怯貧窮的卑鄙神氣，但是他的濃黑的鬍鬚還如前一樣，依舊矗在他臃腫的唇上。古巴里夫兄弟並立在階步頂上，見了他來，就齊聲的申申而詈。他在階下泥中立停下來，面對着他們；他請罪似的曲着背，他微微的佯笑着想去緩和他們的怒意，他把便帽拿在紅色的手指上立着的兩脚左右的換着，咕嚕的說馬卽則就可備好。……但是兄弟們的怒氣還不能息，後來，那爲弟的眼睛忽然瞥見李維諾夫，不知他認識是李維諾夫呢，還是覺得在生客面前不好意思，他就像熊似的回轉身，口嚙着鬍鬚，進站而去；他的兄弟也就住了口，像熊一樣的隨着他進站。可知古巴里夫，卽在他本鄉，也是很有勢力的。

彭倍武緩步的隨着兄弟們走上階步去。……李維諾夫喊着名字叫住他。他望望四處，抬起頭來，知道是李維諾夫，當卽飛也似的張着兩臂向他奔來。但是一等奔到車旁，手執着車門，身子倚在上面，他禁不住嗚咽的哭了。

『啊，啊，彭倍武，』李維諾夫說着身伏在他背上，用手拍着他的頭肩。

但是他依舊繼續的嗚咽。『唉……唉……還有什麼……』他斷續的說。

『彭倍武！』兄弟們像雷似的在站內叫。彭倍武抬起頭來急忙拭去眼淚。

『來得好，好朋友！』他低聲說，『來得好，但是就要別了！……你聽，他們在喚我呢。』

『但是你怎麼到此地來的呢？』李維諾夫問，『這是怎麼回事？我以爲他們在叫一個法國人呢……』

『我是他們的……管事了，』彭倍武說着，用手指點驛站的小屋。『是的，我是常扮作法國人開頑笑的。唉，朋友，怎麼辦呢？我是喫的不飽，錢用得精光了，於是只好低頭在羈勒之下。人是不能太驕傲的。』

『他回俄國已長久了麼？是怎樣與同志們分離的？』

『唉，朋友，這都是書架上的事了。……你知道，風色變了。……蘇汗契可夫，馬脫羅娜，薩苗諾娜夫人，他簡直是脚踢出去的。她是悲傷的到葡萄牙去了。』

『到葡萄牙？好奇怪！』

『是的，到葡萄牙去了，是和兩位馬脫羅諾夫去派同去的。』

『和誰？』

『馬脫羅諾夫去派，這是她一派的人的稱呼。』

『馬脫羅娜，薩苗諾娜，她自成一派麼？黨員可多麼？』

『就只這二人。一個人是六個月前回此地來的。只有他還好，其餘的都困苦得要命。他現和兄弟同住在鄉間，你應該和他去談談……』

『彭倍武！』

『來了，姚仁娜、尼科來，來了！喂，老朋友，你一定很好，很幸福的！謝謝上帝！你現在到那裏去呢？……我眞不想到，不料到……你可還記着巴頓麼？啊，眞是個好地方！喂，屏達所夫你記得麼？想不到，他死了。他做了收稅官，在酒館中噪鬧着，給彈子棍打碎了頭顱死的。是的，是的，現在是一天天的困難了！但是我們要說，俄羅斯……唉，我們的俄羅斯呀！請看這兩頭鵝，眞是全個歐洲都找不到這樣的人的是眞正的阿柴馬斯種！』

彭倍武因爲一片壓抑不住的熱情，吐露這最後的談話以後，就奔回小屋去，又聽見一陣夾着侮蔑祇毀的他的名字的斥罵聲。

到了這天天將黑的時候，李維諾夫已差不多到唐耶娜的村上了。他先前的聘妻所住着的一所小屋，是在小山的山坡上面，其下一條小河流着，四圍是新植的園林。房子是近來新造的，在隔着遠處或平野中都可望見。李維諾夫在相距一哩半的地方，就看見那尖銳的三角牆，和在夕陽中閃鑠着的一列小窗了。他當從最後一站登程時，心頭覺得有一種祕密的激動，他心頭怦怦的跳着——一種快樂的怦跳，不含恐怖的意味。『他們怎樣接待我呢？』他想，『我怎樣見她們呢？』……思想後來轉到另一方面，於是他開始和馬夫談話。馬夫是一個灰色鬍髭的壯健的農人，雖然路已不到二十哩了，卻向李維諾夫討二十五哩的錢的人。他問他可知道希斯多夫家的太太們。

『希斯多夫家的太太們？當然知道！是慈善的太太，眞的！她們常給我們治病。我說的都是實話。她們是醫生！人們從四方各地去求她們醫治。是的，他們是匍匐着去見她們的。不論誰患了病，或者受了什麼傷，總一直去求她們；她們當即給他洗創的藥水，或者藥粉，膏藥之類，靈驗得很，馬上就好。但是不能對她們道謝，她們說不用這樣。她們不是爲着錢的。她們還開了一個學校，……但這只是一樁蠢事！』

馬夫滔滔的說着，李維諾夫的眼光始終沒有離開那所房子。……他看見有一個白衣的女人，到露台上立了一忽，走入室去。……『怕就是她罷？』他的心怦怦的跳着了。『快，快！』他催促馬夫，馬夫呼喝着馬。幾分鐘後……馬車便向着大門直進。……凱必吐林娜、馬可娜早已立在階步上，她喜色滿面的拍着兩手高喊：『我聽見他的，我一見就知道是他了！他來了！他來了！……快來！』

李維諾夫不等用人來開車門，就跳下車來，急忙的抱吻過凱必吐林娜、馬可娜，就轉身入室，穿過大廳，直到餐室。……在他面前，滿面羞赧的立着的是唐耶娜。她的柔和的目光睨視着，（她比較淸瘦了，但是反更好看，）就伸出手來給他。但是他不去握她的手，他跪在她面前了。她出乎意外的不知道怎樣是好，……眼淚含在她的眼中，她驚駭着，但是她的面色是一臉的喜氣……『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怎麼事？』她說。……他在親她的衣邊……心頭柔和的顫着，他記起在巴頓時也曾如這樣的跪在她面前……但那是那時——這是現在呀！

『唐耶！』他說，『唐耶！你原諒我麼，唐耶？』

『姑母，姑母，怎麽樣？』唐耶娜看見姑母隨着進來，即向她說。

『不要阻止他唐耶，』若太太回答，『罪人在悔過了。』

說到這裏，什麽話都說完，真的是應該結束了；即有未說的，讀者諸君也能自己想像而得，用不着我饒舌，……但是，伊林娜怎樣了呢？她雖然年已三十，還是一樣的動人，不知多少的少年人都爲她而顛倒，恐怕還有許多哩，倘若……倘若……

讀者諸君，可願意抽出幾分鐘和我回到彼得堡的一所巨宅中去麽？請看前面是一個廣廳，我們不要說多麽華麗——這種形容太下等了——這是偉大，莊嚴，動人心目的裝飾着的。你可曾有覺得自己是卑微渺小那樣的心境麽？譬如走進寺院去，這個寺院是供奉最高的禮儀，最尊的仁慈，一言以蔽之，是供奉着非人世的東西的……於是就有一種神祕，真正的神祕靜默，包裹你的四周。而其中的一切，像門上的絨幕，窗際的絨帷，地上軟厚的地毯，一切一切，都使人見了爲之拜倒，把粗獷的聲音放柔，把強烈的感情變弱。即如適當的懸着的燈，也使你不禁引起整齊的感情，嚴祕的空氣中，散着細膩的芳香；桌上的茶缸，也帶一種靜穆優雅的風韻。這個房子的太太，便是彼得堡社會的重要人物，她的說話，聲音極低，正像患了重病幾乎要死的人一樣。其餘的太太，依了她的榜樣，也是無力的低語。她的妹子，沖了茶，兩唇毫無聲響的動著，有一個偶然來到這禮教的寺院的少年，簡直不知道她要他作什麽，那知她已"Voulez-vous une tasse de thé?"（喫杯茶好麽？）這樣對他說了六次了。在廣廳角上坐着許多漂亮的少年，目光柔媚，討人愛憐；面容則於文靜之中含着柔順，每人胸前都懸着寶貴的寶星與十字架，閃閃的發着微光。他們的談話，也是溫文的，大抵是關於宗教及愛國，或者神祕教徒德祿普，或者葛林加，或者東方教會，或者白俄羅斯方面的寺院及教士等等。有時，在溫厚的地氈上聽到像包裹着什麽東西的冬冬聲音，也是穿着制服的用人走過。他們的巨腿，緊束在絲襪中，每一行動都寂然不發聲響，他們壯健的筋肉到處表示畏怯不敢行動的神氣，這使人對禮教靜穆，神聖的印像，覺得格外的深。

這是一個寺院，寺院！

『你今天見過雷米羅夫夫人沒有？』一位太太柔聲的問。

『我在李瑟家遇着她，』女主人用風吹樣的調子答。『我不喜歡她……她真會取笑人……elle n'a pas la foi（她是沒有信仰的。）』

『是的，是的，』太太答……『我記得彼得，伊凡曾說過她，一點不錯，quélle a ... quélle a（她）是一個有諷刺的才智的。』

『"Elle n'a pas la foi"（她是沒有信仰的）女主人說話的聲音像線香的煙氣似的飄着，——C'est une âme（garće（她的心是到處令人迷的）她有一種諷刺的心思。』

這便是一般少年人沒有個不傾倒伊林娜的緣故。……他們是怕她

……怕她「諷刺的才智。」這是對於她的流行的評判，在這當中，和其他的名句一樣也含着一粒的眞理。並且，不但一般少年人怕她，就是大人們也怕她，高官的人，甚至常世的大人物也怕她。沒有人能夠如她樣巧妙眞實的找出可笑的性質或微細末節來，也沒有人能如她樣的永不忘懷，盡情譏笑的。……而這種針樣的言語，出之美好可愛的香口，似乎更加銳利。……她的心靈中到底含着什樣東西呢？這很難說；但是在許多欽慕她的人們中，卻誰也指不出那一個是她最有好的來。

伊林娜的丈夫在法國人的所謂榮華道上前進得很快。肥碩的那位將軍已追過了他，謙遜的那位掉在後面了。在伊林娜所住着的都市中，我們的朋友蒲士琴也在那裏；但很少去見她，她也沒有與他往來的必要了。……至於託他養育的女孩，則近來剛死，還沒有多久呢。

（完）

回教人也吃猪肉了

宙

回教人也吃猪肉，是說回教國家土耳其竟破除了回教的舊法，政府準備給人民吃猪肉了。

土耳其政府，既擺脫了回教信徒的羈絆，破除了幾件回教的俗習，她一方面雖宣布回教爲土耳其的國教，但她卻開始進行猪肉工業了，這是破除回教重要習俗的第二件大事。因爲土耳其政府曾從一個波蘭的酒公司的手裏，奪回了酒精的專賣權，由國家經營酒精事業。

當基督紀元的第七世紀，穆罕默德以可蘭經和利劍，創立了回教，他對於酒精和猪肉的訓誡，是從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說法而加重的禁止的。不過事實上，土耳其的蘇丹，那一個不好狂飲。至於吃猪肉的話，自革命後民主政府成立以來，早已有人在吃了。

土耳其的國父，現在土耳其國民政府的領袖，凱末爾，雖承認回教爲土耳其的國教，但他卻說回教不得妨害土耳其國家趨向於西方文明的發展。他准許空曠的回教禮拜寺，作爲學校的校舍。

今日的土耳其人也吃火腿，也吃薰肉，也飲酒了。酒由政府專賣供給，猪肉則從巴爾幹諸國輸入。在土耳其境內安內多利亞各地向產野猪，爲害農田。這些野猪，因爲人們對牠是一種禁食品，遂得以繁生不衰。所以現在土耳其政府，要在安丹那地方創設猪肉工廠，專事殺獵野猪，製成火腿，供給應用。將來此項野猪的數量漸趨減少時，或者還會有專事畜養剛鬣將軍的事業發生。

欲瞭然於今日之

國際形勢

請讀下列各書

中俄關係述略　一册　五角

陳登元著　本書共分七章（一）引言（二）俄羅斯所受於近東問題之痛苦（三）俄羅斯與遠東（四）遠東之破綻（五）俄羅斯侵略中國之大成功（六）俄國政變時之中俄（七）蘇俄與中國之關係舉凡俄國侵略之野心中國外交之失敗皆詳言之卷端附中俄大事表更足按圖索驥窺知六百八十九年來之大勢

中國外交史（政法叢書）　一册　一元八角

曾友豪編　本書共分三卷（一）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關係（二）中日交涉史（三）中國與列強編首冠以中外國際大事年表極便參考書中載有公文條約甚多與中國外交史上有重要關係

中國外交史研究（英文本）　一册　三元

夏晉麟編　本書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勢力圈門戶開放主義軍警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全書用英文寫法流麗動人當此外交緊迫之際凡我能解讀英文之國人亟宜人手一編

國際聯盟概況　一册　二元

鄭毓秀編譯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中近年之成績撮要編譯以爲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爲該法庭法官王亮疇博士親自撰述尤見翔確編首附精圖十餘幅

世界大戰全史　一册　三元

張乃燕著　當世界大戰時著者適遊學歐洲得實地調查戰事眞相并蒐集各方書報悉心研究畧編成巨帙綜計全書凡七百餘面地圖盡二百餘幅允足爲詳審精確之作

國際關係論……九角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二册一元六角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二角
華會見聞錄……一元
華盛頓會議……一角
中外訂約失權論……二角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二角
國際公法要略……四角五分
平時國際公法……一元
戰時國際公法……六角
中國國際法論……九角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一元五角
增訂國際條約大全……三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國民革命軍渡江開赴浦口以北者漸多，在明光一帶與孫傳芳軍對峙；柏文蔚部原在皖北之第三十三軍則由定遠側逼孫軍。

◉廣州政治軍事已爲由漢口歸來之陳公博等及第二方面軍所操縱，李濟琛態度亦爲陳等所左右。東江戰事了結後，黃紹雄桂軍遵向廣西，陳濟棠粵軍奉到調回廣州之命，將東江地盤交第二方面軍。諸軍已開惠州之李漢魂師將東江戰事有功之粵軍舊將胡謙逮捕。

◉新疆楊增新拒絕中瑞西北考古團赴哈密迪化羅布綽爾車爾成四處，北京外交部電楊，乃該團解釋。

◉隴海路戰事，馮玉祥軍因左翼劉鎮華部發生變化，退守開封，直魯軍三路會師歸德，進攻開封。

◉張宗昌命青島海軍當局提用煙台關稅，被洋員拒絕，海軍會同陸軍以武力威脅洋員，圖強行提款，英艦赴煙台保護存放該款之滙豐銀行。

◉汕頭日艦因姚雨平所率海軍與賀葉交戰時曾越日軍防線退回，日兵失去一槍，疑爲姚軍取去，此次海軍平安艦入口，日軍即將其繳械，並去國旗易日旗，旋即將艦交還，交涉員向日領事嚴重抗議。

同　十七日

◉奉軍在京漢路佔領石家莊；惟涿州城內晉軍已增至萬人，密雲齋堂門頭溝等處大隊晉便衣軍仍甚活動，晉軍中路（由晉邊山地至涿州及京西一帶）活動之戰略已顯著。京津加緊戒嚴，學生有運動京漢京綏兩路工人總罷工斷絕奉軍運輸之舉，惟即被軍警查出，應時拘捕已逾多人。

◉武漢政治分會令湘鄂皖三省黨部一律即日改組。

◉南京譚延闓等通電贊成汪精衛十一月一日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請各地中央委員一致贊同；汪精衛即自漢口電廣州陳樹人等，謂寧方已覆電贊成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武漢委員將源源東下，請陳等到滬會齊，或到漢一同東行。

同　十八日

◉廣州政治分會臨時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該會爲兩廣軍事統一機關，即取消李濟琛之第八路總指揮，張發奎之第二方面軍等名義。該政治分會並通電主張恢復中央黨部，聲明：俟四次執監會議成立及中央軍委會組織健全時即將所設臨時軍事委員會取消。

◉蘇州鐵機織工罷工風潮擴大，工人擁入商會搗商會會長，門園長等紳士，打折，押往市黨部禁錮，公安局及駐軍長官均出而制止。法官亦請公安局偵緝該案人犯，以便依法檢舉。

◉武漢衛戍司令部爲肅清共產黨起見，將武陽夏三鎮戶口挨戶清查。三民社反對省政府案由特別委員會開審。

同　十九日

◉廣州李濟琛等電汪精衛申述團主張，（一）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應先開預備會；（二）中央特別委員會不必限寧漢滬各八人，宜同志可盡量加入。

◉漢口交涉員復英領事函，責英方違背尊重條約之國際義務；對英領不承認武漢得繼續享條約權利，斥爲以斷中國時事之錯誤；並聲明：英政府若欲公然背棄其全權代表所簽條約而規避其義務，將使英國喪其全信。

◉招商局愛仁輪在匪騎規至大鵬灣，被英濟艦開砲擊毀機房，全船沈沒，乘客除被匪擄去赴香港受檢查外，失蹤者二十餘人。

◉奉軍開始砲攻涿州，城內晉軍有一部突圍而出，分擾京東西各地，通州長辛店良鄉均吃緊，奉軍爲防備起見，在北京近郊密布砲位，並向吉黑選調敢死隊入關攻涿州。

同　二十日

⊙南京國民政府依軍事委員會議決下令討伐唐生智，究其本從各派，[illegible]代法治罪；宣布其罪狀爲乘大軍北伐之際勾結[illegible]，[illegible]國府統一，及把持財政，剝削人民，擅增苛稅，擾亂湘鄂皖各省政府，於清黨後復用共產黨員等。對唐部各將領，則認爲其多服膺黨義，屢著戰績之人，著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安心服務。又任程潛繼第四路總指揮率江左軍，李宗仁率江右軍，溯江西上。唐部在蕪湖之江右軍劉興已率部向安慶退卻。

⊙廣州當局因工人代表會議決要求釋放四月十五日被捕工人及恢復清黨前各工團，將於二十四日舉行總罷工以示威，認爲共產派潛入煽動所致，即令新公安局長朱暉日派軍警圍攻共產派秘密會場所——罷工糾察委員會及海員工會，共捕百餘人，彼方在海員工會衝突時，斃二人，傷四人。

⊙北京中日商約交涉因展限之期已滿，雙方同意，更展期三個月。

同　二十一日

⊙武漢方面以政治分會名義宣布與南京政府斷絕關係。又因魯滌平在上游，在宜昌之魯部第二軍不能與唐軍合作，通電斥該軍紀綱不整，請魯歸宜查飭。

⊙上海英美烟公司工潮，經該廠工會第七次罷工救濟委員會將條件再行修訂，由衛戍司令部，市政府，交涉署等機關邀勞資雙方作二次談判，惟廠方於談判時堅稱各條件萬難承認，即復決裂。

⊙南京交通部在下關郵局附設郵政總局，以該部郵政司長兼局長，總辦一職則仍聘現任北京郵政總辦西人鐵士蘭。

⊙粵軍舊將現任廣屬警備司令胡謙爲張發奎部李漢魂在惠州扣留，李濟琛電令解省，胡即於解省途中被槍殺。

同　二十二日

⊙廣州李濟琛陳公博等電南京漢口諸要人，謂長江上下游衝突，恐牽及中央黨務，主張（一）速開四次執監會議，剋日恢復中央黨部；（二）唐生智部隊即日退出安徽，皖政俟中央解決。

⊙漢口湘鄂皖三省財政會議閉幕，將未議各案交財政委員會核辦。

⊙招商局愛仁輪爲海盜騎劫至大鵬灣被英艦用砲擊沈事，招商局擬請律師向香港法院控英海軍，責以賠償人命財產之損失。

同　二十三日

⊙蔣介石抵東京，發表對日宣言，謂中華民族之民族解放與中國國際地位平等，爲國民革命之目的，亦即中日國民共同奮鬥之基礎。中日親善非利用軍閥與少數人結合所能成功，必待兩國國民間自動的及自覺的精神之團結。中國革命成功之遲速與日本之安危有密切關係。

⊙無錫破獲共產黨機關，拘捕七人，縣當局決定根究主犯。

⊙廣東各軍領袖會議決定對討伐唐生智與南京取一致態度，令李福林率第五軍爲先發隊，開赴韶關，調同東江各軍繼續北進。

⊙長沙俄領事館有指使共產黨擾亂及接濟金錢代爲傳遞消息情事，經交涉員迭勸撤消，未理，即由衛戍司令部派兵檢查，發封，將領館人員監護出境。

同　二十四日

⊙中央特別委員會第七次會，追認國民政府討伐唐生智事件，並依國民黨總章第七十五條永遠開除唐生智黨籍。又通過訓政實施方案委員會組織大綱，分設法制，土地，戶口，農林，鑛冶，工程，衛生，教育，訓練，[illegible]，行政等組，即決定人選，以鄒魯周覽程天固林森褚民誼等爲常務委員。

⊙蘇州鐵機織工罷工風潮益擴大，工人聯合會委員爲公安局所拘，工人亦捕公安局偵緝隊員二人。

⊙晉軍師長傅作義在涿州爲北京當局所懼，集萬福麟之第八方面軍，張學良之衛隊旅，鄒作華之砲兵集團，作大規模之攻擊。

⊙南京軍事委員會以馮玉祥代表張樹聲在江南一帶用西北軍名義接洽匪類，濫委軍師旅長多人，招兵擄掠，電馮查辦，馮復已於張抵鄭州時將其釘鐐懲辦，軍委會即令各軍拿辦任張所委各軍職者。

同　二十五日

⊙汪精衛由漢口密乘日輪抵上海，即轉輪赴廣東。

⊙南京譚延闓等電復廣州諸要人，贊同不因軍事中止第四次執監會議之主張，並表示希望中央委員全體開會，盼中央同人屆時齊集。

⊙北京因馮閻間諜嫌疑被捕學生人民甚多，本日有任京津工會會長之趙銓林等十人在天橋槍決。

⊙福建僑務委員會因華僑出入新嘉坡歲在百萬以上，該處殖民地當局藉防疫所加以迫害，僑民請求改良，電請國民政府力予交涉。

同　二十六日

⊙反奉各派便衣別動隊混入奉天，爲奉天當局所注意。吳

俊陸由北京東歸，有人在軍糧城圖炸吳所乘火車，惟事先被發覺。

⊙北京教育部長兼京師大學校長劉哲，謀於各國退還庚子賠款中酌撥一部分充京師大學經費，特以整理庚款爲名，創議組織庚子賠款總委員會。

⊙中東鐵路俄副局長赴大連之行動，引起蘇俄將以四千萬日金售路於日人之風說，北京外交部派探員赴大連偵查。

⊙上海租界駐防英軍又調回一千五百餘人，尚留萬人。

⊙中央特派福建工人指導員謝瘦秋於新編軍總部時被海軍陸戰隊林壽昌林亦民等挾嫌槍斃，中央工人部呈請特別委員會查辦。

同　二十七日

⊙安慶唐生智部受朱培德軍集中九江之威脅，由陸路退赴鄂皖交界處，陳紹寬率海軍控制安慶江面，李宗仁即率隊入駐安慶，並電招南京新任之省政府委員陳調元等速往就職。

⊙北京當局欲以比國庚子賠款發公債五百萬，命張弧爲委員，會同外長王蔭泰向比使交涉，比使提出將中比舊約延長五年之對案，法日倘西亦準備援例延長舊約五年，張王無法應付，交涉停頓。

⊙涿州及京西晉軍積極活動，張作霖下第三次總攻涿城命令，兩軍發生劇烈之砲戰。

⊙福建海軍陸戰隊收編閩南未繳械新編軍之企圖已失敗，新編軍首領高義楊汝烈等組織閩南軍事委員會，實行大團結。第十一軍蔣光鼐部向閩南出動。

同　二十八日

⊙北京英法日三使訪張作霖，當面抗議青島海軍扣留煙台鹽稅事件，要求發令阻止。又，荷蘭使館召集外交團會議，討論北京財政當局向外國人課取市稅事件

⊙國民政府改任江蘇江西兩省省政府委員。

⊙南京財政部設計委員會成立。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北京開第三次大會，出席委員日方五人，中國十一人，通過研究所（已購定地址）暫行章程及圖書館籌備章程，選定研究所職員，總裁柯劭忞，副王樹枏及日人服部，又決定十七年度總預算草案，選柯劭忞爲委員長。

⊙廣州當局於前日解散沙面罷工總機關後，又將其所屬糾察隊繳械

同　二十九日

⊙汪精衛偕同中央委員甘乃光何香凝及廣州派往香港迎接之代表張發奎陳公博等抵廣州。李濟琛黃琪翔率大隊赴碼頭歡迎保護，民衆參與歡迎者十萬人。

⊙滿蒙問題中心之吉會鐵路，已由北京最高當局與到京之南滿鐵路總裁山本條太郎直接祕密成立協定，楊宇霆擬提「取消東三省領事裁判權案」作對案，以資掩飾。

⊙上海租界盜刼綁票之風大熾，工部局決定實行取締，會同防守外兵舉行大檢查，又華租交界處站崗之中外兵士因鬨談誤會，發生外兵槍擊華兵情事

⊙南京軍事委員會通電：皖境肅清，皖省政府人員亦經中央任命，所有皖省民財機關，屬中央者應由財政部，屬地方者應由民財兩廳負責辦理，各軍所委人員應即交替。

同　三十日

⊙國民黨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汪精衛等七人開聯席會議，決定聯名通電主張就日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解決黨務，政府軍事祇令常務會議及祕書處照舊辦公，及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通訊處，南京方面則李宗仁白崇禧等電催汪及陳公博甘乃光等赴寧，並解釋特別委員會之產生係各方在滬所共同議定

⊙無錫共產黨機關被破獲後仍極活動，縣當局與駐軍長官會商應付方法

⊙武漢財政委員會佈告，中央票停止兌現，以武陽夏三鎮房捐兩月及營業牌照捐十分之五委託漢口商會及商民協會辦理收兌鈔票庫券。

⊙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將在上海開第二次會議。中國方面以黃攻素石瑛爲主腦，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錫蘭斐列賓台灣土耳其斯坦等國均有代表來上海。

⊙無錫禁煙局拘捕總工會法律顧問張桐，副委員長葉桐侯，激成公團工會之公憤，由縣署調解，風潮未擴大。

同　三十一日

⊙討唐軍事大發展，鄂西楊森，鄂北方振武，鄂劉佐龍舊部改編之省防軍及湘西黔軍周西成李燊諸部均加入討唐。

⊙廣州汪精衛等對討伐唐生智主張俟中央恢復後以命令使唐服從，如不受命，再下令聲討。李濟琛則與南京方面一致。討唐軍李福林方鼎英范石生已集中韶關，黃紹雄軍亦決定由桂入湘。

⊙隴海路戰事馮玉祥軍從右翼以別動隊猛襲歸德，直魯漸不能支。

◉奉軍京綏路高維嶽軍占領永嘉堡，進逼天鎮。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駐法俄大使拉柯夫斯基撤任回國，以駐日俄使道夫格那勒夫斯基繼任。

同　十七日

◉國際貿易會議在日內瓦開幕，出席者三十三國，此會由半年前之國際經濟會議所產生，所以討論國際商務障礙問題者。

同　十八日

◉挪威舉行選舉。

◉英軍一大隊依協約國減少萊因駐軍之決議，由萊因撤退回國。

同　十九日

◉法政府贊成俄國派道夫格那勒夫斯基為駐法俄大使。

同　二十日

◉埃及王游巴黎。

◉法國社會黨不允黨員赴俄參加革命十年紀念。

同　二十一日

◉挪威選舉結果，工黨勝利。

同　二十二日

◉遠東勞農政府組織視察團至日本視察日本財界。

◉羅馬尼亞除自由黨外之各黨代表團至法國晤前王太子嘉洛爾，勸其返國。

同　二十三日

◉智利政府將智利顯要人物若干人驅逐出境，內有前總統亞歷山大父子及前總理，前外相等。

◉墨西哥革命領袖戈美士因革命失敗，出亡國外。

◉日本參加海軍演習之大航空船N號爆發，全部被焚。

同　二十四日

◉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監督委員會開除脫洛斯基與徐諾維夫之黨籍。

◉俄國法庭又判定俘人九名為英國間諜，三人處死刑，二人監禁二年。

◉南非國旗問題，由南非黨與國民黨領袖之談判，完全解決。

同　二十五日

◉法國與美國之關稅問題交涉漸次進步，美國允與法國立即開議。

◉羅馬尼亞擁戴嘉洛爾太子為君之運動，逐漸發露，前閣員瑪氏為嘉洛爾攜帶函件及宣言書入國，被政府截獲，政府發表公報，將嚴厲取締此種運動。



同　二十六日

◉比荷兩首相簽定一種協議，謀兩國學識上更密切之關係。

同　二十八日

◉意國議會通過對自二十歲至六十歲之獨身男子，課以獨身稅。

◉印度之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常起衝突，現由全印度大會發起召集各大埠之回教徒與印度教徒領袖開會解決此項常起衝突之困難問題。當場通過重要議案。

同　二十九日

◉日本農民機關代表會議被警察解散，並拘捕二十九人，因其主張輔助農民抵制地主之故。

◉西班牙有西班牙共和黨在法比二京，聚集一千五百人，進據西班牙境內之某山，希圖起事，當道嚴行戒備。

同　三十日

◉希臘王被刺，傷右額。聞係共產黨所為。

◉意國舉行棒喝團勝利五週年紀念。

◉意國艦隊由親王統率往游坦及爾。

同　三十一日

◉蘇俄外交長姬采林通告聯盟，準備參加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裁軍準備會議。

原文献残缺